

列寧著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上册

中華書局出版

列寧著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下冊

中華書局出版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上)

列 寧 著

曹 葆 華 譯
博 古 校

中華書局出版

論判批驗經與論物庠

(下)

著 寧 列

校古博 譯華在曹

版出處書華新中華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上)

著者 列寧

譯者 曹葆華

校者 博古

出版者 華中書局

發行者 華中書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

1-6000(X)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下)

著者	列寧
譯者	曹傑
校者	博山
出版者	華中書局
發行者	華中書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

1-6000(X)

目次

列寧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黨的鬥爭底文件	一
第一版序言	五五
代緒論 若干『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九〇八年以及若干唯心論者	五九
在一七一〇年是怎樣駁斥唯物論的	五九
第一章 經驗批判論底認識論與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	八五
一 感覺及感覺底復合	八五
二 『世界要素底發現』	一〇三
三 原則同格與『素朴實在論』	一二四
四 在人類以前自然是否存在？	一三五
五 人是不是用頭腦思想的？	一五二

六	關於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唯我論·····	一六三
第二章	經驗批判論底認識論與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二·····	一六九
一	「物自體」或車爾諾夫駁斥恩格斯·····	一六九
二	論「超越」或巴柴羅夫「修改」恩格斯·····	一八二
三	費爾巴哈與N·狄慈根論物自體·····	一九八
四	有沒有客觀真理？·····	二〇五
五	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或論波格唐諾夫所發現的恩格斯底折衷主義·····	二一八
六	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	二二七
第三章	經驗批判論底認識論與辯證唯物論底認識論——三·····	二三六
一	什麼是物質？什麼是經驗？·····	二三六
二	普列哈諾夫底關於「經驗」這個概念的錯誤·····	二四六
三	自然中的因果性與必然性·····	二五〇
四	「思惟經濟原理」及「世界統一性」問題·····	二七二
五	空間與時間·····	二八〇
六	自由與必然性·····	二九八

第四章	哲學唯心論——經驗批判論底戰友與繼承者	三〇七
一	從左來的和從右來的對康德主義的批判	三〇七
二	「經驗符號論者」尤世凱維奇怎樣譏笑「經驗批判論者」車爾諾夫	三二三
三	內在論者——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戰友	三二九
四	經驗批判論向哪裏生長？	三四一
五	波格唐諾夫底「經驗一元論」	三五四
六	「符號論」（或象形文字論）與對黑爾姆霍茲的批判	三六四
七	對杜林的兩種批判	三七三
八	狄慈根怎樣會為反動哲學家們喜歡呢？	三七九
第五章	自然科學中最近的革命與哲學唯心論	三八九
一	現代物理學底危機	三九二
二	「物質消滅了」	四〇〇
三	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可設想的嗎？	四一〇
四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英國心靈論	四二二
五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德國唯心論	四三〇

六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法國信仰主義……………四四六

七 一個俄國「物理學家——唯心論者」……………四五八

八 「物理學的」唯心論底本質與意義……………四六三

第六章 經驗批判論與歷史唯物論……………四七九

一 德國經驗批判論者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漫遊……………四八〇

二 波格唐諾夫怎樣修正和「發展」馬克思……………四九一

三 關於蘇佛羅夫底「社會哲學底基礎」……………五〇三

四 哲學上的黨派與哲學上的無頭腦者……………五一〇

五 赫克爾與馬赫……………五二六

結 論……………五四一

第四章第一節的補充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從哪一方面批判康德主義的？

人名索引

譯後記

(四)「由它產生的認識」。

沒有人，就沒有(人的)感覺。由此可見，第一級是死的唯心論的抽象。實質上，在這裏我們面前所有的並不是大家所熟知的普通的人的感覺，而是某種虛構的、無人的感覺，一般的感覺，神的感覺，正如普通的人的觀念一旦與人和人的頭腦分離開來之後就成了黑格爾底神的觀念一樣。

第一級滾開吧。

第二級也滾開吧，因為任何一個人以及自然科學都不知道物理的東西以前的心理的東西(而在波格唐諾夫那裏，第二級是先於第三級的)。物理世界存在於心理世界能夠出現之前，因為心理世界是有機物質底最高形態底最高產物。波格唐諾夫底第二級也是死的抽象，是沒有頭腦的思想，是脫離了人的人底理性。

只有把前兩級完全拋開，我們才能得到真正與自然科學和唯物論相適合的世界畫圖。這就是說，(一)物理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底意識而存在着，並且在人之前、在任何「人們底經驗」之前老早就存在着了；(二)心理的東西、意識等等是物質(即物理的東西)底最高產物，是叫作人底頭腦的一塊特別複雜的物質底機能。

『替代底領域，——波格唐諾夫寫道，——是與物理現象底領域相合的；心理現象

用不着以任何東西去替代，因為它們是直接的複合』（第叁玖頁）。

這正是唯心論，因為心理的東西、即意識、表象、感覺等等，被認為是直接的，而物理的東西是從它導出的，替代它的。世界是我們的自我所創造的非我，——菲希特說。世界是絕對理念，——黑格爾說。世界是意志，——叔本華說。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內在論者累姆基說。存在是意識，——內在論者蘇倍說。物理的東西是心理的東西底替代，——波格唐諾夫說。一定是盲目的人，才會在這種種不同的詞句底外衣下，看不出同一的唯心論的本質。

「我們且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波格唐諾夫在『經驗一元論』第一卷第一二八——二九頁寫道，——什麼是『生物』，例如，『人』呢？」。他回答道：『人』首先是各種『直接體驗』底一定的複合。注意，『首先』！——『然後在經驗底進一步發展中，『人』對於自己 and 對於別人才是在其他物理物體底系列中的一個物理物體』。

這完全是胡說底『複合』，它只適用於導出靈魂不滅、神底觀念等等來。人首先是直接體驗底複合，在進一步發展中才是物理物體！這就是說，沒有物理物體，在物理物體之前，就有『直接體驗』。真是可惜，這個偉大的哲學還沒有走進我們的神道學校裏

去；在那裏它的全部價值是會被珍視的。

「……我們承認：『物理的自然』本身就是那些具有直接性質的複合（『心理的』同格也包括在這些複合之內）底派生物（波格唐諾夫底着重點），它是這些複合在別的類似它們的、不過是最複雜的複合中（在生物底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中）的反映」（第一四六頁）。

宣傳物理的自然本身是派生物的哲學，乃是極純粹的僧侶哲學。它的這種性質絲毫沒有因為波格唐諾夫本人之熱心否認一切宗教而有所改變。杜林也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甚至提議在他的『共同社會的』秩序裏禁止宗教。但是恩格斯在指出杜林底『體系』沒有宗教便不能首尾相合的時候，乃是完全正確的。對於波格唐諾夫也是完全一樣，只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即上面引用的一段話不是偶然的矛盾，而是他的『經驗一元論』與他的全部『替代說』底本質。如果自然是派生物，那末，不用說，它只能是某種比它更偉大、更豐富、更廣闊、更強有力的東西底派生物，某種存在着的東西底派生物，因為要『派生』自然，它必須不依賴於自然而存在着。這就是說，有某種東西存在於自然之外，並且是派生自然的。用俄國話說，這叫作神。唯心論者——哲學家總是竭力想改變這個名稱，把它弄得更抽象些、更模糊些，並且同時（爲了顯得真實起見）更接近於『心理的東

西』，類如『直接的複合』、無須證明的直接的經驗。絕對理念、宇宙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東西對於物理的東西的『普遍的替代』，——這些都是在各種不同的定式下的同一觀念而已。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學正研究着——作爲人的正常勞動着的頭腦底機能的觀念、精神、意志、心理的東西；把這個機能和以一定方式組織起來的物質分離開來，把這個機能變爲普遍的、一般的抽象，把這個抽象『替代』整個物理自然，——這是哲學唯心論底妄想，這是對自然科學的嘲弄。

唯物論說：『生物底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是物理自然底派生物，是物理自然底長期發展底結果，是物理自然從既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社會性、組織性、經驗與生物的狀態中的發展底結果。唯心論說：物理自然是生物底這種經驗底派生物；在這樣的時候唯心論就把自然等於（如果不是服從於）神。因爲神無疑地是生物底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底派生物。不管你從哪個角度去考察波格唐諾夫底哲學，它除了反動的混亂之外是沒有任何別的內容的。

波格唐諾夫以爲談論經驗底社會組織就是『認識論的社會主義』（第三卷，第三四頁）。這真是癡人說夢。如果大家這樣看待社會主義，那末耶穌會員也就是『認識論的社會主義』底熱忱的信奉者了，因爲他們的認識論底出發點是作爲『社會地組織起來的

經驗』的神。無疑地，天主教也是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只是它所反映的並非客觀真理（波格唐諾夫所否定而自然科學所反映的客觀真理），而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對於人民底無知的剝削。

爲什麼要說耶穌會員呀！就在馬赫所心愛的內在論者中間我們也完全發見着波格唐諾夫底『認識論的社會主義』。萊克列爾把自然看作是『人類』底意識（『現代自然科學底實在論』，第五五頁）而非個別的個人底意識。這樣的菲希特主義的認識論的社會主義，你要多少，資產階級哲學家們就會提供給你多少。蘇倍也強調 *das Generische*, *das gattungsmässige Moment des Bewusstseins*（意識中的普遍的種屬的契機）（『科學的哲學季刊』，第一七卷，第三七九頁——三八〇頁）。以爲用人類底意識替代個人底意識，或者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替代一個人底經驗，而哲學唯心論便會消失，——這等於以爲用台股公司替代一個資本家而資本主義便會消失一樣。

我們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尤世凱維奇與瓦倫廷諾夫，跟在唯物論者拉赫麥托夫之後，認爲波格唐諾夫是唯心論者（在完全流氓式地惡罵了拉赫麥托夫本人之後）。但是他們不能夠想一想這個唯心論是從哪裏來的。在他們看來，波格唐諾夫是一個個別的現象、偶然的事情、單獨的事例。這是不正確的。波格唐諾夫本人可以認爲他發明了『獨

創的『體系，可是只要把他與上述的馬赫底弟子們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這種意見底虛妄。波格唐諾夫與科尼利烏斯之間的差別比較科尼利烏斯與卡盧斯之間的差別要小得多。波格唐諾夫與卡盧斯間的差別（當然是就哲學體系而不是就反動結論底自覺性而言）比較卡盧斯與齊亨之間的差別要小些，諸如此類。波格唐諾夫不過是那證明馬赫主義之生長爲唯心論的『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底表現之一。波格唐諾夫（當然是專門指哲學家的波格唐諾夫而言）是不能出現於世界上的，如果他的老師馬赫底學說中沒有貝克萊主義底……『要素』。我想像不出對於波格唐諾夫還有比他的『經驗一元論』翻譯成例如德文，送給萊克列爾與休拜一梭登、科尼利烏斯與克萊恩彼得、卡盧斯與畢雍（累魯維底法國助手和弟子）去加以批評，還更加『可怕的復仇』。馬赫底這些著名的戰友與一部份直接的追隨者對於『替代說』的熱烈擁抱，一定會比他們自己的議論要雄辯得多。

但是，把波格唐諾夫底哲學看作是完成的和固定的體系，那就不一定正確了。從一八九九到一九〇八年的九年，波格唐諾夫在他的哲學的徬徨中經歷了四個階段。最初他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即半自覺和本能地忠實於自然科學精神的）唯物論者。『自然歷史觀底基本要素』就帶有着這個階段底顯明痕跡。第二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末十

分時髦的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即是在某些地方陷入於唯心論的混亂的不可知論。從奧斯特瓦爾得（奧斯特瓦爾得底『自然哲學講義』封面上題有『獻給B、馬赫』字樣），波格唐諾夫轉到了馬赫方面，即是，採納了像馬赫全部哲學一樣不澈底和混亂的主觀唯心論底基本前提。第四階段是企圖排除馬赫主義底若干矛盾，創立一種類似客觀唯心論的東西。『普遍替代論』表明了波格唐諾夫從他的出發點起，畫了一個差不多一百八十度的弧形。波格唐諾夫哲學底這個階段，比先前的幾個階段是更離遠或更接近辯證唯物論呢？如果他是停留在一個地方，那末當然就更離遠了。如果他繼續循着他九年來運動的曲線前進，那末他就更接近了。現在他只需要認真地進一步，就可以再回到唯物論，就是說，只需要把他的普遍替代普遍地一掃而光。因為這個普遍替代把半途而止的唯心論底一切罪過、澈底的主觀唯心論底一切弱點集合在一起編成了一條中國式的髮辮子，正如（*si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把渺小的和偉大的比較的話）黑格爾底『絕對理念』把康德的唯心論底一切矛盾、菲希特主義底一切弱點集合在一起一樣。費爾巴哈只要認真地進一步，就可以回到唯物論，就是說，只要普遍地掃除、絕對地摒棄絕對理念，這個黑格爾的『心理的自然對於物理的自然的替代』。費爾巴哈剪掉了哲學唯心論底中國式的髮辮子，換句話說，他把沒有任何『替代』的自然

當作了基礎。

我們活着就可以看見馬赫主義的唯心論底中國式的髮辮子是否還會長期長下去。

六 『符號論』(或象形文字論)與對黑爾姆霍茲的批判

爲了補充上面所說的唯心論者是經驗批判論底戰友與繼承者，我們在這裏指出馬赫主義對我們的文獻裏所論及的某些哲學命題的批判，是很適當的。例如，我們的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特別高興地攻擊普列哈諾夫底『象形文字論』——即認爲人底感覺與表象不是現實的物與自然過程底複寫，不是它們的模寫，而是約束的記號、符號、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論。巴柴羅夫譏笑這個象形文字的唯物論，而我們必須指出：如果他之否認象形文字的唯物論是爲了擁護非象形文字的唯物論，那末他是正確的。但是巴柴羅夫在這裏又使用耍把戲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論』的旗幟下偷偷地輸入他的對唯物論的否認。恩格斯既沒有說符號，也沒有說象形文字，他說的是物底複寫、映象、模寫、鏡像。巴柴羅夫不指出普列哈諾夫離開恩格斯底唯物論定式而犯的錯誤，反而利用普列哈諾夫底錯誤來向讀者隱蔽恩格斯底真理。

爲了闡明普列哈諾夫底錯誤與巴柴羅夫底混亂，我們且舉出『符號論』底偉大代表者黑爾姆霍茲（以象形文字這個名詞替代符號這個名詞，並沒有改變什麼），並且看一看唯物論者以及連馬赫主義者也包括在內的唯心論者是怎樣批判他的。

黑爾姆霍茲，在自然科學上是一個極偉大的人物，但在哲學上却如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一樣是不澈底的。他傾向於康德主義，可是在他的認識論裏這一觀點也沒有澈底地堅持。例如，下面是從他的『生理光學綱要』引來的關於概念與客體底一致性的議論：

『……我曾經指明感覺是外間現象底符號，並且我曾經否認感覺與感覺所表象的東西之間有任何的類似性或同等性（法譯本第五七九頁，德文原本第四四二頁）。這是不可知論，但是在同一頁上我們往下又讀道：『我們的概念和表象是我們所看見的和所表象的對象在我們的神經系統和我們的意識上所發生的作用』。這是唯物論。黑爾姆霍茲只是沒有弄明白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底關係，這從他的往後的議論中可以看出來。例如，稍後一點黑爾姆霍茲說道：『因此我以爲：在實踐的真理底意義之外去談論我們的表象底眞理性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所組成的關於物的表象，只能是對象底符號、天然標記，我們學習使用這些標記來調整我們的運動和行動。當我們學會了正確地讀解這些符號之後，我們就能夠憑藉它們的幫助以指導我們的行動而獲得所期望的結果』。……這

是錯誤的：黑爾姆霍茲在這裏陷入了主觀主義，即否定客觀的實在與客觀的真理。他達到絕頂的謬誤，當他用下列這句話結束這一段：『觀念和它所表象的對象，顯然是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東西』。……只有康德主義者才這樣地分離觀念與現實、意識與自然。但是，稍後一點我們讀道：『首先，至於說到外間對象底質，那末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們加於這些對象上的所有的質，完全是指它們在我們的感官上或者在其他的自然對象上所發生的作用』（法譯本第五八〇——五八一頁；德文原本第四四三——四四五頁；我是從法譯本重譯的）。在這裏黑爾姆霍茲又轉到唯物論的觀點上了。黑爾姆霍茲是一個不徹底的康德主義者，時而承認先驗的思想律，時而傾向於時間與空間底『超越的實在性』（即對於時間與空間的唯物論觀點），時而從在我們的感官上發生作用的外間對象導出人底感覺，時而宣稱感覺不過是符號、即某種任意的標記，而這種標記是脫離了被標記的物底『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參閱海費爾得爾，『關於黑爾姆霍茲底經驗概念』，柏林，一八九七年）。

黑爾姆霍茲在一八七八年關於『知覺中的事實』的演講（萊克列爾叫這個演講爲『實在論營壘中的重大現象』）中，就是這樣地表示他的觀點：『我們的感覺正就是外間原因在我們的器官上所喚起的作用，至於這些作用怎樣把自己表現出來的情況，當然

是極其本質地依存於那感受這些作用的器官底性質。由於我們的感覺底質告知我們以喚起這個感覺的外間刺激底特性，所以感覺可以看作是它的記號（Zeichen），而不是它的模寫。因為對於模寫必須要求它與被模寫的對象的某種相似。……可是對於記號却不要求與它所代表的東西的任何相似」（『講演與演說』，一八八四年，第二卷，第二二六頁）。如果感覺不是物底映象，而只是與物沒有『任何相似』的記號或符號，那末黑爾姆霍茲底作爲出發點的唯物論前提就被推翻了，外間對象底存在就頗成疑問，因爲記號或符號對於假想的對象是完全可能的，任何人都知道這樣的記號或符號底例證。黑爾姆霍茲跟在康德之後，竭力想在『現象』與『物自體』之間劃下一個類似原則的界限的東西，黑爾姆霍茲對於率直的、明白的、公開的唯物論懷抱着一種不可克服的偏見。但是稍後一點他又說道：『我不知道怎樣能夠去駁倒願意把生命看作是做夢的最極端的主觀唯心論體系。我們可以宣稱它是非當地未必有的和不令人滿意的，——我自己在這點上也贊同最激烈的否定表現，——然而它還是可以澈底地貫徹的。……相反地，實在論的假說是信賴着日常的自我觀察底陳述（或表示，Aussage）。依據日常的自我觀察，跟在一定行動後面的知覺變化是與先前的意志衝動沒有任何心理的聯繫的。這個假說，把日常知覺所確證的一切東西，即在我們之外的物質世界，看作是不依賴於我們的表象而存在

着的東西』（第二四二——二四三頁）。『無疑地，實在論的假說是我們所能構成的最單純的假說，它在極端廣泛的應用範圍內被試驗和證實了，在其個別部份中被精確地規定了，因而作爲行動底基礎，它是最高度地有益和有效的』（第二四三頁）黑爾姆霍茲底不可知論也相似於『羞怯的唯物論』，可是它帶着與赫胥黎底貝克萊主義的缺點完全不同的康德主義的缺點。

費爾巴哈底追隨者，阿爾布累赫特·勞伊，因此堅決地批判黑爾姆霍茲底符號論是不澈底地離開了『實在論』。黑爾姆霍茲底基本觀點，——阿爾布累赫特·勞伊說道，——是那認爲『我們是藉助於我們的感覺器官而認識物底客觀特性』^①的實在論前提。符號論是不能同這樣的觀點（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完全唯物論的觀點）融和的，因爲它包含着某種對感性的不信任，對我們的感覺器官底供述的不信任。無可爭論地，模寫決不能和原型完全等同，可是模寫是一回事，符號、約·束·的·記·號·却是另一回事。模寫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以它所『模寫』的東西底客觀實在性爲前提的。『約束的記號』、符號、象形文字，是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論因素的概念。因此，當阿爾布累赫

① 阿爾布累赫特·勞伊，『感覺與思惟』，基孫，一八九六年，第三〇四頁。

特。勞伊說黑爾姆霍茲底符號論是向康德主義進貢時，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黑爾姆霍茲，——勞伊說道，——依然忠實於自己的實在論觀點，如果他澈底堅持着物體底特性表現着物體彼此間的關係與物體對我們的關係這一原則，那末，顯然地，他就不需要這全部符號論了；那時候他就能夠簡略地和明白地說：『物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感覺，是這些物底本質底模寫』（同書，第三二〇頁）。

唯物論者就是這樣地批判黑爾姆霍茲的。他在費爾巴哈澈底唯物論底名義下擠斥黑爾姆霍茲底象形文字論的或符號論的唯物論或半唯物論。

唯心論者萊克利爾（對馬赫底頭腦和心臟是如此可愛的『內在論學派』底代表者）也非難黑爾姆霍茲底不澈底性，在唯物論與心靈論之間的動搖（『現代自然科學底實在論』。第一五四頁）。但是對於萊克利爾，符號論不是不夠唯物論，而是太過於唯物論了。『黑爾姆霍茲以為，——萊克利爾寫道，——我們的意識底知覺給我們以認識時間底連續性以及超越的原因底同一性或相異性的充分的支持點。在黑爾姆霍茲看來，爲着假定和認識超越的東西底領域（即客觀實在的東西底領域）中的合規律的秩序，這已經足夠了』（第三三頁）。萊克利爾大聲反對這個『黑爾姆霍茲底獨斷論的偏見』。『貝克萊的神——他吼叫道，——作爲我們意識中的觀念底合規律的秩序底假說的原因，至

少是能夠像外間對象底世界一樣滿足我們的對於原因說明的需要』（第三四頁）。『符號論底澈底應用……如果不與庸俗實在論（即唯物論）作巨大的混合，乃是不可能的』（第三五頁）。

『批判唯心論者』在一八七九年就是這樣辱罵黑爾姆霍茲底唯物論的。二十年後，馬赫所大加稱讚的弟子克萊恩彼得，在他的論文『馬赫與赫爾茲底基本物理學觀』①中，用馬赫底『最新』哲學，如下地駁斥了『陳腐了的』黑爾姆霍茲。我們暫時把赫爾茲丟在一邊（他本質上是和黑爾姆霍茲一樣不澈底的），看一看克萊恩彼得是怎樣把馬赫與黑爾姆霍茲對比起來的。從這兩位著作家那裏作了若干引證，並且特別有力地強調馬赫底有名的聲明：『物體是標本感覺複合的思想的符號等等，克萊恩彼得說道：『如果我們追蹤黑爾姆霍茲底思想進程，那末我們就會遇到下列的基本前提：

（一）存在着外間世界底對象。

（二）這些對象底變化，如果沒有某種（被認為是實在的）原因的作用，乃是不可設想的。

① 『體系的哲學文庫』第五卷，一八九九年，第一六三頁——一六四頁。

(三) 按照這個字眼底本意講來，原因是始終不變的東西，是停留或存在於不斷變化的現象背後的東西，即是，物質及其作用底規律，力（這是克萊恩彼得從黑爾姆霍茲那裏所引的話）。

(四) 從現象底原因中邏輯嚴格地與一義地導出一切現象來，乃是可能的。

(五) 這個目的底達到與客觀真理底恰有是同一意義的，而這樣一來客觀真理底獲得 (Erlangung) 就是可以設想的（第一六三頁）。

被這些前提、它們的矛盾、它們之造成不可解決的問題所激怒，克萊恩彼得指出：黑爾姆霍茲沒有嚴格地堅持這樣的觀點，有時候他使用着『那種有幾分使人想起馬赫對於這類名詞（如物質、力、原因等等）的純粹邏輯的理解的論調』。

『如果我們想起馬赫底美麗的和明白的名詞，那末，就不難發現我們對於黑爾姆霍茲的不滿底源泉。對於質量、力等等名詞的錯誤理解——這就是黑爾姆霍茲底全部議論底根本毛病。這些都不過是概念、我們的想像底產物，而決不是存在於思惟之外的實在。我們完全不能夠認識什麼實在。由於我們的感官底不完全，我們從它們的觀察中一般地是不能夠作出一義的結論來的。我們決不能斷言，例如在看秤 (durch Ablesen einer Skala) 的時候，我們將得到一個唯一的確定的數字，——在一定的界限內總是可能有無數的

與所觀察的事實同樣十分符合的數字。而認識存在於我們之外的實在的東西，——這是我們所完全不可能辦到的。甚至我們假定這是可能的並且我們的確認識了實在；這時候我們對於它也沒有權利應用邏輯律，因為邏輯律是我們的規律，只能應用於我們的概念、我們的（都是克萊恩彼得底着重點）思想底產物。在事實之間並沒有邏輯的聯繫，而只有單純的連續性；必然的判斷在這裏是不可設想的。因此，說這個事實是另一個事實底原因，是不正確的；同時，黑爾姆霍茲依據這個概念所建立的整個演繹也就倒塌了。最後，獲得客觀的、即獨立存在於任何主體之外的真理，是不可能的，這不僅由於我們的感官底特性，而且因為作為人們的我們（*wir als Menschen*）對於完全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的東西一般地是不能組成任何表象的（第一六四頁）。

如讀者所看到的，我們的馬赫底弟子，重複他的老師與那不承認自己是馬赫主義者的波格唐諾夫底心愛的詞句，從唯心論的觀點上駁斥黑爾姆霍茲底全部哲學。這個唯心論者甚至沒有特別提出符號論來，他把它看作是對於唯物論的不重要的、也許是偶然的乖離。克萊恩彼得把黑爾姆霍茲當作是『物理学底傳統的觀點』、『現在大多數物理學家所固持的觀點』（第一六〇頁）底代表者。

結果我們得到：普列哈諾夫在說明唯物論上面犯了顯然的錯誤，而巴柴羅夫却完全

混亂了問題，把唯物論與唯心論攪在一起，用那所謂『感性表象正就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的唯心論的謬論來與『符號論』或『象形文字的唯物論』對立起來。從康德主義者黑爾姆霍茲，正如從康德本人，唯物論者向左走，馬赫主義者向右走。

七 對杜林的兩種批判

我們且指出馬赫主義者對唯物論的難於置信的曲解中的另一個小小的特徵。瓦倫廷諾夫想用把馬克思主義者與布赫納比較的方法來打擊馬克思主義者，說布赫納與普列哈諾夫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雖然恩格斯把自己和布赫納判然地區分開來了。波格唐諾夫從另一方面接觸這同一個問題，彷彿他是擁護那個『通常被人們輕蔑地談到的』『自然科學家底唯物論』的（『經驗一元論』，第三卷，第拾頁）。瓦倫廷諾夫與波格唐諾夫在這裏都是天曉得的糊塗。馬克思與恩格斯總是『輕蔑地談到』不好的社會主義者的，然而由此可以推論說：他們的精神是要求正確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學說，而不是要求從社會主義跳躍到資產階級觀點去。馬克思與恩格斯總是斥責不好的（而且主要是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可是他們是從更高級的、更發展的辯證唯物論底觀點上去斥責的，而不是

從休謨主義和貝克萊主義底觀點上去斥責的。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曾經談論過不好的唯物論者，注視他們，希望改正他們的錯誤；可是對於休謨主義者與貝克萊主義者、馬赫與阿高那留斯，他們却不願談論，只是限於對他們的整個方向加以更輕蔑的評語而已。因此，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向霍爾巴赫及其一夥與布赫納及其一夥等等所作的無盡數的鬼臉和怪像，完完全全是表示着他們向公衆底眼睛裏投擲沙子，掩蓋整個馬赫主義之背離一般唯物論基礎本身，不敢直接明白地和恩格斯爭論而已。

恩格斯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第二章末尾批評了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以及布赫納、福格特和摩萊蕭特，而要比他這個批評更說得明白些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是有意曲解恩格斯，那就不能不瞭解他。馬克思和我是唯物論者。——恩格斯在這一章裏說道，同時他闡明唯物論底一切學派與唯心論底整個營壘及一切康德主義者和休謨主義者底基本區別。恩格斯責難費爾巴哈有幾分怯懦、輕率，這表現在費爾巴哈因為某一唯物論者學派底錯誤而有時候否認一般的唯物論上面。費爾巴哈『沒有權利（*dürfte nicht*），——恩格斯說道，——把巡迴說教者（布赫納及其一派）底學說與一般的唯物論混淆起來』（第二一頁）。只有那些由於誦讀和深信德國反動教授們底學說而損壞了的頭腦，才能不瞭解恩格斯對費爾巴哈的這種責難底性質。

恩格斯最明白不過地說：布赫納及其一夥『決沒有超出他們教師底學說底界限』，即十八世紀唯物論者底學說底界限，並不會前進一步。恩格斯之責難布赫納及其一夥，是爲着這點，而且僅僅是爲着這點，不是如無識者所想的是爲着他們的唯物論，而是爲着他們沒有推進唯物論，『甚至沒有想到要進一步發展唯物論底理論』。恩格斯之責難布赫納及其一夥僅僅是爲着這點。在這裏恩格斯逐一地列舉出了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底三個基本的『局限性』（Beschränktheit），這些局限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擺脫了，而布赫納及其一夥却沒有能夠擺脫。第一個局限性是：舊唯物論者底見解在這一意義上是『機械的』，即他們『完全應用力學尺度於化學性質的與有機性質的過程』（第一九頁）。我們在下一章裏將看到：對恩格斯底這句話的不理解，怎樣使得某些人經過新物理學而陷入於唯心論。恩格斯之否認機械的唯物論，並不是在於那些站在『最新的』——唯心論的（以及馬赫主義的）方向上的物理學家們所非難它的地方。第二個局限性是舊唯物論底見解底形而上學性，即『他們的哲學底反辯證性』。這個局限性是我們的馬赫主義者與布赫納及其一夥所共有的，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對恩格斯之應用辯證法於認識論（例如，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是絲毫沒有理解的。第三個局限性是『在上半身』、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保存唯心論，是不理解歷史唯物論。

列舉了並且以那使問題透澈的明白性闡明了這三個『局限性』（第一九——二一頁）之後，恩格斯馬上就在這裏添加道：布赫納及其一夥並沒有超出『這些界限之外』（über diese Schranken）。

完全爲着這三件東西，完全在這些界限之內，恩格斯否認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與布赫納及其一夥底學說！關於唯物論底其餘一切更初步的問題（被馬赫主義者所歪曲了的），在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另一方面一切舊唯物論者之間並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差別。完全是俄國馬赫主義者把混亂帶到這個十分明白的問題之中。因爲對於他們的西歐的教師和同道者，馬赫及其一夥底路線與一般唯物論者底路線之間的根本差異是完全顯明的。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必須混亂這個問題，以便在馬克思主義底『小小修正』之外貌下，與馬克思主義分裂，而跑到資產階級哲學營壘中去！

試以杜林而論。我們很難想像有什麼比恩格斯對於他的批評更輕蔑的了。可是請看一看，與恩格斯批判杜林同時，那稱讚馬赫底『革命哲學』的萊克列爾是怎樣批判這個杜林的。對於萊克列爾，杜林是唯物論底『極左派』，這個極左派『毫不掩飾地宣稱感覺以及一般意識和理性底任何表現，都是動物有機體底分泌、機能、最高之花、總效果等等』（『現代自然科學底實在論』，一八七九年，第二三——二四頁）。

恩格斯是爲着這點批判杜林的嗎？不是。在這點上他與杜林正如與其他一切唯物論者一樣是完全一致的。他是從正相反對的觀點批判杜林的，是爲着杜林底唯物論底不徹底性，爲着他的給信仰主義留下逃路的唯心論的妄想。

『自然本身在具有表象的存在物之內與之外工作着，以便合規律地產生相互聯繫的見解，並且創造關於物底進程的必要知識』。萊克列爾引用了杜林這句話，瘋狂地攻擊這個觀點底唯物論，這個唯物論底『最粗糙的形而上學』，『自我欺騙』，諸如此類（第一六〇——六三頁）。

恩格斯是爲着這點批判杜林的嗎？不是。他譏笑任何誇張，可是在承認意識所反映的自然底客觀規律性上面，恩格斯與杜林正如與其他一切唯物論者一樣是完全一致的。

『思惟是其餘的一切現實底最高種類』。……『哲學底基本前提是物質的現實世界對於在這個世界裏產生的並認識這個世界的意識現象集團的獨立性和差別性』。萊克列爾引用杜林這幾句話以及杜林對康德等人的許多攻擊，因此非難杜林是『形而上學』（第二一八——二二二頁），是承認『形而上學的獨斷』等等。

恩格斯是爲着這點批判杜林的嗎？不是。世界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着，康德主義者、休謨主義者、貝克萊主義者等等之對於這個真理的任何乖離都是虛妄，——在這點

上面，恩格斯與杜林正如與其他一切唯物論者一樣是完全一致的。倘使恩格斯看到了萊克列爾在馬赫底掌握中從什麼方面批判杜林的話，那末他就會用比他用在杜林身上的更加輕蔑百倍的術語來稱呼這兩個哲學上的反動派！對於萊克列爾，杜林是有害的實在論與唯物論底體現（再參看『二元認識論概論』，一八八二年，第四五頁）。蘇倍，馬赫底教師與戰友，在一八七八年非難杜林是『夢幻的實在論』（Traumrealismus）^①以報復杜林所加諸一切唯心論者的『夢幻的唯心論』這個名詞。對於恩格斯，恰好完全相反：杜林是一個不夠堅定、明白、澈底的唯物論者。

馬克思、恩格斯和N·狄慈根出現在哲學舞台上，正是當唯物論一般地在前進智識階層中間、特別地在工人階級圈子中間已經佔着統治地位的時候。因此，十分自然地，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注意的，不是重複舊的觀念，而是嚴肅地在理論上發展唯物論，把唯物論應用在歷史上，就是說，完成唯物論哲學建築底上層。十分自然地，他們在認識論領域中只限於改正費爾巴哈底錯誤，譏笑唯物論者杜林底俗惡，批判布赫納底錯誤（見N·狄慈根），強調這些在工人中間最流行和有名的著作家們所特別缺乏的東西，即辯證

①蘇倍，『認識論的邏輯』，波昂，一八七八年，第五六頁。

法。馬克思、恩格斯和Ⅳ·狄慈根沒有關心小販們在幾十種出版物中所叫賣的唯物論底初步真理，他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不讓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過於簡單化，不致引起思想底停滯（『下半身的唯物論，上半身的唯心論』），不致忘掉唯心論體系底寶貴的·成·果·，黑格爾的辯證法——這是布赫納、杜林、及其一夥（以及萊克列爾、馬赫、阿萬那留斯等等）這些雄雞們在絕對唯心論底垃圾堆中所不能啄取出來的珍珠。

如果我們稍微具體地想像一下恩格斯與Ⅳ·狄慈根底哲學著作底歷史條件，那就會完全明白爲什麼他們在防止唯物論底初步真理底庸俗化上，較之在擁護這些真理本身上用力更多的緣故。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是在防止政治民主底基本要求底庸俗化上，較之在擁護這些要求本身上用力更多的。

只有哲學反動派底弟子們才能『沒有看見』這種情況，以致在讀者面前把事情描寫爲：似乎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懂得作一個唯物論者是怎麼一回事。

八 狄慈根怎樣會爲反動哲學家們喜歡呢？

上面所引的黑爾豐底例子已經包含着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不去追蹤我們的馬

赫主義者所給與的。狄慈根的黑爾豐式的看待底無數實例。更適當一些的倒是引用狄慈根本人底許多議論來表明他的弱點。

『思想是頭腦底機能』，——狄慈根說道（『人的頭腦勞動底本質』，一九〇三年，第五二頁，有俄譯本）。『思想是頭腦底產物……』（第五二頁）。『作爲我的思想底內容的我的書桌，是與這個思想合一的，是與這個思想沒有區別的。但是在我的頭腦之外的我的書桌，却是與我的思想完全不同的對象』（第五三頁）。但是狄慈根對這些完全明白的唯物論的命題却這樣地加以補充：『但是，非感性的表象也是感性的、物質的、即現實的。……精神之不同於桌子、光亮、聲音、正如這些東西之彼此不同一樣』（第五四頁）。這是顯明的錯誤。不論思想或物質，都是『現實的』、即存在着的。

這是正確的。但是把思想叫作物質的，——這就向混淆唯物論與唯心論方面走了錯誤的一步。實質上，這毋寧是狄慈根底用語底不精確，在另一地方他正確地說道：『精神與物質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們都是存在着的』（第八〇頁）。

『思惟是肉體底勞作，——狄慈根說道，——爲着思惟我必須有可以思惟的質料。在自然現象中與生活現象中給與了我們這個質料。……物質是精神底界限；精神不能超出這個界限。精神是物質底產物，可是物質較之精神底產物更大……』（第六四頁）。

馬赫主義者避免分析唯物論者狄慈根底這類唯物論的議論。他們寧肯抓住狄慈根底不精確之處與混亂之處不放。例如，他說：「自然科學家『只有在他的領域之外才可能是唯心論者』（第一〇八頁）。是不是這樣，以及爲什麼是這樣，——馬赫主義者默不作聲。但是在一兩頁前狄慈根承認『現代唯心論底積極方面』（第一〇六頁）與『唯物論原理底不充分』（第一〇七頁），這就使馬赫主義者高興極了！狄慈根底沒有正確地表現出來的思想是在於：物質與精神底差別是相對的，不是過度的（第一〇七頁）。這是正當的，可是由此得出的並不是唯物論底不充分，而是形而上學的、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底不充分。」

「單純的、科學的真理不是質其在個人身上。它的基礎是在外的，即個人之外的」，是在它的物質之內的，它是客觀的真理。……我們自稱爲唯物論者。……哲學唯物論者底特徵是在於：他們把有形世界擺在起點，擺在開頭，而把觀念或精神看作是結果，——至於他們的反對者却按宗教方法從言語導出物……從觀念導出物質世界」（『哲學小論文集』，一九〇三年，第五九——六二頁）。馬赫主義者對於這種承認客觀真理與重複恩格斯的唯物論定義，是迴避的。但是狄慈根說道：「我們也可以有同樣的權利自稱爲唯心論者，因爲我們的體系是建立在哲學底總成果之上的，建立在觀念底科

學研究及精神本性底明白理解之上的』（第六三頁）。要抓着這個顯然不正確的詞句來否定唯物論，是並不困難的。事實上，在狄慈根那裏，與其說是基本思想底不正確，毋寧說是表流底不正確，他的基本思想可以歸結爲指出舊唯物論不能科學地（藉助於歷史唯物論）研究觀念。

下面是狄慈根關於舊唯物論的議論：『像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一樣，我們的唯物論也是科學的、歷史的成就。正如我們十分確定地不同於過去的社會主義者一樣，同樣地我們也不同於舊唯物論者。我們與舊唯物論者只有一個共同之點，即我們承認物質是觀念底前提或根源』（第一四〇頁）。這個『只有』是特徵的描述！它包含着與不可知論、馬赫主義、唯心論判然不同的唯物論底全部認識論基礎。但是狄慈根底注意集中在把自己與庸俗唯物論劃分開來。

但是往下一點兒就是一段完全不正確的議論：『物質這個概念必須加以擴大。它包括着現實底一切現象，因之也包括着我們的認識能力或說明能力』（第一四一頁）。這是一種混亂，它只能在『擴大』唯物論的外表下混淆唯物論與唯心論。抓住這類『擴大』不放，就是忘掉狄慈根哲學底基礎，即忘掉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是『精神底界限』。但是實質上，在幾行之後，狄慈根自己就改正了：『全體支配着部份，物質支配着

精神。……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把物質世界看作是……第一個原因，天地底創造者」（第一四二頁）。物質底概念必須包括着思想，如狄慈根在『漫遊』（前引書，第二一四頁）裏所重述的，乃是一種混亂，因為如果這樣包括起來，那末精神與物質、唯物論與唯心論在認識論上的對立，即狄慈根自己所堅持的對立，就會失去意義了。至於這個對立不應當是『過度的』、誇大的、形而上學的，——這是無可爭辯的（而強調這點乃是辯證唯物論者狄慈根底偉大功績）。這個相對的對立底絕對必然性與絕對真理性之界限，正就是確定認識論研究底方向的界限。如果超過這些界限，把物質與精神、物理的東西與心理的東西對立認為是絕對的對立，那就是極大的錯誤。

與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把他的思想表現得模糊、朦朧、含混。但是除去他的敘述底缺點和他的個別的錯誤，他就不是徒然地擁護『唯物論的認識論』（第二二二頁及第二七一頁）和『辯證唯物論』（第二二四頁）的。『唯物論的認識論，——狄慈根說道，——歸結於承認：人的認識器官並不放射任何形而上學的光亮，而是反映其他自然部份的自然部份』（第二二二——二二三頁）。『我們的認識能力並不是超自然的真理底源泉，而是反映世界之物或自然的類似鏡子一樣的工具』（第二四三頁）。我們的深奧的馬赫主義者迴避分析狄慈根底唯物論認識論底每一個別命題，只是緊抓着他的離開這個

理論的地方，他的模糊之處與混亂之處。狄慈根之所以能使反動哲學家們喜歡，是因為他有些地方弄混亂了。哪裏有混亂，哪裏就有馬赫主義者，——這已經是用不着說的了。

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寫信給庫克曼道：「很久以前他（狄慈根）就把他的關於「思惟能力」的原稿底一個片斷寄給我，這個片斷，雖然有某些概念上的混亂以及過於頻繁的重複，却包含着許多極好的而且——作為工人底獨立思惟底產物——是令人驚嘆的思想」（俄譯本，第五三頁）。瓦倫廷諾夫先生引用了這個評語，然而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馬克思所認為的狄慈根底混亂是什麼：是使狄慈根和馬赫接近的東西呢？還是使狄慈根和馬赫對立的東西呢？瓦倫廷諾夫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是像果戈理的彼得路西加那樣讀狄慈根底著作與馬克思底書信的。但是要找到這個問題底回答，是不困難的。馬克思屢次把他自己的世界觀叫作辯證唯物論，而且全部原稿都經馬克思讀過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所闡明的正是這個世界觀。因此，就是瓦倫廷諾夫先生們也能夠懂得：狄慈根底混亂只能是在於他之離棄辯證法底澈底應用，離棄澈底的唯物論，特別是離棄「反杜林論」。

現在瓦倫廷諾夫先生及其弟兄們是否想到馬克思能夠把它叫作狄慈根底混亂的那種東西，只是那使狄慈根和馬赫接近的東西嗎，而馬赫從康德出發不是走向唯物論而是走

向貝克萊與休謨的？或者，也許是唯物論者馬克思把狄慈根底唯物論認識論叫作混亂而贊成他的對於唯物論的離棄嗎？贊成與他（馬克思）參加其寫作的『反杜林論』不同的東西嗎？

我們的馬赫主義者願意被人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同時又告訴全世界『他們的馬赫是贊成狄慈根的。這樣他們是想愚弄誰呢？我們的英雄們沒有領悟到馬赫之所以能夠贊成狄慈根，只是由於狄慈根有着那些被馬克思因之稱他爲糊塗蟲的東西的緣故！』

如果把整個狄慈根加以一般評價的話，他是不應該遭受這樣嚴厲的譴責的。他十分之九是唯物論者，從沒有妄自主張獨斷論以及和唯物論不同的特別的哲學。狄慈根許多次說到馬克思，始終認為他是自己的哲學方向底首領（『哲學小論文集』，第四頁——在一八七三年的批評；在第九五頁上——一八七六年——他強調着馬克思與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學訓練』，即哲學素養；在第一八一頁上——一八八六年——他說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哲學方向底『衆所承認的創立者』。狄慈根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捏造『自然一元論』、『狄慈根主義』等等的他的兒子歐貞尼·狄慈根以及——嗚呼！——道奇同志，却替他幫了倒忙。與辯證唯物論不同的『狄慈根主義』是一種混亂，是走向反動哲學的一步，是從約瑟·狄慈根底弱點而不從他的偉大地方（在這個以自己的方式發見

了辯證唯物論的工人——哲學家身上是有許多偉大地方的！）創立哲學路線的一種企圖！

我只舉出兩個例子來表明道奇同志和歐貞尼·狄慈根怎樣陷進了反動哲學。

道奇在『哲學底成果』①第二版第二七三頁上寫道：『甚至資產階級的批判……也指出狄慈根哲學與經驗批判論和內在論學派的聯繫』，並且往後一些又寫着：『特別是與萊克列爾的聯繫』（這是在從『資產階級的批判』所作的引證中）。

道奇重視和尊敬約瑟·狄慈根，這是無疑的。但是同樣無疑地，他之毫無抗議地引用資產階級下流著作者底批評是玷辱約瑟·狄慈根的，因為這個資產階級下流著作者使信仰主義和教授們——資產階級底『有學位的奴僕們』——底最堅決的敵人與信仰主義底直接說教者和公開反動者萊克列爾接近起來。可能道奇本人並不知道內在論者和萊克列爾底著作，只是複述了別人對於這些反動者的批評。但是這句話可以作為對於他的一個警告：從馬克思到狄慈根底特殊處——到馬赫——到內在論者的道路，乃是走向泥坑的道路。不僅狄慈根與萊克列爾底接近，而且他與馬赫底接近，都將強調與唯物論者狄

① 這裏是指道奇所寫的『哲學底成果』底後記，題名為『約瑟·狄慈根及其批判者普

列哈諾夫』——英譯本註。

慈根判然不同的糊塗蟲狄慈根。

我將擁護約瑟·狄慈根而反對道奇。我斷言狄慈根是不應該遭受與萊克列爾接近的玷辱的。我能夠舉出一個在這個問題上極有權威的人物來作證人，他是像萊克列爾本人一樣的反動哲學家、信仰主義者和『內在論者』，他就是休拜一梭登。一八九六年他寫道：『社會民主黨人以或多或少的（通常是少的）權利願意高攀黑格爾，但是他們只是使黑格爾哲學唯物論化；參看約瑟·狄慈根。……在狄慈根那裏，絕對的變成宇宙，宇宙變成物自體，絕對的主辭，而絕對的主辭底現象乃是它的賓辭。他（狄慈根）這樣地把純粹的抽象變爲具體過程底基礎，當然他也和黑格爾一樣並沒有看到這點。……狄慈根常常把黑格爾、達爾文、赫胥黎和自然科學的唯物論混沌地合在一起』（『社會問題』第三三頁）。休拜一梭登比馬赫更能分辯哲學的色調，而馬赫則漫無差別地稱讚一切人——連康德主義者耶魯撒冷也在內。

歐貞尼·狄慈根頭腦非常簡單，他向德國的公衆抱怨俄國的狹隘的唯物論者『侮辱了』約瑟·狄慈根；他把普列哈諾夫和道奇底關於約瑟·狄慈根的論文譯成了德文（見約瑟·狄慈根，『認識與真理』；斯圖加特，一九〇八年，附錄）。這個可憐的『自然一元論者』底抱怨落在了他自己的頭上：懂得一些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梅林在他的書評

中寫道：普列哈諾夫反對道奇本質是對的（『新時代』，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第三八期，小品欄，第四三一頁）。約瑟·狄慈根一離開馬克思與恩格斯就陷入於困境，這在梅林看來是毫無疑問的。歐貞尼·狄慈根以一封痛哭流涕的長信回答梅林，在這封信裏他竟說約瑟·狄慈根在『統一』『互相鬥爭的兄弟、正統派與修正派』上面也許是有用的（『新時代』，一九〇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四四期，第六五三頁）。

道奇同志，再一次警告你：從馬克思到『狄慈根主義』和『馬赫主義』的道路，是走向泥坑的道路，當然，這不是對個人而言，不是對張三、李四而言，而是對哲學方向而言。

馬赫主義者學生們，不要叫喊我引用『權威者』，你們的反對權威者的叫喊不過是掩飾你們把資產階級的權威者（馬赫、彼得楚爾特、阿萬那留斯、內在論者）來代替社會主義的權威者（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考茨基）罷了。你們頂好不要提出『權威者』和『權威性』的問題來吧！

第五章 自然科學中最近的革命與哲學唯心論

一年前『新時代』雜誌（一九〇七年第五二號）曾經登載了狄尼爾—台尼斯底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及自然科學中最近的革命』。這篇論文底缺點是：它忽視了『新』物理學所作出來的而且是我們現在特別感到興趣的認識論的結論。然而正是這個缺點使這份作者底觀點和結論對於我們特別有趣。像本文底作者一樣，狄尼爾—台尼斯是站在馬赫主義者所大加輕蔑的『普通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上的。例如，尤世凱維奇先生寫道：『平凡的、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自稱為辯證唯物論者』（他的著作第一頁）。現在就是這樣的一位普通馬克思主義者狄尼爾—台尼斯把自然科學中、特別是物理學中最新的發現（X光、倍凱里爾光、鐳等等）與恩格斯底『反杜林論』直接地比較。這個比較使他得到什麼結論呢？『在自然科學底各種極不相同的領域裏，——狄尼爾—台尼斯寫道，——都獲得了新知識，這一切新知識都歸結於恩格斯所極願着重指

出的一點，卽是，在自然中「沒有任何不可調和的對立，沒有任何暴力地固定了的分界線和區別」，如果在自然中遇有對立和區別，那末這完全是因爲我們把它們的固定性、絕對性帶到自然裏面去的緣故」。例如，人們發現了光與電不過是同一自然力底表現。化學的親和力可以還元爲電氣過程，這是一天天地變得更確實的了。化學底不可破壞的和不可分解的原素——這些原素底數目繼續增長着，好像是嘲笑世界底統一性似的——現在證明是可以破壞的和可以分解的了。鐳底原素已經變成了氦底原素。「正如一切自然力還元爲單一的力，一切自然質料還元爲單一的質料」（狄尼爾——台尼斯底着重點）。在引用一個認爲原子不過是以太底凝結物的著作家底意見時，作者大喊道：「這是多麼輝煌地確證着恩格斯在三十年前的說法：運動是物質底存在形態」。『一切自然現象都是運動，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在於：我們、人，是在各種不同的形態中感知這個運動。……問題正如恩格斯所說明的一樣。像歷史一像，自然是服從於辯證的運動規律的』。

另一方面，只要拿一本馬赫主義底或關於馬赫的書籍來翻一翻，就不可能不碰見對於新物理學的裝模作樣的引證，而這種新物理學據說是已經駁倒了唯物論了，如此等等。這些引證是否有根據，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新物理學或更確切地說新物理學中的一些

學派與馬赫主義和其他現代唯心論哲學變種之間的聯繫，却是毫無疑問的。分析馬赫主義而同時忽視這個聯繫——如普列哈諾夫所作的那樣——這就是嘲弄辯證唯物論底精神，即是，爲着恩格斯底某個字母而犧牲恩格斯底方法。恩格斯率直地說道：『隨着甚至任自然科學』（『且不講人類歷史』）『領域內的每一劃時代的發現，唯物論必然地一定改變它的形態』（『費爾巴哈論』，德文本，第一九頁）。因此，修正恩格斯底唯物論『形態』，修正他的自然哲學的命題，不僅不是通常意義下的『修正主義』，而且，相反地，是馬克思主義所必然要求的。我們責難馬赫主義者決不是因爲這樣的修正，而是因爲他們的糾·修·正·主義·的·方法——在批判唯物論底形態的外貌下改變唯物論底本質，採用反動資產階級哲學底基本命題，而毫不企圖直接地、公開地、決定地清算馬赫斯在這個問題上的這類無條件地極端本質的論斷，例如：『……沒有物質，運動是不可設想的』（『反杜林論』，第五〇頁）。

不用說，在分析現代物理學家底一派與哲學唯心論底再生兩者之間的聯繫問題時，我們決沒有打算論及物理學底專門學說。我們感到興趣的僅僅是從若干特定的命題和公認的發現中所得出來的認識論的結論。這些認識論的結論本身是如此顯著，以致許多物理學家都已經觸及它們了。不僅這樣，在物理學家中間已經有各種不同的方向，並且一

些特定的學派在這個基礎上正形成起來。因此，我們的任務只限於清晰地說明這些方向底差異在什麼地方，它們對於哲學基本路線的關係是怎樣的。

一 現代物理學底危機

著名的法國物理學家普恩凱萊在他的『科學底價值』一書中說物理學有『嚴重危機底徵候』，並且以單獨的一章來論述這個危機（第八章，再參看第一七一頁）。這個危機不只限於『科學底革命』，『科學』推翻『不能滅底原理』。『其他一切原理也瀕於危險』（第一八〇頁）。例如，拉瓦錫底原理，或質量不滅底原理，已經被物質底電子論所推翻了。依據這個理論，原子是由極小的質點所組成，這些質點帶着陽電和陰電，叫作電子，『浸透在我們叫作以太的媒介物裏』。物理學家底實驗提供着計算電子底運動速度及其質量（或電子底質量對於它的電荷的比率）的材料。電子運動速度證明是可以與光底速度（每秒三〇〇〇〇〇公里）比較的，例如，它爲光底速度底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條件下，按照電子必須第一克服電子本身底慣性、第二克服以太底慣性的這種必要，我們就必得注意電子底雙重質量。第一個質量將是電子底實在的或力學的質量，第二個質

量將是『代表以太底慣性的電子動力學的质量』。事實上，前一個質量等於零。電子底整個質量，或者至少是陰電子底整個質量，證明在它們的起源上是完全而且絕對地電子動力學的。質量消滅了。力學底基礎被推翻了。牛頓底原理，作用等於反作用，被推翻了，諸如此類。

在我們面前，——普恩凱萊說道，——是物理學舊原理底『廢墟』、『原理底普遍毀滅』。不錯，——他附加道，——原理底上述的一切例外，都是有關於無限小的量的；可能我們還不知道阻撓舊原理底顛覆的其他的無限小的量。此外，鑄是很稀少的。可是無論如何『懷疑時期』已經在我們面前了。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位作者從這個『懷疑時期』中所得出的認識論的結論：『不是自然給與（或加諸）我們以空間與時間底概念，而是我們給與自然以這些概念』，『凡不是思想的東西，都是純粹的虛無』。這是唯心論的結論。最基本的原理底崩潰證明着（普恩凱萊底思想過程是這樣的）：這些原理不是自然底複寫、映象，不是人底意識之外的某種東西底模寫，而是人底意識底產物。普恩凱萊沒有澈底地發展這些結論，他對於這個問題底哲學方面沒有多少重大的興趣。法國的哲學問題著作家李伊在他的『現代物理學家底物理學理論』一書（巴黎，F·阿爾侃，一九〇七年）中詳細地論述了這個問題。不錯，這位作者本人是實證論者，即糊塗蟲和半

馬赫主義者，可是在這一場合上，這點甚至有若干方便之處，因為不可能懷疑他想『誹謗』我們馬赫主義者底偶像。當談到概念底確切的哲學定義、特別是談到唯物論的時候，李伊是不能信任的。因為李伊也是一個大學教授，因此對於唯物論充滿着無限的輕蔑（並且他以對於唯物論認識論的極端無知而著稱）。不用說，什麼馬克思或恩格斯對於這樣的『科學家』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李伊精細地、一般講來誠實地蒐集了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僅法國而且英國和德國（特別是奧斯特瓦爾得與馬赫）的異常豐富的文獻，因此我們將常常利用他的這部著作。

一般的哲學家——這位作者說道——『以及那些因為某種動機想一般地批判科學的人，現在特別注意物理學。』在討論物理學知識底界限與價值時，他們實質上是在批判着實證科學底合法性、對象認識底可能性』（第一章——貳頁）。從『現代物理學底危機』中，人們急於作出懷疑論的結論（第一四頁）。這個危機底本質是在哪裏呢？在十九世紀最初六十年間，物理學家們在一切重大問題上曾經是一致的。『他們相信自然底純粹力學的說明；他們認為物理學無非是更加複雜的力學、即分子力學。只是在把物理學還元為力學的方法上，在機構底細節上，他們才互有意見分歧』。『而在現在，物理學和化學的科學呈現給我們的景象，看起來是完全相反的。極端的差歧代替了從前的一

致，而且這些差歧不是在細節上，而是在基本的和主導的觀念上。如果說每個科學家有他自己的特殊傾向，這不免有些誇大的話，那末我們仍然必須指出：像藝術一樣，科學、特別是物理學，是有許多學派的，而這些學派底結論常常是互相分歧的，有時候簡直是直接敵視的……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現代物理學危機底意義和範圍了。

『這至十九世紀中葉，傳統的物理學認為只要把物理學簡單地延長下去以達到物質底形而上學就夠了。這個物理學給自己的理論加上了本體論的意義。而這些理論完全是機械論的。傳統的機械論』（李伊用這個名詞是有特殊意義的，即指那把物理學還元為力學的觀點體系），『跨越經驗底結果，超出經驗結果底界限之外，這樣地呈現了物質世界底實在的認識。這不是經驗底假說的表現，——這是獨斷論』（第一六頁）。

在這裏我們必須打斷一下這位尊貴的『實證論者』。顯然地，他是在向我們描寫傳統物理學底唯物論哲學，可是不願意稱呼這個魔鬼（即唯物論）底名字。對於一個休謨主義者，唯物論一定顯得形而上學、獨斷論、超出經驗底界限之外，諸如此類。休謨主義者李伊不知道唯物論是什麼，他對於辯證法、對於辯證唯物論與恩格斯所謂的形而上學唯物論之間的差別，是完全沒有任何概念的。因此，例如，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底

關係，李伊是絕對不明白的。

『……十九世紀後半葉所提出的對於傳統機械論的批判，毀壞了機械論底本體論的實在底前提。在這些批判底基礎上確定了哲學的物理學觀，這種物理學觀在十九世紀末葉，在哲學上幾乎已經是傳統的觀點了。依據這一觀點，科學不過是符號的公式，標識（標示，*Indication*）記號、標記、符號底創造）底方法，並且既然標識底方法隨着學派而不同，所以很快就作出結論說：標識出來的只是人們事先已經創造（*Formas*）出來用以標識（或符號化）的東西。科學變成了藝術愛好者底藝術品、功利主義者底藝術品；這些觀點自然到處都被解釋為對於科學底可能性的否定。作為作用於自然的純粹人爲的手段、作爲單純的功利的技術、科學並沒有權利稱爲科學的，如果不把這個名詞原意義加以歪曲的話。說科學除了是這種人爲的作用手段之外，不能是別的東西，這就是否定真正意義下的科學。

『傳統機械論底崩潰，或者更確切些說，傳統機械論所遭受的批判，引導到下列的論點：科學也破產了。從不可能單純地和絕對地堅持傳統機械論，就推論出科學底不可能性』（第一七頁）。

而這個作者問道：『物理學現在的危機，是科學發展中的一個暫時的和外部的偶然

事件呢，還是科學突然轉變方向，完全離開它一向所遵循的途徑呢？……」（第一八頁）。

「……如果這些在歷史上按本實說來曾經是解放底執行者的科學（物理和化學的科學）在這個危機中遭受了崩潰，如果這個危機奪去了它們的在自然認識方面的一切意義而使它們降落到在技術上有用的匱方底地位，那末，結果在邏輯上和思想上就一定會引起完全的變革。於是物理學就失去一切教育價值；它所代表的實證科學底精神就變成虛偽的和危險的。科學只能提供實用的匱方而不能提供現實的知識。『對於實在東西的認識，必須用其他的手段去尋求。……必須採取另外的途徑，必須回到主觀的直觀，回到對於實在的神祕感覺，一句話，回到玄祕的、大家認為是被科學奪去了的東西』（第一九頁）。

作為一個實證論者，這位作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而物理學底危機是暫時的。李伊怎樣從馬赫、普恩凱萊及其一夥身上清洗掉這些結論，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現在我們只限於確定『危機』底事實和它的意義。從我們所引用的李伊底最後幾句話裏，可以明白地看出哪些反動分子曾經利用並且尖銳化這個危機。李伊在他的著作底序言裏率直地說：『十九世紀末年底信仰主義的與反理性的運動』力圖『以現代物理學底一般精神

爲依據』（第一一頁）。在法國那些認爲信仰高於理性的人們被叫作信仰主義者（是從拉丁文 *fides*, 即信仰這個字眼來的）。反理性主義乃是一種否定理性底權利與要求的學說。因此，在哲學方面，『現代物理學危機』底本質是在於：舊物理學認爲自己的理論是『物質世界底實在的認識』，即客觀的實在底反映。物理學中的新潮流認爲理論不過是實踐的符號、記號、標幟，即否定不依賴於我們意識而存在的並爲我們意識所反映的客觀的實在底存在。要是李伊抱持着正確的哲學術語，那他就應該說：以前的物理學所本能地接受了唯物論的認識論，曾經被唯心論和不可知論的認識論所代替，而信仰主義不願唯心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底意願却利用了這個代替。

但是李伊並沒有把構成危機的這個代替，表象得來好像一切新物理學都是反對一切舊物理學家似的。不。他指出：現代物理學家按其認識論傾向可分爲三個學派：能論或概念論 (*Conceptuelle*)——從概念、純粹觀念這個字眼來的) 學派。機械論或新機械論學派——絕大多數的物理學家依然抱持着這個學派——以及在這兩者之間的批判論學派。馬赫和杜恆屬於第一個學派，普恩凱萊屬於第三個學派，舊物理學家基爾霍夫、黑爾姆霍茲、湯姆生(克爾文爵士)、麥克斯威爾，以及新物理學家拉摩爾、洛倫茲屬於第二個學派。從李伊下列的話裏可以看出這兩個基本路線（因爲第三個不是獨立的，而是中間

的) 底本質是在什麼地方：

『傳統機械論建立了物質世界底體系』。它的物質構造底學說以『在質上是同質的和同一的要素』爲出發點，並且這些要素應當看作是『不變的、不可入的』等等。物理學『用實在的材料和實在的水門汀建造了實在的建築物』。物理學家拿着着物質的要素，它們的作用底原因與方式，它們的作用底實在的規律』(第三三——三八頁)。「這種對物理學觀點底改變就在於：拋棄了理論底本體論的意義和異常地強調了物理學底現象論的意義」。概念論的觀點從事於『純粹的抽象』。「它追求着那盡可能排除物質底假說的純粹抽象的理論」。「能底概念變成了新物理學底地基 (substructure)」。所以概念論物理學常常可以叫作能論物理學」。雖然這個名稱並不適用於，例如，像馬赫這樣的概念論物理學底代表者(第四六頁)。

李伊把能論與馬赫主義混同起來，這當然是完全不正確的；同樣地，他確信新機械論學派不管與概念論者有着怎樣的差歧却也是走向現象論的觀點(第四八頁)，這也是不正確的。李伊底『新』術語沒有闡明問題，反而模糊問題，可是爲了讓讀者知道『實證論者』對於物理學底危機的看法，我們是不能避免它的。就問題底本質講來，『新』學派對於舊觀點的對立，如讀者所能深信的，是與上面引證過的克萊恩彼得對於黑爾姆

霍茲的批判完全符合的。在介紹各個不同的物理學家底觀點時，李伊在他的敘述中反映着他們的哲學觀點底全部不確定性與動搖性。現代物理學危機底本質是在舊規律與基本原理底崩潰，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底拋棄，即是，唯心論與不可知論之代替了唯物論。『物質消滅了』——這可以表現許多特殊問題上的基本的和典型的困難，這個困難造成了這個危機。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個困難。

二 「物質消滅了」

在現代物理學家關於最新發現的描述中，我們的確確可以遇到這樣的一句話。例如，烏爾維奇在他的『科學底進化』一書中把關於物質的新理論的一章標題為：『物質是存在的嗎？』。『原子非物質化了，——他在這一章裏說道，——物質消滅了』^①。爲了看出馬赫主義者怎樣輕易地從這點作出根本的哲學結論來，我們且舉出瓦倫廷諾夫

① L. 烏爾維奇，『科學底進化』，巴黎，一九〇八年，第六三，八七，八八各頁。並

參看他的論文『物理學家關於物質的觀念』，載一九〇八年的『心理學年鑑』。

爲例。他寫道：「世界底科學說明『只有在唯物論裏』才能得到堅固的基礎，——這個說法只不過是一種虛構，並且是一種荒謬的虛構」（第六七頁）。他把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學家利希當作這種荒謬虛構底破壞者而引證出來，這個意大利物理學家說：電子論『與其說是電氣底理論，毋寧說是物質底理論；新體系簡直是以電氣代替物質』（利希，『物理現象底現代理論』，萊比錫，一九〇五年，第一三一頁。有俄譯本）。引用了這些話以後（第六四頁），瓦倫廷諾夫先生就大叫道：

『爲什麼利希讓自己這樣地侮辱神聖的物質呢？也許因爲他是唯我論者、唯心論者、資產階級的批判主義者、經驗一元論者、或甚至比這更壞的什麼嗎？』

這個在瓦倫廷諾夫先生看來似乎是對唯物論者的惡毒得要命的評語，只不過顯示了他在哲學唯物論問題上的少女似的天真而已。哲學唯心論與『物質底消滅』之間的現實的聯繫是在什麼地方，這是瓦倫廷諾夫先生所絕對不理解的。他跟着現代物理學之後所說的那個『物質底消滅』，是與唯物論和唯心論之認識論上的差別毫無關係的。爲了闡明這點，我們且舉出最澈底和最明白的馬赫主義者之一畢爾生來。物理世界對於他是一些感性知覺底集團。他用下列的圖解來說明『我們對物理世界的認識模型』，同時附上條件說這個圖解沒有注意大小底比例（『科學入門』，第二八二頁）：

以太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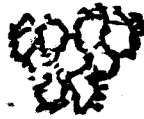
第一原子

化學原子

分子

質點

物質



爲了使他的圖解簡單化，畢爾生完全省略了以太與電氣或陽電子與陰電子的關係問題。但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畢爾生底唯心論觀點是把「物體」當作感性知覺，並且這些物體之構成於質點，質點之構成於分子，如此等等，是關照着物理世界底模型底變化，而毫不關照着物體是否是感覺底符號或感覺是否是物體底映象的問題。唯物論與唯心論底差別，是在它們對於我們的認識底源泉以及知識（和一般「心理的東西」）與物理世界的關係問題，有着各不相同的解答；至於物質構造問題，原子與電子問題，乃是一種僅僅關照着這個「物理世界」的問題。當物理學家們說：「物質正在消滅」，他們意思是說：在此以前自然科學把它對於物理世界的研究歸結爲三個終極的概念：物質、電氣、以太；現在却僅僅剩下了後兩者，因爲物質已經能夠還元爲電氣，原子能夠說明爲類似於無限小的太陽系，在這個太陽系中陰電子以一定的（並且，如我們曾經看到

的，非常巨大的）速度環繞着陽電子旋轉。因此，物理世界可以還元爲不是幾十種元素，而是兩三種要素（因爲，如物理學家貝拉所說的——李伊，前引書，第二九四——二九五頁，——陽電子與陰電子構成『兩種在本質上不同的物質』）。因此，自然科學走向『物質底統一』（同上）⊖——這就是把許多人都引入了迷途的關於物質底消滅、關於物質之被電氣所代替的說法底現實的內容。『物質正在消滅』——這是意味着我們在此以前所知道的物質底界限正在消滅，我們的認識愈更深入着；從前看起來是絕對的、不變的、根源的那些物質特性（如不可入性、慣性、質量等等），正在消滅，這些特性現在顯示爲相對的、只是物質底某些狀態所固有的。因爲物質底唯一的『特性』——哲學唯物論是與承認這個特性聯繫着的——乃是物質之作爲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外的客觀的。

⊖ 參看洛治，『論電子』，巴黎，一九〇六年，第一五九頁。『物質電子論』，即承認電氣爲『基本的實體』，乃是『哲學家們不斷追求的目標——物質底統一——之在理論上的近似的完成』；再參看利希，『物質底構造』，萊比錫，一九〇八年；J·J·湯姆生，『物質粒子論』，倫敦，一九〇七年；朗其文，『電子物理學』，載『一般科學評論』，一九〇五年，第二五七——二七六頁。

實在的特性。

● 一般馬赫主義與馬赫主義新物理學底錯誤是在於：它們忽視了哲學唯物論底這個基礎以及形而上學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底差別。承認某種不變的要素、「物底不變的本質」等等，並不是唯物論，而是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因此，狄慈根強調着：「科學底對象是無限的」，不僅無限大的東西，而且「最小的原子」，都是不可測量的、不可澈底認識的、不可窮盡的，因為「自然在其一切部份上是既沒有開端也沒有結尾的」（『哲學小論文集』，第二二九——二三〇頁）。因此恩格斯舉出他的從煤焦油中發現亞里查林的例子，批判機械的唯物論。爲了從唯一正確的、即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提出問題，我們必須問：電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爲客觀的實在而存在於人的意識之外呢？自然科學家們也一定毫不躊躇地回答這個問題並且經常回答說是的，正如他們毫不躊躇地承認自然存在於人之前和有機物質之前一樣。這樣一來，問題就是有利於唯物論而解決了，因爲物質底概念，如我們已經講過的，除了是不依賴於人的意識並且爲人的意識所反映的客觀實在之外，在認識論上並不意味着別的什麼。

但是辯證唯物論堅持任何關於物質構造及其特性的科學命題底近似的、相對的性質，堅持自然中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堅持運動着的物質之從一種狀態轉化爲另一種，是

我們的觀點看來彷彿是與它不可調和的狀態、諸如此類。不管不可秤的以太之變化爲可秤的物質以及可秤的物質之變化爲不可秤的以太，從『常識』底觀點看來是如何地奇妙，不管電子之除了電磁的質量以外就沒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如何地『奇怪』，不管力學的運動規律之只限於自然現象底一個領域並且服從於電磁現象底更深奧的規律是如何地奇異，以及諸如此類，——這一切都不過是辯證唯物論底更一次的確證。新物理學之陷入於唯心論，主要正是因爲物理學家們不知道辯證法。他們反對形而上學的（在恩格斯所說的意義下，而不是在實證論者、即休謨主義者所說的意義下）唯物論與它的片面的『機械性』，——而在這樣作的時候，他們把水和小孩子從浴盆裏一起傾倒掉了。在否定迄今已知的物質底元素與特性之不變性時，他們滾落到了否定物質，即否定物理世界底客觀的實在性。在否定一些最重要和基本的規律底絕對性質時，他們滾落到了否定自然中的一切客觀的規律性，宣稱自然底規律是單純的約束、『期待底限制』、『邏輯的必然性』，諸如此類。在堅持我們知識底近似的、相對的性質時，他們滾落到了否定不依賴於認識並爲這個認識所近似地——忠實地、相對地——正確地反映的客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波格唐諾夫在一八九九年關於『物底不變的本質』的議論，瓦倫廷諾夫和尤世凱維

奇關於「實體」的議論等等，——這一切都是對辯證法的無知底結果。從恩格斯底觀點看來，只有一點是不變的，即人的意識（當人的意識存在着的時候）之反映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着和發展着的外間世界。在無聊的教授哲學所描述的意義之下的任何其他的不變性」、任何其他的「本質」、任何其他的「絕對的實體」，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都是不存在的。物底「本質」或「實體」也是相對的；它只是表現着人對於客體的認識底深化；如果這個深化在昨天還沒有超過原子，在今天還沒有超過電子和以太，那末辯證唯物論堅持着人底日益進步着的科學在認識自然上的這一切里程。底暫時的、相對的、近似的性質。電子像原子一樣是不可窮盡的，自然是無限的，可是它無限地存在着。就是這個對於自然在人底意識與感覺之外的存在的唯一斷然的、唯一無條件的承認，把辯證唯物論與相等論的不可知論和唯心論區別開來了。

我們且引證兩個例子來說明新物理學是怎樣不自覺地和本能地動搖於資產階級學者們至今還不知道的辯證唯物論與那帶着不可避免的主觀主義的（而進一步則是直接地信仰主義的）結論的現象論之間。

就是瓦倫廷諾夫先生不能把自己感到興趣的唯物論問題向之請教的這個利希，在他的那本書底序言裏寫道：「電子或電氣原子究竟是什麼東西，這至今還是一個玄秘；但

是不管怎麼，這個新學說也許注定了會及時地獲得不小的哲學的意義，因為它達到關於可稱的物質底構造的完全新的前提，並且竭力把外間世界底一切現象歸之於一個共同的源泉。

「從現代底實證論的與功利主義的傾向底觀點看來，這種好處也許是不重要的，而理論可以被認為首先是一種方便地整理和排列事實的手段，是一種探求更進一步的現象的嚮導。但是如果從前也許是過於信賴人的精神能力，把掌握一切物底終極原因看得過於容易，那末現在却有一種陷於相反的錯誤的傾向」（前引書，第三頁）。

爲什麼利希在這裏要把自己與實證論的和功利主義的傾向劃分開來呢？因爲他顯然地沒有任何一定的哲學觀點，本能地堅持着外間世界底實在性並且堅持着承認這點；新理論不僅是「方便」（普恩凱萊），不僅是「經驗符號」（尤世凱維奇），不僅是經驗底「和諧」（波格唐諾夫）以及其他的這類主觀主義的遁辭，而且是在認識客觀實在上的更進一步。如果這位物理學家知道辯證唯物論，那末他的對於與舊的形而上學唯物論相反的錯誤所下的判斷，也許就會成爲正確的哲學底出發點。但是這些人底整個生活環境，使他們遠離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且把他們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學底懷抱裏去了。

李伊也是絕對不知道辯證法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在現代物理學家中間，有

「機械論」(即唯物論)傳統底繼承者。在「機械論」底道路上走着的，——他說道，——不僅是基爾霍夫、赫爾茲、波爾茨曼、麥克斯威爾、黑爾姆霍茲和克爾文爵士。「純粹的機械論者，在某些方面比任何人更加激烈的機械論者，以及機械論底最後一言」(Boutissant)底代表者，乃是那些追隨洛倫茲和拉爾摩之後的人們，這些人製定了物質電氣論，竟致否定質量底不變，宣稱它是運動底機能。所有這些人都是機械論者，因為他們都把實在的運動作為出發點」(李伊底着重點，第二九〇——二九一頁)。

「……倘使洛倫茲、拉爾摩和朗其文(Langevin)底新假說，被實驗證實了，並且獲得了使物理學體系化的充分堅固的基礎，那末，無疑地，現在的力學規律就會依存於電磁學規律；力學規律就會成為特殊的場合，局限於嚴格地規定的界限之內。質量不變與我們的慣性原理就會只適用於物體底中等速度——所謂「中等的」這一術語是對我們的感官以及構成我們日常經驗的現象而言的。力學底一般改造就會成為必然的，因而作為體系的物理學底一般改造也就會成為必然的。」

「這是不是說要放棄機械論了呢？決不是的。純粹機械論的傳統將會繼續保存，機械論將會依照其發展底正常道路而前進」(第二九五頁)。

「電子物理學，按其一般精神說來是應該歸於機械論理論中的，力圖以自己的……」

化加諸全部物理學。這種電子物理學，雖然它的基本原理不是由力學中而是由電氣理論底實驗資料中取得的，可是按其精神說來却是機械論的，因為：（一）它使用形象的（figures）、物質的要素來表示物理的特性及其規律；它以知覺底術語來表現自己。

（二）如果它沒有把物理現象看作力學現象底特殊場合，那末，它是把力學現象看作物理現象底特殊場合。因此，力學規律仍然與物理學規律直接地聯繫着；力學概念仍然是與物理——化學概念同一種類的概念。在傳統機械論裏，這些概念是比較緩慢的運動底模寫（calques），這些運動由於是既知的和可以直接觀察的，就被認為是一切可能的運動底典型。新的實驗曾經指出：必須擴大我們關於可能的運動的表象。傳統力學仍然完全沒有被破壞，但是它們在已經應用於比較緩慢的運動……對於巨大的速度，有不相同的運動規律。物質還元為電氣質點，原子底最後要素……（三）運動，在空洞的位置移動，仍然是物理學理論底唯一形象的（figure）要素。（四）最後——從物理學一般精神底觀點看來，這是比其他一切考慮更重要的考慮——對物理學、對它的方法、對它的理論及其與經驗的關係的觀點，仍然是與機械論底觀點、與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物理學理論是絕對等同的』（第四七頁）。

我把李伊底這一大段話完全引了出來，是因為他不斷地想法避開「唯物論的形而上

學」，使得我們不可能用任何別的方法來敘述他的論斷。但是不管李伊和他所說的物理學家們怎樣排斥唯物論，然而傳統力學是緩慢的實在的運動底模寫，新物理學是巨大速度的實在的運動底模寫，這依然還是無疑問的。承認理論是模寫，是客觀實在底近似的複寫，——這就是唯物論。當李伊說新物理學家中間有着「對概念論的（馬赫主義的）與能論的學派的反動」的時候，當他把電子論物理學家們算作這種反動底代表者的時候（第四六頁），我們就有着我們所能希望的對於下面事實的最好的確證：據事情底本質說來，鬥爭是在唯物論傾向與唯心論傾向之間進行着。只是不可忘記：除了一切有教養的市儈們底反對唯物論的一般偏見之外，最特出的理論家們表現出對辯證法的完全無知。

三 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可設想的嗎？

哲學唯心論之利用新物理學，或新物理學之產生唯心論的結論，並不是由於發現了物質和力、物質和運動底新種類，而是由於企圖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在本質上就沒有考察這個企圖。他們不願意恩格斯底這個論斷：「沒有物質的運動是不可設想的」。以·狄慈根在一八六九年他的著作「人的頭腦勞動底本質」裏就說出了

與恩格斯相同的思想，——雖然仍是有着他自己的「調和」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通常的糊塗的企圖。我們且丟開這些企圖不說，這些企圖在很大程度內是可以以狄慈根係與布赫納底非辯證的唯物論爭論這點來說明的；我們且考察狄慈根自己對於我們目前所關心的問題的說法吧。「唯心論者希望有，——狄慈根說道，——沒有特殊的一般，沒有物質的精神，沒有物質的力，沒有經驗或沒有材料的科學，沒有相對的絕對」（『人的頭腦勞動底本質』，第一〇八頁）。這樣，狄慈根把分離運動與物質、力與物質的企圖同唯心論聯繫起來，他把這種企圖與分離思想與頭腦的企圖並列起來。「利俾喜，——狄慈根繼續道，——喜歡離開自己的歸納科學走向哲學思辨方面，在唯心論底精神下說道：『力是不能看見的』（第一〇九頁）。『心靈論者或唯心論者相信力底精神的、即幽靈似的、不可說明的本質』（第一一〇頁）。『力與物質的對立，其古老一如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對立』（第一一一頁）。『當然，沒有沒有物質的力，也沒有沒有力的物質。沒有力的物質與沒有物質的力都是荒誕無稽的。如果唯心論的自然科學家相信力底非物質的存在，那末在這點上他不是自然科學家，而是……幻覺者』（第一一四頁）。

由此我們看出：四十年前也有準備承認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可設想的自然科學家，而狄慈根把他們叫作『在這點上』的幻覺者。那末，哲學唯心論與分離物質和運動、隔離

物質和力的聯繫是在哪裏呢？難道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在事實上不是「更經濟些」嗎？我們且想像一個澈底的唯心論者，他站在這樣一個觀點上：即整個世界是我的感覺或我的表象（如果認為是「不屬於任何人的」感覺或表象，那也只改變了哲學唯心論底種類，而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唯心論者也不想否定：世界是運動，即我的思想、表象、感覺底運動。關於什麼東西在運動着的問題，唯心論者拒絕回答，並且認為是荒謬的：發生的是我的感覺底交替，我的表象消滅着與出現着，僅此而已。在我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在運動着」——這就夠了。再想像不出比這更「經濟的」思惟了。而且任何證明、任何三段論法、任何定義，都是不能夠駁倒唯我論者的，如果他澈底地堅持他自己的觀點的話。

唯物論者與哲學唯心論信奉者之間的基本差別是在於：唯物論者認為感覺、知覺、表象、以及一般地人的意識乃是客觀實在底映象。世界是為我們的意識所反映的這個客觀實在底運動。在我之外的物質底運動是與表象、知覺等等底運動相適應的。物質這個概念，除了在感覺中給與我們的客觀實在之外，並不表現任何其他的東西。因此，把運動同物質割離，就等於把思惟同客觀實在割離，把我的感覺同外間世界割離，就是說，轉移到唯心論方面。通常用以否定物質和承認沒有物質的運動的手法是在於：不提物象

對思想的關係。把事情看作似乎是沒有這個關係似的，然而實際上却偷偷地把它運進來；在議論開始時是沒有說出來的，可是在以後却多少不知不覺地洩露出來了。

物質消滅了，——人們向我們說，希望由此作出認識論上的結論來。那末思想還存在嗎？——我們問道。如果不存在了，如果隨着物質底消滅，思想也消滅了，隨着頭腦與神經系統底消滅，表象和感覺也消滅了，那末，這就是說，一切都消滅了，你們的議論作爲任何一種『思想』（或思想不足）底標本也消滅了！如果是存在的，如果假定物質消滅了而思想（表象、感覺等等）沒有消滅，那末，這就是說，你們祕密地轉移到哲學唯心論底觀點上去了。那些爲着『經濟』的緣故而希望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的人們，總是會達到這一步的，因爲他們不出聲地，即以繼續自己議論的方法，承認思想在物質消滅之後的存在。這就是說，將用極其簡單的或極其複雜的哲學唯心論爲基礎，如果事情公開地歸結於唯我論（我存在着，整個世界只是我的感覺），那就是極其簡單的哲學唯心論；如果不用有生命的人底思想、表象、感覺而代之以死的對象；不屬於任何人的思想，不屬於任何人的表象，不屬於任何人的感覺，一般的思想（絕對理念，宇宙意識等等），作爲不確定的『要素』的感覺，代替全部物理的自然的『心理的要素』以及其他等等，那就是極其複雜的哲學唯心論。在哲學唯心論底變種中，可以有一千種不

同的色調，並且總是可以創造出第一千零一種不同的色調來的；而對於這個第一千零一種的小體系（例如，經驗一元論）底創始者，它與其餘的體系的區別也許顯得是重大的。從唯物論底觀點看來，這些區別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發點，重要的是，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的這種企圖，是祕密地輸入同物質割離了的思想，——而這就是哲學唯心論。

因此，例如，英國的馬赫主義者畢爾生，最顯明、最澈底、最厭惡玩弄詞句的馬赫主義者，在他的著作底專論『物質』的第七章中，率直地以其有特徵的標題——『萬物都運動着——但只在概念中』（“All things move, but only in conception”）——的一節開始。『就知覺底領域說來，關於什麼在運動以及它爲什麼運動，這是無聊的問題（It is idle to ask）』（『科學入門』，第二四三頁）。

也是因此，在波格唐諾夫那裏，他的哲學厄運開始於他認識馬赫之前，開始於他相信偉大的化學家與渺小的哲學家奧斯特瓦爾得底說法：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可設想的。回顧一下波格唐諾夫哲學發展底這個過去了很久的插曲，是特別適合的，因爲在說到哲學唯心論與新物理學中若干傾向之聯繫時，是不能忽視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的。

『我們已經說過，——波格唐諾夫在一八九八年寫道，——十九世紀沒有能夠最終

地解決「物底不變的本質」這個問題。這個本質，在「物質」底名稱下，甚至在這個世紀最前進的思想家底世界觀中，也演着重要的角色」……（「歷史觀底基本要素」，第三八頁）。

我們已經說過：這是觀念糊塗。承認外間世界底客觀實在性，承認永遠運動着和永遠變化着的物質在我們意識之外的存在，在這裏和承認物底不變的本質混淆起來了。不能說波格唐諾夫在一八九九年沒有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入「先進的思想家」中間。但是他顯然沒有理解辯證唯物論。

「……在自然底過程中，普通總是劃分為兩方面：物質及其運動。不能說「物質」這一概念是以極大的明確性而顯著。對於「什麼是物質」這個問題——不容易給以滿意的答覆。人們把物質下定義為「感覺底原因」或「感覺底恆久可能性」；但是，顯然地，這裏把物質與運動混淆在一起了……」（第三八頁）。

顯然地，波格唐諾夫底議論是不正確的。不僅是他把唯物論之承認感覺底客觀源泉（「感覺底原因」這個說法是不明確的）與彌爾之不可知論的物質定義（感覺底恆久可能性）混淆起來了。在這裏基本的錯誤是：這個著作已經走近了感覺底客觀源泉是否存在的問題，然而又中途拋棄了這個問題，跳到另一個問題，即沒有運動的物質是否存在的

問題。唯心論者可以認為世界是我們感覺底運動（即使是社會地「組織起來的」或最高度地「和諧的」）；唯物論者可以認為世界是我們感覺底客觀源泉底運動、我們感覺底客觀模型底運動。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可以承認沒有運動的物質底存在（即使是暫時的、在「最初衝擊」之前的）。辯證的唯物論者不僅認為運動是物質底不可分離的特性，並且反駁對於運動的簡單化的觀點等等。

「……最精確的定義也許是這樣：「物質是運動着的東西」；但是這是如此沒有內容，正如說物質是句子底主詞，「運動」是句子底賓詞一樣。可是事情也許是在於：在靜力學時代裏，人們習慣於在主詞底作用上看到某種必然地堅固的東西、某種「對象」；而像「運動」這種對靜力學思惟不方便的東西，他們只容忍其為賓詞，為「物質」底屬性之一」（第三八——三九頁）。

這可有些像阿基謨夫對於火星派^①的責難了，說他們的綱領中沒有主格的無產階級

① 「火星」報是非法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形成時期的中央機關報。列寧是這個報紙和它的運動精神底主要領導者，直到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這個黨分裂為布爾什維

克與孟什維克為止。——英譯本註

字樣！說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或者說世界是物質的運動，這於事情毫無變化。

「……但是能應該有它的負荷者呀！——物質底信奉者們說。爲什麼呢？——奧斯特瓦爾得合理地問。難道自然必須包含着主詞與賓詞嗎？」（第三九頁）。

這個在一八九九年令波格唐諾夫如此喜歡的奧斯特瓦爾得底回答，不過是詭辯而已。可以反問奧斯特瓦爾得：難道我們的判斷必須由電子和以太組成嗎？事實上，在思考上從『自然』中排除掉作爲『主詞』的物質，就意味着緘默地承認思想是哲學上的『主詞』（即某種第一性的、出發點的、不依存於物質的東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詞而是感覺底客觀源泉，而感覺則變成了『主詞』，就是說，哲學變成了貝克萊主義的哲學，不管感覺這個名詞以後化裝得怎樣。奧斯華爾得底得全圖與『能』這個名詞底不確定的應用，來避開這個不可避免的哲學上的兩者擇一（唯物論或唯心論），然而正是這個全圖再及地表明了這種詭計底無用。如果能是運動，那末你們只是把困難從主詞移到賓詞，你們只是把『物質是運動的嗎？』這一問題改變爲『能是物質的嗎？』另一問題。能底轉化是發生在我的意識之外，不依存於人和人類的嗎？或者這只是觀念、符號、約束的記號等等呢？在這個問題上，『能論』哲學，這個用『新術語』遮蓋認識論上的舊錯誤的企圖，就碰得頭破血流了。

這裏是能論哲學家奧斯特瓦爾得如何糊塗不堪的幾個例子。在他的『自然哲學講義』○序言裏他宣稱：他認為『如果把物質與精神這兩個概念包攝在能這個概念之中，就會簡單地和自然地排除掉結合這兩個概念的古老的困難，那末，這是一個巨大的收穫』。這不是一個收穫，而是一個損失，因為把認識論的研究（奧斯特瓦爾得沒有明白地意識到他所提出的正是認識論問題而不是化學問題！）引導到唯物論的方向或引導到唯心論的方向這個問題，並沒有因為任意地使用『能』這個名詞而得到解決，反而因此更加混亂了。當然，如果把物質與精神『包攝』在這個概念之中，那末在詞句上這個對立是消滅了，這是無疑問的，但是關於山神與家鬼的學說底荒謬，並不因為我們叫它作『能論』而就消滅了。在奧斯特瓦爾得底『講義』第三九四頁上我們讀道：『一切外間現象可以表現為能的過程，這是可以下列事實最簡單地說明：我們的意識過程本身是能的，並且把自己的這種特性刻印（*andragen*）在一切外間現象上面』。這是純粹的唯心論：不是我們的思想反映外間世界中的能底轉化，而是外間世界反映我們的意識底『特性』！美國哲學家希本指出奧斯特瓦爾得講義底這一段和其他類似的幾段，很恰

○ 奧斯特瓦爾得，『自然科學講義』，第二版，萊比錫，一九〇二年，第八頁。

當地說道：奧斯特瓦爾得「在這裏出現於康德主義底衣裝中」；外間世界底現象之可說明性，是從我們的心底特性中導引出來的！「顯然地，——希本說道，——如果把能底最初概念下定義爲它是包涵着心理的現象的東西，那末這就不再是科學界、甚至能論者本身所公認的簡單的能底概念了」○。自然科學把能底轉化看作是不依存人底意識和人類經驗的客觀過程，就是說，唯物論地觀察它的。就是奧斯特瓦爾得本人，在許多場合上，甚至也許在極大多數場合上，所謂能也是指物質的運動。

因此發生了這樣奇特的現象：奧斯特瓦爾得底弟子波格唐諾夫，在變成了馬赫底弟子之後，就開始非難奧斯特瓦爾得，不是因爲他沒有澈底地堅持對於能的唯物論觀點，而是因爲他承認對於能的唯物論觀點（有時候甚至把它作爲基礎）。唯物論者批評奧斯特瓦爾得，因爲他陷入了唯心論，因爲他企圖調和唯物論與唯心論。波格唐諾夫從唯心論的觀點批判奧斯特瓦爾得。在一九〇六年他寫道：「……敵視原子論的、然而在其餘各點上却與舊唯物論有很深血緣關係的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引起了我的最熱烈的

○ 希本，『能論底學說及其哲學地位』，載『一元論者』，第一三卷，一九三〇年，四月，第三一九頁。

同情。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他的「自然哲學」底重大矛盾：當他多次地強調「能」這個概念底純粹性時，他自己有許多場合上就沒有堅持這點。他時常把「能」從經驗事實和經驗底質料中抽離出來，變為經驗底質料，「世界底物質」(『經驗一元論』，第三卷，第拾陸——拾柒頁)。

能是純粹的符號！自後波格唐諾夫可以隨自己高興去和「經驗符號論者」尤世凱維奇，「純粹馬赫主義者」、純粹批判論者等等進行多少次論爭，——從唯物論觀點看來，這不過是相信黃色魔鬼的人們與相信綠色魔鬼的人們之間的論爭。因為重要的不是波格唐諾夫與其他馬赫主義者的區別，而是他們的共同點：唯心論地解釋「經驗」與「能」，否定客觀的實在。可是人底經驗却正在於對客觀實在的適應上，唯一科學的「方法論」和科學的「能論」却正在於對客觀實在的模寫上。

「世界底材料對於它(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是無足輕重的；不論舊唯物論，不論汎心理主義(即哲學唯心論?)都可以與它完全並存的」(第拾柒頁)。波格唐諾夫離開混亂的能論，並不是取道唯物論的途徑，而是取道唯心論的途徑。……「當「能」表象為實體，那末這無非是減去了絕對原子的舊唯物論，——加上了在存在底連續性底意義下的修正的唯物論而已」(同上)。是的，波格唐諾夫離開了「舊」唯物論，即自

然科學家們歷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然而他不是走向他在一九〇六年正如在一八九九年一樣所不瞭解的辯證唯物論，而是走向唯心論與信仰主義，因為對於能底『方法論的』概念，對於能之被解釋爲『經驗事實相互關係底純粹符號』，沒有一個現代信仰主義底有教養的代表者，沒有一個內在論者，沒有一個『新批判論者』等等是會反駁的。如果看一看我們在上面已經極爲熟習了的卡盧斯，——那末你們就會看到這個馬赫主義者完全是波格唐諾夫式地批判奧斯特瓦爾得的：『唯物論與能論，——卡盧斯寫道，——無條件地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一元論者』，第一七卷，一九〇七年，第四期，第五三六頁）。『唯物論是極少啓導我們的，當它告訴我們說：一切是物質，物體是物質，思想不過是物質底機能。奧斯特瓦爾得教授底能論也是同樣地糟糕，當它告訴我們說：物質是能，心靈不過是能底因素』（第五三三頁）。

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充分地證明着：一個『新』術語會怎樣迅速地成爲時髦，以下列事實會怎樣迅速地顯示出來，即表現方式底稍微改變是絲毫也不能排除基本哲學問題和基本哲學方向的。在『能論』這一術語中同樣地也可以表現唯心論與唯物論（當然澈底的程度不一），正如『經驗』等等術語一樣。能論的物理學是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的新的唯心論企圖底源泉。這一企圖是由於以前認爲不可分解的物

實質點底分解，以及前所未見的物質運動形態底發見。

四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英國心靈論

爲了具體表明新物理學的各種結論在現代文獻中所掀起的哲學論爭，我們將讓若干直接參加『戰鬥』的人們自己講話，並且從英國人開始。物理學家魯克爾從自然科學家底觀點擁護一種方向，哲學家瓦德從認識論底觀點擁護另一種方向。

在一九〇一年格拉斯哥舉行的英國自然科學家年會上，物理學組組長魯克爾挑選了物理學說底價值問題，原子底存在、特別是以太底存在所引起的疑惑問題，作爲他的演講底題目。演講人引證了曾經提出這個問題的物理學家普恩凱萊與波因廷（符號論者或馬赫主義者底英國同志），提到了哲學家瓦德，論及了赫克爾那本有名的著作，並且企圖說明他自己的觀點①。

① 一九〇一年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英國協會。魯克爾教授底主席演講載於『美國科學副刊』，一九〇一年，第一三四五與一三四六兩期。

「爭論的問題是在於，——魯克爾說道，——那些作為最流行的科學理論底基礎的假說，是應當看作是我們周圍的世界構造底確切描述呢，或者只是一種方便的虛構呢？」（用我們與波格唐諾夫、才¹世凱維奇及其一夥進行論爭所使用的術語講來：它們是客觀實在底複寫、運動着的物質底複寫呢？或者只是「方法論」、「純粹符號」、「經驗底組織形態」呢？）。魯克爾同意：實際上這兩種理論可以是沒有差別的；一個只查看地圖或圖表上的藍色線條的人能夠確定河流底方向，正如一個知道藍色線條代表着現實的河流的人能夠確定它一樣。從方便的虛構底觀點看來，理論是「幫助記憶」，在我們的觀察中「建立秩序」，使它們適應於某一個人為的體系，「整理我們的知識」，把它們化為方程式，諸如此類。例如，可以限於宣稱熱是運動或能底一種形態，「這樣，就把運動着的原子底生動圖畫變為熱能底毫無色彩的（colourless）陳述，而熱能底實在本性我們是沒有企圖下定義的」。雖然完全承認在這個道路上也有巨大科學成功底可能性，魯克爾「却敢於斷言：這種策略體系不能認為是科學在為真理而鬥爭中的最後一言」。問題還是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能否從物質所表現的現象中推論出物質本身底構造呢？」「我們有沒有理由去假定：科學所已經提出的理論概要，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理底複寫而不是真理底簡單圖表呢？」。

在分析物質構造的問題時，魯克爾把空氣作為例子，說到空氣由氣體構成，科學分解『任何基本的氣體為各種原子與以太底混合物』。但是在這裏，——他繼續說，——有些人向我們叫喊：『站住』；分子與原子是看不見的，它們作為『單純概念』（*mere conceptions*）『是有用的，可是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實在』。魯克爾引證科學發展中的無數例子之一以排除這個反駁。這個例子是：土星之環從望遠鏡觀察起來顯得是連續不斷的塊團。數學家曾以計算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並且分光景的分析確定了這個依據計算而得出的結論。另一個反駁是：人們給原子與以太硬加上我們感官在普通物質中沒有顯示給我們的特性。魯克爾引證氣體與液體底擴散這類例子，同樣也排除了這個反駁。許多的事實，觀察和實驗證明着：物質是由許多單個的質點和粒體構成的。這些質點和原子是否與它們四周的『根元媒質』、『基本媒質』（以太）完全不同，或者它們是處在特殊情況下的這個媒體底一部份，——這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可是它並沒有牽涉到原子存在論本身。反對經驗底指示，先驗地否定與普通物質（原子與以太）不同的『準物質的實體』底存在，這是沒有根據的。特殊的錯誤在這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科學資料底總和對原子與分子底存在是毫無懷疑餘地的。

其次，魯克爾指出了關於原子是由帶有陰電的粒子（微體、電子）構成的各種新材

料，並且指明關於分子底大小的各種實驗和計算底結果之類似：『第一個近似值』是直徑約一公厘底百萬分之一。略去魯克爾底特別的考註和他對新活力論的批判，我們且指出他的結論：

『那些輕視直到如今曾領導科學理論前進的思想的人們，常常以爲：除了兩種對立的論斷之外，別無選擇。一個論斷是：原子與以太不過是科學的想像底虛構；另一個論斷是：現在尚不完善的原子與以太底力學理論，如果達到完善的境地，就會給我們關於實在的充分而又確切的表象。依我看來，中間的道路還是有的』。一個人在黑暗的屋子裏只能憑其模糊地辨識出東西來，但是如果他沒有被傢具所絆倒，沒有把穿衣鏡當作房門而向之走去，那末他還是正確地看見某些東西的。因此，我們不必放棄除了洞察自然表而之外還要更加深入的自負，也不必自負我們已經完全揭露了我們四周的世界底玄秘。

『可以承認：我們還不曾描繪出關於原子底本性、關於原子存在於其中的以太底本性的完整的圖畫；可是我曾力圖指明：不管我們的某些理論底近似的 (tentative) 按實義講，摸索的 (性質)，不管許許多多的顯著的困難，原子論……在主要的基礎上，是正確的；原子不僅是數學家 (puzzled mathematicians) 底扶助概念 (aids)，而且是物理的實在』。

魯克爾這樣結束了他的演講。讀者看得出來：演講人沒有提到認識論，可是實質上他無疑地是以大批自然科學家底名義擁護着自發的——唯物論的觀點的。他的立場底本質是：物理學底理論是客觀的實在底（日益正確的）模寫。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我們對它的認識是日益深刻的。魯克爾哲學底不正確性，是從不必要地擁護以太運動底『力學的』（爲什麼不是電磁學的？）理論以及不理解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相互關係中產生出來的。這個物理學家所缺少的只是辯證唯物論底知識（當然，如果不算上那些使英國教授們不得不自稱爲『不可知論者』的很重要的世俗的考慮）。

我們現在且看一看心靈論者瓦德是怎樣批判這個哲學的。『……自然主義不是科學，——他寫道，——作爲它的基礎的自然力學論，也不是科學。……但是，雖然自然主義與自然科學，宇宙力學論與作爲科學的力學，在邏輯上是各不相同的，可是兩者在第一眼看來是很相似的，而且在歷史上是密切地聯繫着的。自然科學與唯心論或心靈論方向的哲學之間並沒有什麼混同底危險，因爲這類哲學必然包含着對自然科學所不自覺地作出來的認識論前提的批判……』○。對呵！自然科學不自覺地承認它的學說是客觀

○ 瓦德，『自然主義與不可知論』，第一卷，一九〇六年。

的實在底反映，而且只有這樣的哲學才能與自然科學相容！『……自然主義就不問了，它像科學本身一樣，在認識論上是天真無知的。事實上，像唯物論一樣，自然主義不過是那被看待爲形而上學的物理學。……無疑地，自然主義較之唯物論是較少獨斷些，因爲它對終極的實在底本性作了不可知論的保留；但是它堅決地擁護這個「不可知的東西」底物質方面之優先地位』。

唯物論者把物理學看待爲形而上學！十分熟習的論證。承認在人之外的客觀實在，被稱爲形而上學。心靈論者在對唯物論的這種責難上是與康德主義者和休謨主義者一致的。這是可以理解的：不排除人人周知的物自體、物體、對象底客觀實在性，就不可能給在累姆基底精神下的「實在的概念」掃清道路！……

『……當如何更好地系統化全部經驗』（瓦德先生，這是剽竊波格唐諾夫呀！）
『這個在本質上是哲學的問題發生的時候，自然主義者……就斷言我們必須從物理的方面開始。只有這些事實是精確的、一定的、嚴密地聯繫着的；他們告訴我們說：曾經激動人底心靈的一切思想……都可以歸結爲物質與運動底完全明確的再分配』。（第三〇三——三〇四頁）。『這種哲學意義與範圍底斷言是從物理科學』（即自然科學）『中得出的正當結論，——而現代物理學家却還不敢直接斷言這點。但是，他們之中許多人』

認為：誰企圖揭發玄祕的形而上學，揭破宇宙力學論所根據的物理學的實在論，誰就破壞了科學底價值……」（第三〇四頁）。魯克爾也是這樣地看我的哲學的。「……事實上，我的批判」（對於也爲一切馬赫主義者所憎惡的這個「形而上學」的批判）「是完全根據在一個物理學學派——如果可以這樣稱呼他們的話——底結論之上的，這一學派在數目上與影響上都日益增長着，這一學派擯斥了這個差不多是中世紀的實在論。……這個實在論在如此長久期間內沒有碰到反對的意見，以致向它挑戰，在許多人看來就等於提倡科學的無政府狀態。但是懷疑基爾霍夫或普恩凱萊——我從許多著名的人物中只舉出兩個偉大的名字——想要「破壞科學底價值」，這的確是未免過於誇張了！……爲着把他們與我們所公正地稱之爲物理學的實在論者的舊學派分別開來，我們可以稱呼新學派爲物理學的符號論者。這個用語是不完全恰當的，可是它至少可以用來強調現在爲人們所特別關心的這兩個學派底唯一的本質上的區別。爭論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兩個學派當然都是從同一的知覺的（perceptual）經驗出發；兩者都使用細節上相異而本質上相同的抽象的概念體系；兩者都訴諸同一的檢證方法。但是一派以爲它是日益接近於究極的實在，日益把現象丟在背後；另一派以爲它只是用適合於智力作用的概括的敘述圖式去替代（is substituting）複雜的具體的事實。……不管哪一派都沒有侵犯那作爲

關於（瓦德底着重點）物的體系化知識的物理學底價值；物理學底進一步發展與實際應用之可能性，對兩派說來都是同一的。但是兩派底哲學上的（speculative，思辨的）差異是極大的，並且在這點上哪一派是正確的這個問題就成爲重要的了（第三〇三——三〇六頁）。

這個公開和澈底的心靈論者底提出問題的方法，是非常正確和明白的。的確，現代物理學兩個學派底區別，只是哲學的，只是認識論的。的確，基本的差異只是在於：一派承認我們的理論所反映的「究極的」（應當說：客觀的）實在，另一派否定這點，認爲理論不過是經驗底體系化、經驗符號底體系，諸如此類。新物理學發見了物質底新的種類與它的運動底新的形態，就在舊物理學概念崩潰的時候提出了舊的哲學問題。如果屬於「中間的」哲學方向的人們（「實證論者」、休謨主義者、馬赫主義者）不能夠明自地提出爭論的問題，那末公開的唯心論者瓦德却把一切面具都給撕下了。

「……魯克爾用他的開會詞來擁護物理學的實在論，反對普恩凱萊教授、波因廷教授和我自己最近所主張的符號論的解釋」（第三〇五——三〇六頁；在他的著作另一些地方瓦德在這名單上加上了杜恆、畢爾生和馬赫。見第二卷，第一六一、六三、五七、七五、八三及其他各頁）。

「……魯克爾經常說到「精神的圖像」，同時經常聲言原子與以太不過是精神的圖像。這種議論方法事實上是歸結爲下列這點：即在這個場合上，我不能創造其他圖像，因而實在必須和它相像。……魯克爾教授承認可以有不同的精神圖像底抽象的可能性。他甚至承認「我們的某些理論底試驗的（tentative）性質」；他承認許多「未解決的困難」！歸根結底，他所擁護的只是一種作業假說（a working hypothesis），並且是在最近半世紀來大大喪失了權威的作業假說。但是如果物質構造底原子論和其他理論不過是一種作業假說，並且是嚴格地局限於物理現象上面的假說，那末下述的理論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而這個理論是斷言：機械論是一切東西底基礎，它把生活與精神底事實歸約爲從屬的現象，即把生活與精神底事實變成比物質與運動更多現象一些，更少實在一些。這就是宇宙力學論。如果魯克爾教授不率直地擁護它，那末我們和他就沒有任何爭論了」（第三一四——三一五頁）。

認爲唯物論主張意識底「更少」實在性，或者唯物論一定要堅持那作爲運動着的物質的世界之「力學的」圖畫，而不是電磁學的或某種不可測量地更加複雜的圖畫，這當然是完全是荒謬的廢話。但是率直和公開的唯心論者瓦德，却真正奇妙地、比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即糊塗的唯心論者）更妙得多地抓住了「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底弱點，

例如，它之不能闡明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相互關係。瓦德翻了一個跟斗，於是宣稱既然真理是相對的、近似的、只是「摸索着」事情底本質的，那末它就不能反映實在！但是心靈論者却因此非常正確地提出了作爲「作業假說」的原子等等的問題。現代的有教養的信仰主義（瓦德是從自己的心靈論中直接導出信仰主義來的），除了宣稱自然科學底概念是作業假說之外，再也不想要求什麼了。自然科學家先生們，我們將把自然科學交給你們，請你們把認識論、哲學交給我們，——這就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度中的神學者們與教授們同居的條件。

至於說到瓦德把它們與「新」物理學聯繫起來的認識論上的其他各點，我們必須提及他對物質的堅決鬥爭。什麼是物質？什麼是能？——瓦德問道，同時嘲笑假說之多和假說之互相矛盾。是以太或許多以太嗎？——或者也許是某種被人們任意地加上了新的未必有的質的新的「完全液體」嗎！瓦德底結論是：「除了運動之外，我們沒有發見任何確定的東西。熱是運動底形態，彈力是運動底形態，光與磁力也是運動底形態。不僅這樣，甚至質量本身最終也被假定爲某種東西底運動形態，這種東西既不是固體，也不是液體或氣體，它自身既不是物體，也不是物體底聚合體，它不是現象的，也不一定是本體的，它是我們可以把自已的用語加在它身上的真正的 *apáiron*（希臘哲學家底術語，

即不可經驗的、不可認識的。』（第一卷，第一四〇頁）。

這個心靈論者是忠實於自己的，他把運動同物質分離開來。物體底運動，在自然中轉化爲不是那具有不變質量的物體的東西底運動，轉化爲一種未知以太中的未知電荷的未知帶電體底運動，——這種在實驗室裏和工廠裏所實行的物質的轉化底辯證法，在這個唯心論者底眼中看來（正如在一般的公衆底眼中以及在馬赫主義者底眼中看來一樣），不是唯物辯證法底確證，而是反對唯物論的論據：『……作爲公認的（Professad）世界解釋的機械論理論，從力學物理學本身底進步中遭受着致命的打擊』（第一四三頁）。……我們回答道：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而這個物質底運動規律，力學反映其在速度緩慢的場合，電磁學理論反映其在速度迅速的場合。……『擴張的、堅固的、不可破壞的原子，一向總是唯物論宇宙觀底支撐點。但是，使這些觀點感到不幸的是：擴張的原子對於日益增長的知識向它所提出來的要求是不能滿足的（was not equal to the demands）』……（第一四四頁）。原子底可破壞性、原子底不可窮盡性、物質及其運動底一切形態底可變性，一向總是辯證唯物論底支撐點。自然中間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可變動的，表現着我們的心之接近於認識物質，——但是這無論如何不能證明：自然、物質本身，是符號、約束的記號、即我們的心底產物。電子比之原子猶如這本書中

的一個圓點比之於二〇〇呎長、一〇〇呎寬、五〇呎高的建築物底體積（洛治）；電子底運動速度每秒鐘爲二七〇〇〇公里；它的質量隨着它的速度而變化，它每秒鐘旋轉五〇〇億兆次——所有這一切都比舊力學要複雜得多，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物質在空間和時間中的運動。人的智力在自然中曾經發現了許多驚人的東西，並且還將發現更多驚人的東西，因而增加着它對於自然的支配力；但是這不是說，自然是我們的智力或抽象的智力、卽瓦德的「神」、波格唐諾夫的「替代」等等底創造物。

「……作爲實在世界底理論而被嚴格地（rigorously）貫徹的時候，這個理想（卽機械論）底理想，使我們陷入於虛無主義：一切變化都是運動，因爲運動是我們所能認識的唯一的變化，於是那運動着的東西，要爲我們所認識，又一定是運動」（第一六六頁）。……「如我們所力圖表明的，物理學底進步，正就是反對愚昧地信仰物質與運動的最有力的鬥爭武器，是反對承認它們爲究極的（innest）實體而非存在總和底最抽象的符號的最有力的鬥爭武器。……經過赤裸裸的機械論，我們是決不會達到神的」（第一八〇頁）……

唔，這已經完全和「一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一模一樣了！瓦德先生，你應該去請教一下盧那卡爾斯基和尤世凱維奇、巴柴羅夫和波格唐諾夫，他們雖然比你

「羞怯」些，可是宣傳着完全同樣的東西呵！

五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德國唯心論

一八九六年，著名的康德主義者——唯心論者珂亨，以非常得意的態度替朗格所偽造的『唯物論史』第五版作了一篇序言。『理論的唯心論，——珂亨大叫道（第貳陸頁），——已經開始動搖了！自然科學家們底唯物論了，也許不久就會澈底地戰勝它了……』。『唯心論滲透着（Dirchdringung）新物理學……』。『原子論應該讓位於動力學……』。『顯著的轉變是在於：對化學的物質問題的深究，一定會達到原則地克服對物質的唯物論觀點。正如塞利斯完成了物質概念底最初抽象並且把它與關於電子的思辨考察聯繫在一起一樣，電氣理論一定會理解物質上引起最大的變革，並且經過物質轉化爲力，而引導到唯心論底勝利……』（第貳玖頁）。

珂亨像瓦德一樣確定和明白地指出了基本的哲學方向，沒有迷失（像我們的馬赫主義者迷失那樣）於各種能論的、符號論的、經驗批判論的、經驗一元論的、以及諸如此類的唯心論底瑣細差別之中。珂亨把握着物理學中現在與馬赫、普恩凱萊等人底名字聯

擊着的那個學派底基本的哲學傾向，正確地指明這個傾向是唯心論的。「物質之轉化為力」在這裏珂亨認為是唯心論底主要收穫，——完全像 M·狄慈根在一八六九年所揭發的那些自然科學家——「心靈論者」所認為的一樣。電氣被宣稱為唯心論底助手，因為它破壞了物質構造底舊理論，分解了原子，發現了物質運動底新形態，而這些新形態是如此地不同於舊形態，如此地不會為人考察和研究過，如此地非凡和「神妙」，以致人們可以找到理由說明自然是非物質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運動。我們對於無限小的物質質點的知識底昨天的界限消滅了，因此，——這個唯心論哲學家結論道，——「物質」的「感」，而思想則存留着。——任何物理學家和任何工程師都知道電氣是（物質的）運動，可是誰也不明白地知道什麼東西在運動，因此，——這個唯心論哲學家結論道，——我們可以用這個「經濟」得迷人的提議——即讓我們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吧——來欺騙在哲學上沒有修養的人們。

珂亨竭力想把著名的物理學家赫爾茲招收為自己的同盟者。赫爾茲是我們的，他是康德主義者，他是承認先驗的，——珂亨說道。赫爾茲是我們的，他是馬赫主義者，——馬赫主義者克萊恩彼得爭辯道，——因為在赫爾茲那裏可以看見「對於我們的概念底本質的主觀主義的觀點，正像在馬赫那裏一樣」①。這個關於赫爾茲是屬於哪一方面

的奇妙的爭論，乃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唯心論哲學家們怎樣抓取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們底極小的錯誤，在詞句上的極小的模糊處來替他們自己的對信仰主義的變相擁護作辯護。事實上，赫爾茲底『力學』○上的那篇哲學序言，表明着一個自然科學家底普通的觀點，這個自然科學家是被教授們的反對唯物論底『形而上學』的吼聲所震駭，而又不能克服他對外間世界實在性的自發的信心的。這是克萊恩彼得自己也承認的，他一方面向廣大的讀者投擲一些關於自然科學底認識論的澈底虛妄的通俗小冊子，而且在這些小冊子裏把馬赫與赫爾茲並列一起，——另一方面，他在專門哲學的論文中承認：『赫爾茲，與馬赫、畢爾生、斯達羅相反，仍然堅持着整個物理學可以用力學來說明的偏見』，他保持着物自體底概念和『物理學家們底普通的觀點』，以及赫爾茲『仍然保持着世界自體底存在』○，諸如此類。

- 『體系的哲學文庫』，第五卷，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第一六七頁——一七〇頁。
- 赫爾茲，『全集』，第三卷，萊比錫，一八九四年，特別是第一、二、四九各頁。
- 『康德研究』，第八卷，一九〇三年，第三〇九——三一〇頁。
- 『一元論者』，第一六卷，第一九〇六年，第九期，第一六四頁：論馬赫底『一元論』

考察一下赫爾茲對於能論的觀點，是饒有興味的。『如果我們，——他寫道，——要問究竟爲什麼現代物理學喜歡在自己的議論中使用能論的表現方法，那末，回答將是這樣：因爲這樣一來可以最輕便地避免談到我們極少知道的東西。……當然，我們大家都深信：可秤的物質是由原子構成的；關於原子底大小和它們的運動在某些場合上我們是有着十分確定的表象的。但是原子底形態、它們的關聯、它們的運動，在大多數場合上對於我們都是完全不清楚的。……因此我們對於原子的表象本身，乃是今後的研究底重要的和有趣的目標，而決不是特別適合於用作數學理論底堅固基礎的』（前引書、第三卷、第二一頁）。赫爾茲期待從以太底進一步的研究中得到『舊物質底本質、它的慣性與力底關聯』（第一卷、第五四頁）。

由此可以看出：赫爾茲甚至沒有想到對於能的非物質的觀點之可能性。對於哲學家們，能論乃是從唯物論逃到唯心論的口實。自然科學家把能論看作是物理學家們——如果可以用這樣說的話——已經離開原子而還沒有達到電子的時期用以說明物質運動底規律的方便手段。這個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在現在還是繼續着的；一種假說爲另一種

假說所代替；關於陽電子還是什麼也不知道；三個月前（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朱安·倍凱里爾向法蘭西科學學士院報告他發現了這個「物質底新組成部份」（「科學學士院會議報告書」，第一三一頁）。唯心論哲學當然不會不利用這樣有利的情況，「物質」還僅僅是被人類智力「尋求着」，因而它不過是「符號」等等而已。

另一個比到亨底反動色彩更強烈得多的德國唯心論者哈特曼，把一整本書專門論述『現代物理學底世界觀』（"Die Weltanschauung der modernen Physik"，萊比錫，一九〇二年）。當然，作者對他擁護的唯心論變種所發表的特殊議論，我們是不感興趣的。對於我們重要的只是指出：這個唯心論者也確認李伊、瓦德與到亨所確認的同一現象。『現代物理學是實在論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哈特曼說道，——只有現代的新康德主義的與不可知論的思潮才達到使物理學底最後結果被人們在唯心論的意義下解釋着』（第二一八頁）。據哈特曼看來，置放在新物理學底基礎上的有三種認識論的體系：物質運動論（(hylo-kinetics)（係由希臘文 hyle 卽物質與 kinesis 卽運動而來，意思是承認物理的現象是物質底運動）、能論與動力論（卽承認沒有物質的力）。當然，唯心論者哈特曼主張『動力論』，由動力論推論出自然規律是世界思想，一句話，他用心理的東西『替代』物理的自然。但是他不得不承認：物質運動論有着極大多數物理學家的擁

護，這個體系『應用得最多』（第一九〇頁），它的嚴重缺點是『那威脅着純粹物質運動論的唯物論與無神論』（第一八九頁）。作者完全正當地把能論看作一種中間體系，把它叫作不可知論（第一三六頁）。當然，它是『純粹動力論底同盟者，因為它排除物質』（第陸頁，第一九二頁），但是哈特曼不高興它的不可知論，因為這是一種『英國狂』，與真正德國黑色百人團底真正唯心論是互相矛盾的。

看一看這個有黨派的——不妥協的唯心論者（哲學上無黨派的人，正如政治上無黨派的人）一樣，是不可救藥的蠢物）怎樣向物理學家們說明追隨這個或那個認識論路線本來是什麼意思，這是富有教益的。『在那些追趕這種時髦的物理學家家中，只有極少數，——哈特曼關於物理學底最後總決算之唯心論的解釋這樣寫道，——才完全認識到這種解釋底一切意義與一切結果。他們沒有看出：物理學及其特殊規律之所以保存着獨立意義，只是因為物理學家們違反自己的唯心論而抱着實在論的基本前提的緣故，即是，抱着着物自體底存在，物自體在時間中的實在的變化、實在的因果性。……只有在這些實在論的前提（因果性，時間、三次元空間底超驗的意義）下，就是說，只有在自然（物理學就是論述它的規律的）是與物自體底王國一致的條件下，……才談得到與心理規律不同的自然規律。只有在自然規律是活動於不依存着我們意識的領域中的這種場合

下，這些規律才能說明下列這點：我們的映象中的邏輯地必然的結論乃是某種未知東西（這些映象則在我們的意識中反映或標記這種未知東西）底自然科學地必然的結果底映象」（第二一八——二一九頁）。

哈特曼正確地感覺到：新物理學底唯心論不過是一種時髦，而不是那離開自然科學唯物論的重大的哲學的方向轉換，因此他正確地向物理學家們說明：要把這個「時髦」變成徹底的完整的哲學唯心論，就必須根本改造關於時間、空間、因果性與自然規律底客觀實在性的學說。不能僅僅把原子、電子、以太認為是簡單的符號、簡單的「作業假說」，——必須同樣宣佈時間、空間、自然規律和整個外間世界是「作業假說」。或者是唯物論，或者是以心理的東西普通代替整個物理的自然；有很多人喜歡混淆這兩者，可是我們和波格唐諾夫不在這些人之列。

在德國物理學家中間，有系統地與馬赫主義流派鬥爭的乃是死於一九〇六年的波爾茨曼。我們已經指出過：他把馬赫主義之簡單明白地還元為唯我論來對抗「對新認識論教條的迷醉」（見本書，第一章，第六節）。當然，波爾茨曼害怕自稱為唯物論者，甚至特別聲明：他並不反對神底存在[⊖]。但是他的認識論在本質上是唯物論的，正如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歷史家君特[⊙]所承認的，它表現着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底意見。「我們

是從，——波爾茨曼說道，——一切物在我們的感官上所引起的印象而認識它們的存在」(前引書，第二九頁)。理論是自然、外間世界底「模寫」(或映象)(第七七頁)。

對於那些說物質不過是感覺底複合的人，波爾茨曼指出：如果是這樣，那末別的人們也不過是這個說話的人底感覺而已(第一六八頁)。這些「觀念學者」(波爾茨曼有時候却這樣地稱呼哲學唯心論者)給我們描繪了「主觀的世界畫像」(第一七六頁)，至於作者寧願採取「更簡單的客觀的世界畫像」。唯心論者把物質是與我們的感覺一樣存在的論斷，與石頭被敲打時也會覺得疼痛的小孩子底見解，等量齊觀。「實在論者把我們不能想像心理的東西可以從物質或者甚至從原子底活動中形成起來的論斷，與未受過教育的人所認為太容易也承認不能了了之萬哩。因為他不能這樣想像的見解，等量齊觀」(第一八六頁)。波爾茨曼沒有否認科學底理想是在表明精神與意志是「物質質點底復雜作用」(第三九六頁)。

波爾茨曼屢次從物理學家底觀點同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進行論爭，他證明奧斯特瓦

○ 波爾茨曼，『通俗論文集』，萊比錫，一九〇五年，第一八七頁。

○ 君特，『十九世紀無機自然科學史』，柏林，一九〇一年，第九四一與九四二頁。

爾得既不能反駁又不能排除運動能底公式（以速度之二次方乘質量之積之半），他只是首先從質量中導出能（承認運動能底公式）然後又把質量下定義爲能，這樣旋轉在錯誤的圈子裏（第一二、一三九頁）。這使我想起了波格唐諾夫在他的「經驗一元論」第三卷裏所轉述的馬赫底話。「在科學裏，——波格唐諾夫在論及馬赫底『力學』時寫道，——物質底觀念還元爲出現在力學方程式中的質量底係數，這個係數在精密的分析下證明是兩個物理的複合物體底加速度底逆數」（第一四六頁）。當然，如果把某一物體當作單位，那末其他一切物體底運動（力學的）就可以表現爲簡單的加速度底比例。但是『物體』（卽物質）決不因此就消滅了，或者就不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了。在整個世界還元爲電子底運動時，從一切方程式中除去電子是可能的。因爲電子到處都是不言自明的，而電子底集團或聚合體底相互關係將還元爲它們的相互的加速度，如果運動形態也是像在力學裏那麼簡單的話。

在反對馬赫及其一夥底『現象論的』物理學時，波爾茨曼斷言道：「那些想以微分方程來排除原子論的人，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人」（第一四四頁）。「如果對於微分方程式底意義不抱任何幻想，那末就不能懷疑：世界畫像（用微分方程表明的）仍舊必然地是原子論的畫像，是排列在三次元空間中的大量物底依照一定規則在時間中變化着

的畫像。當然，這些物可以是一樣的或不同的、不變的或可變的』（第一五六頁）。

『十分顯然，現象論物理學不過是穿上了微分方程式的外衣，——波爾茨曼在一八九九年慕尼黑舉行的自然科學家大會上的演講中講道，——實際上它同樣是從原子狀的個別存在物（Kinzelwesen）出發的。因為不得不想像這些存在物對於各種不同的現象集團時而有這一種特性，時而又有另一種特性，所以立刻又感到一種更簡單和更統一的原子論的必要了』（第二三三頁）。

『電子論更發展為全部電氣學底原子論』（第三五七頁）。自然底統一在關於各種現象領域的微分方程式底『驚人類似』中顯示出來。『以同一的方程式可以解決液體力學底問題和表現電位底理論。液體流動底理論與氣體摩擦（Oberflächenreibung）底理論有驚人的類似等等』（第七頁）。承認『普遍替代論』的人們，決不能避開這個問題：誰想到這樣一律地『替代』物理的自然呢？

彷彿是答覆那些漠視『舊派物理學家』的人們似的，波爾茨曼詳細地說到某些『物理化學』底專門家怎樣採取着與馬赫主義相反的認識論觀點。一九〇三年的總結式的著作中『最好著作之一』（據波爾茨曼講來）底作者伏貝爾，對於現今常常被人如此讚揚的所謂現象論的物理學，『採取了堅決敵視的態度』（第三八〇頁）。『他竭力求得原子與分子底本性的以及使用於兩者之間的力的盡量具體和明白的表象。他說這個表象適用於

在這個領域裏的最新的實驗（離子、電子、鏷、茲曼效應等等）。……作者嚴格地保持着物質與能底二元論^①，特別說明物質不滅律與能不滅律。關於物質，作者也保持着可稱的物質與以太底二元論，可是認為後者是在最嚴格意義下的物質」（第三八一頁）。在他的著作（電氣論）第二卷裏，作者「一開始就站在這個觀點上：即電氣現象是由原子狀的個體、即電子底相互作用和運動所產生的」（第三八三頁）。

因此，心靈論者瓦德所承認的英國的情形，在德國方面也是一樣的：即在系統化近年來的事實與發現上，實在論學派的物理學家們並不遜於符號論學派的物理學家們，而且兩者之間的本質的差別，「僅僅」是在於認識論的觀點上^②。

① 波爾茨曼是想說：作者沒有企圖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在這裏說「二元論」，是可笑的。哲學上的一元論與二元論是在於澈底地或不澈底地貫徹唯物論或唯心論。

② 貝海爾底著作，『精密的自然科學底哲學前提』（萊比錫，一九〇七年），我在本書完成之後方才讀到，它確證了本節裏所說的種種。站在最接近於黑爾姆霍茲與波爾茨曼底認識論的觀點上，即『羞怯的』與不是澈底思索過的唯物論底觀點上，作者把他的著作用來擁護和說明物理學與化學底基本前提。這個擁護自然而地就變為一種反

對時空然而日益引起抗拒的在物理學中的馬赫主義（參看第九一及其他各頁）流派
的鬥爭。貝海爾正確地指明這個流派是『主觀主義的實證論』（第三頁），並且把他
的鬥爭底重心歸着到證明外間世界底『假說』（第二——七章），證明外間世界底
『不依賴於人的知覺的存在』（Von Wahrnehmungen unabhängiger Existenz）。
馬赫主義者對這個『假說』的否定，常常把他們引導到唯我論（第七八——八二及
其他各頁）。馬赫底這個觀點——即自然科學底唯一對象『乃是感覺及感覺底更替而
非其他任何東西』（第一二八頁）——貝海爾把它叫作是『感覺一元論』（*Phänomenologi-
onismus*）並且把它列入『純粹意識主義的流派』。這個案面久可探的術語，是從第
五六頁）。在這部書最後兩章裏，貝海爾並不要強地把舊的力學的理论與新的電氣的
物質理論和世界畫像加以比較（即是把作者所謂的『運動學的——彈性的——自然觀與
『運動學的——電氣的——自然觀加以比較）。以電子學說為基礎的後一種理論，乃是
在認識世界統一性上的新進一步：依據這種理論，『物質世界底要素乃是電荷』（*ele-
ktrische Ladungen*）（第二二三頁）。『每一純粹運動學的自然觀只知道若干數量的
運動着的物，不管這些物叫作電子或另外的什麼都可以。這些物在某一瞬間的運動
狀態是被它們在前一瞬間的位置和運動狀態所完全合規律性地決定着的』（第二三五

六 現代物理學底兩種方向與法國信仰主義

在法國，唯心論哲學同樣堅決地抓住了馬赫主義物理學底動搖。我們已經看到了新批判論者怎樣歡迎馬赫底『力學』，怎樣立即指出馬赫哲學基礎底唯心論性質。法國馬赫主義者普恩凱萊（亨利）在這方面有更大的成功。帶有確定的信仰主義結論的最反動的唯心論哲學，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理論。這種哲學底代表者嗜，樂受這樣論辯道：科學真理是約束的記號，符號；你們已經拋棄了那認識客觀實在的荒謬的、一形而上學價值者學。你們覺得各種輪流，並且同意我體的看法：即科學只對人的行動有價值。這領域有實踐的意義，而宗教對於其他的行動領域並不比科學有更少現實的意義，『符號論的』馬赫主義科學沒有權利否定神學。普恩凱萊爲這些結論所羞辱了，他在自己的著作『科學與價值』裏特別攻擊了它們。但是大家看一看他不得不採取什麼樣的認識論立

頁）。貝海爾這本書底基本缺點，是作者對辯證唯物論的絕對無知。這個無知常常使他陷入混亂和荒謬，可是在這裏我們却沒有可能來論述這些了。

場才能擺脫勒·樂愛這種類型的同盟者。『勒·樂愛先生宣稱，——普恩凱萊寫道，——理性是不可救藥的無力的東西，爲的是給知識底其他源泉，例如，心情、情緒、本能、信仰讓出更大的地盤』（第二一四——二一五頁）。『我們沒有走到盡頭』：科學的規律不過是一種約束、一種符號，但是『如果科學底「箋方」有着行動規則的價值，這是因爲，如我們所知道的，它們在大體上是獲得成功的。知道這點——就是多少知道一點什麼東西，如果是這樣，那末難道你們有權利說我們不能知道任何東西嗎？』（第二一九頁）。

普恩凱萊援引了實踐底標準。但是這樣一來，他只是推開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因爲這個標準有它自己的困難。我們不能客觀的解釋，物，我們不能承認這個標準對於科學和工業是適用的；他所否定的只是這個標準能夠證明客觀真理，因爲這種否定就足夠使他承認在科學底主觀（不是離開人類面存在的）真理之旁，還有宗教的主觀真理。普恩凱萊看到不能夠只限於引證實踐來反對勒·樂愛，於是他轉到科學底客觀性問題。『什麼是科學底客觀性底標準呢。這個標準正就是我們對外間對象的信仰底標準。這些對象是實在的，因爲它們在我們身上所喚起的感覺（*qu'ils nous font éprouver*），對於我們顯得是並非由一時的偶然機遇，而是由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不可破壞的水門

「所結合起來的東西」(第二六七—二七〇頁)。

這樣的談論底作者是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這是可以容許的。但是毫無爭論地，只有伏羅希洛夫式的尤世凱維奇們才能把他認真著作是一個哲學家。他們宣稱唯物論已經被一種「理論」所打破了，而這種理論在信仰主義底最初襲擊下却躲藏在唯物論底羽翼之下呵！因為如果你們認為感覺是實在的對象在我們身上喚起的以及對科學底客觀性的「信仰」就是對外間對象底客觀存在的「信仰」，那末這就是最純粹的唯物論。

——例如，可以說，以太和任何外間物體有同樣的實在性——(第二七〇頁)。

要是唯物論者說了這句話，那末馬赫主義者不知會怎樣地喧嚷起來呵！關於「以太唯物論」等等，將會有多少並不咬人的譏諷呵！但是在五百以後這個最驚經驗批判論底創立者就宣稱道：「一切不是思想的東西都是純粹的虛無，因為除了思想之外我們不能思想的任何東西」……(第二七六頁)。你弄錯了，普恩凱萊先生，你的著作證明了一些人是只能思想些毫無思想的東西。屬於這一類人的，有著名的糊塗蟲索累爾，他認為：普恩凱萊底關於科學價值的著作，其「前兩部」是在「勒·樂愛底精神下寫成的」，因為這兩個哲學家在下面這點上是能夠「和解」的，即企圖確立科學與世界之間的一致性乃是一種幻想，科學能否認識自然的問題是不必提出來的，只要科學符合於我

們所創造的機構就夠了（索累爾，『現代物理學家底形而上學的偏見』，巴黎，一九〇七年，第七七、八〇、八一各頁）。

但是，如果對於普恩凱萊底『哲學』只要略一提及即可放過的話，那末對於李伊底著作就非詳加論述不可。我們已經指出：李伊叫作『概念論的』與『新機械論的』現代物理學底兩種基本方向，可以歸結為唯心論認識論與唯物論認識論底區別。現在我們必須看一看：實證論者李伊是怎樣地解決下列的與心靈論者瓦德和唯心論者珂亨與哈特曼底課題正相反的課題：即不利用新物理學底哲學錯誤，它之偏向於唯心論，而是改正這些錯誤並且證明從新物理學中得出的唯心論的（以及信仰主義的）結論是非法的。

李伊底『概念論的』與『新機械論的』哲學底基本方向，乃是包之承認下列事實：即信仰主義（第一、一七、二二〇、三六二及其他各頁）、『哲學唯心論』（第二二〇頁）、對於理性底權利與科學底權利的懷疑論（第二一〇、二二〇頁）、主觀主義（第三一一頁）等等曾經利用了『概念論者』（馬赫主義者）底新物理學說。因此，李伊完全正確地把分析『物理學家對物理學底客觀價值的意見』（第三頁）作為他的著作底中心。

這個分析底結果怎樣呢？

我們且看一看基本的概念，即經驗底概念吧。李伊確言：馬赫底主觀主義的說明

（爲着簡短起見我們把馬赫當作李伊所謂概念論學派底代表者）只是一種誤解。是的，『十九世紀末哲學底主要的新特徵』之一是『日益微妙和日益更多偏差的經驗主義達到了信仰主義，達到了承認信仰底至上權利』——這個經驗主義過去曾經是懷疑論用以反對形而上學主張的強大武器。這件事情底發生，本質上難道不是因爲經過各種看不見的細微的差異，慢慢地曲解了『經驗』這個字眼底實在意義的緣故嗎？事實上，如果在經驗底存在條件下，在確定和精練經驗的實驗科學中去理解經驗，那末它就會引導我們到必然性與真理』（第三九八頁）。無疑地，有廣義下的全部馬赫主義，無非是經過看不見的細微差異曲解了『經驗』這個字眼底實在意義！但是僅以非難信仰主義者曲解『經驗』而非難馬赫本人曲解它的李伊，是怎樣糾正這個歪曲的呢？聽一聽吧：『按照普通定義，經驗乃是客觀底認識。在物理科學內，這個定義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適當些。……經驗是我們的心所不能支配的東西，是我們的願望、我們的意志所不能變更的東西，……是被給與的，而非我們所創造的東西。經驗是主體面前的（en face du）的客體』（第三一四頁）。

這是李伊擁護馬赫主義的典型例子！恩格斯以『羞怯的唯物論』這個名稱來表明哲學上的最新類型的不可知論與現象論底信奉者底特徵，他的眼光是多麼天才地犀利啊！

實證論者與鮮明的現象論者李伊，是這一類型底優秀的榜樣。如果經驗是『客觀底認識』，如果『經驗是主體面前的客體』，如果經驗是在於：『某種外間的東西（quelque chose du dehors）是存在着並且必然地存在着（se pose et en se posant s'impose）』（第三三四頁），那末，顯然地，這就歸着到唯物論了！李伊底現象論，他的最熱心的強調：除了感覺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客觀的東西是普遍有效的東西，諸如此類，——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用以掩蔽唯物論的遮羞布，空洞的廢話而已，因為他向我們說：

『客觀的東西是從外間給與我們的東西，是經驗加諸（impose）我們的東西；它不是我們所創造的東西，而是不依賴於我們而創造出來的東西，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創造我們的東西』（第三二〇頁）。李伊擁護『概念論』，同時又消滅概念論——只有在差怯的唯物論底意義下解釋馬赫主義，才能駁斥從馬赫主義得出的唯心論結論。李伊自己承認了現代物理學兩個方向底區別，却又滿頭是汗地竭力抹去一切區別以利於唯物論方向。例如，關於新機械論學派，李伊說：它在物理學底客觀性問題上是『不容絲毫懷疑、絲毫不信任的』（第二三七頁）；『在這裏（即根據這個學派底學說）你們無須經過從其他物理學理論底觀點上所不得不經過的迂迴途徑，就可以確定這個客觀性』（第二三七頁）。

但是李伊在他的全部敘述中所掩蔽的正是馬赫主義底這個「迂迴途徑」。唯物論底基本特徵是：它從科學底客觀性出發，從承認科學所反映的客觀實在出發，而唯心論則需要「迂迴途徑」以便這樣或那樣地從精神、意識，從「心理的東西」中「得出」客觀性來。「物理學底新機械論學派（即統治的學派）」——李伊寫道，——在人類相信外間世界底實在性的意義上，想信物理學理論底實在性」（第二三四頁，第二二節：論綱）。對於這一學派，「理論要求成爲客觀底模寫 (Iadecikue)」（第二三五頁）。完全正確。而「新機械論」學派底這個基本特徵，正就是唯物論的認識論底基礎。不管李伊怎樣搖動唯物論者，不管他怎樣斷言新機械論者本質上也是現象論者等等，他總不能否認「新機械論」學派底「新機械論者」或「現象論者」與馬赫主義者間的差別底本質是在於：馬赫主義者離開這種認識論，並且在離開的時候，不可避免地陷入信仰主義。

考察一下李伊對馬赫底自然因果性與自然必然性的學說的態度吧。只有在初看的時候——李伊向我們斷言道，——馬赫才是「接近懷疑論」（第七六頁）與「主觀主義的」（第七六頁）；如果把馬赫底學說全部考察一下，這個「曖昧性」(Piquetage, 第一一五頁)就消失了。李伊考察全部，從「熱學」與「感覺底分析」裏引出許多段，並

且特別論述前一書中關於因果性的那一章，——但是……但是他小心地避免引用有決定意義的地方，即馬赫底這個聲明：『沒有物理的必然性，而只有邏輯的必然性！關於這點我們只能說：這不是說明馬赫，而是美化馬赫，這是抹殺『新機械論』與馬赫主義之間的區別。』李伊底結論是：『馬赫繼續分析，接受休謨、彌爾和一切現象論者底結論，按照這些人底觀點說來，因果性是並不包含任何實體的東西的，它只是思維底習慣。馬赫接受現象論底基本命題（而因果性學說是這個命題底單純的後果），即是，除了感覺之外，什麼也不存在。但是馬赫有純粹客觀主義的方向上添加道：科學在研究感覺時，對於感覺底性質，當其與物理的要素，這些要素，雖然是從感覺中抽象出來的，可是與感覺本身有着同一的實在性，因為它們是經過感性的觀察從感覺中汲取出來的。這些恆久的和共通的因素，即動能及其轉化，乃是物理學體系化底基礎（第一一七頁）。』

這就是說，馬赫接受了休謨底主觀的因果性理論而在客觀主義的意義下解釋了它！李伊是避開這點的，他指出馬赫底不徹底而擁護他，並且接近到下列結論：在經驗底『實在的』解釋下，經驗就導向到『必然性』。而經驗是從外面給與我們的，並且如果自然底必然性與自然底規律也是從外面，從客觀實在的自然給與人的，那末，當然，馬赫主義與唯物論之間的一切差別就消失了。李伊使馬赫主義完全投降了『新機械論』，

這樣來保衛馬赫主義不受新機械論底攻擊，他固持着的是現象論這個名詞而不是現象論這個方向底本質。

例如，普恩凱萊完全在馬赫底精神下從「方便」中導出自然規律——甚至空間底三次元。但是這決不意味着：「任意的」，——李伊趕忙更正道。不，「方便」在這裏表示「對於客觀的適應」（李伊底着重點，第一九六頁）。好一個兩個學派底偉大分野，好一個對唯物論的「服斥」！——「如果普恩凱萊底理論在邏輯上是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與機械論學派底實體論的解釋」（即與這個學派之承認理論是客體底模寫）——「隔離着」；如果普恩凱萊底理論可以作為哲學唯心論底支柱，那末，至少，科學底基礎上，它是與古典物理學思想一致發展的，是與把物理學看作像經驗一樣客觀的、即像經驗所由之發生的感覺一樣客觀的客觀知識的那種傾向十分一致的」（第二〇〇頁）。

一方面，不能否認；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一方面，雖然普恩凱萊站在馬赫底「概念論」與新機械論兩者底中間，可是他與新機械論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隔離着，而馬赫與新機械論之間却好像完全沒有任何鴻溝隔離着似的。另一方面，普恩凱萊是與古典物理學完全一致的，而古典物理學，用李伊自己的話來說，是完全站在「機械論」底觀

點上的。一方面，普恩凱萊底理論可以作為哲學唯心論底支柱，另一方面，它是與經驗這
個名詞底客觀的解釋相合的。一方面，這些惡劣的信仰主義者經過對『經驗是客體』這
一正確觀點的看不見的偏差，而曲解了經驗這個名詞底意義；另一方面，經驗底客觀性只
是意味着經驗是感覺，——這點是貝克萊與菲希特所完全同意的呵！

李伊之所以弄得一塌糊塗，是因為他自己提出了不可解決的任務：即『調和』新物理
學中的唯物論學派與唯心論學派底對立。他把那些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客體底模寫的物理
學家們底觀點歸之於現象論，這樣企圖削弱新機械論學派底唯物論。他刪除了概念論學

⊙ 『調和者』李伊，不僅隱蔽問題底哲學唯物論的提法，並且躲開了法國物理學家們底
表現得最鮮明的唯物論的聲明。例如，他沒有提到死於一九〇二年的科爾呂。這個物
理學家輕蔑地對待奧斯特瓦爾得的『對科學唯物論的破壞』或征服，*Ueberwindung*』，
認為他們是誇張地、新聞記者式地處理問題（見『一般科學評論』，一八九五年·第一
〇三〇—三一頁）。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國際物理學家大會上科爾呂說道：『……我
們對於自然現象愈更認識，那末大膽的笛卡爾的對於世界機構的見解就愈更發展和明
確：在物理世界中，除了物質與運動之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在那些作為十九世紀

這就是一切，沒有物質，也沒有客觀實在，僅僅只有符號。波爾茨曼駁斥了這個觀點，他以為他是駁斥現象論的物理學。李伊也駁斥了這個觀點，他以為他是擁護現象論！「我們不能，——他說道，——因為麥克斯威爾與赫爾茲把自己局限於與拉格蘭奇底動力學底微分方程式相類似的方程式上面，就拒絕把他們列入「機械論者」中間。這不是說，在麥克斯威爾與赫爾茲看來，我們不能在實在的要素上建立機械論的電氣學說。相反地，這件事實之可能，是由下列事實所證實了的，即電氣現象乃是一種理論，而這種理論底形式是與古典物理學底一般形式等同的」（第二五三頁）。……現在的問題解決上的不確定性，——當隨着某些進入方程式中的量的單位——而發生——其本性更精確的描繪而逐漸減少」。對於李伊，物質運動某一形態之尚未研究，並不是否定運動底物質性的理由。「物質底等質性」（第二六二頁），不是要求假定，而是經驗與科學發展底結果：「物理學對象底等質性」，乃是應用測量和數學計算的條件。

下面是李伊對於認識論上的實踐標準的評價：「與懷疑論底前提相反，我們有權利說：科學底實踐價值是從它的理論價值中產生出來的」（第三六八頁）。……關於馬赫、普恩凱萊、及其整個學派之完全確定地接受這些懷疑論前提，李伊却寧願默不作聲。……「這兩種價值（科學底實踐價值與理論價值）是它的客觀價值底不可分離的與

絕對平行的兩個方面。說某一自然規律有實踐價值，……實質上就是說這一自然規律有客觀的意義。作用於客體，是以客體底變化為前提，是以那適應於我們的期待或適應於我們據以進行這種作用的預見的客體底反應為前提。因此，這些期待或這些預見包含有被客體和我們的行動所控制着的要素的。……這就是說，在這些各種各樣的理論中是有部份客觀性的」（第三六八頁）。這完全是唯物論的認識論，並且僅只是唯物論的認識論，因為其他的觀點，特別是馬赫主義，是否定實踐標準底客觀的、即不依存於人類意義的。

總結：李伊是狂熱死德馬。及其一夥完全本屬的方面接近問題的。可是他並得到了同一的結果：承認唯物論傾向與唯心論傾向，是現代物理學中兩個主要學派底區分之基礎。

七 一個俄國「物理學家——唯心論者」

由於我的工作底某些困難的條件^①，我幾乎完全不能看到與這個問題有關的俄國文獻。我將只限於論述我們著名的哲學上的黑色百人團員洛巴廷先生底一篇對於我的主題

很重要的論文。這篇論文發表於去年（一九〇七年九月——十月）的『哲學與心理學問題』上面，題目是『一個物理學家——唯心論者』。這個真正俄國的哲學唯心論者洛巴廷先生對於現代歐洲唯心論的態度，正如『俄國人民聯盟』○對於西歐反動黨派的态度一樣。因此、看一看同一種類的哲學傾向在全然不同的文化與生活環境中怎樣表現着，這是更有教益的。洛巴廷先生底這篇論文，如法國人所說的，是對於已故的俄國物理

○ 列寧因為參加革命運動曾經被逐到西伯利亞。以後他從西伯利亞回來，流亡在歐洲各個地方。『唯心論與經驗批判論』是一九〇八年在倫敦完成的。他在大英博物館裏可以得到德文、英文、法文的各種材料，但是不能夠獲得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最近的俄國文獻。他對於這件事情深引為憾，他知道一個俄國人所寫來批判俄國著述家們的著作會因此而有缺陷。——英譯本註

○ 『真正俄國人』、『俄國人民聯盟』、『黑色百人團』，是極端反動的保皇黨的組織，目的是在打擊日漸增長的革命運動。他們雖然有代表參加『杜馬』，却贊成取消『杜馬』，恢復沙皇底專制權力，因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曾經取消了沙皇底一些特權。——英譯本註

學家謝希金（死於一九〇六年）的一篇 *Oborg*——頌詞。洛巴廷先生所迷戀的是：這個有教養的人物，對於赫爾茲與一般新物理學感到很大興趣的人，不僅是右派立憲民主黨黨員（第三三九頁），並且是蘇洛維夫等人底哲學底深深信仰者。但是，不管他特別「傾向」於哲學與警察之間的交界區域，洛巴廷先生却能夠對於說明這個物理學家——唯心論者底認識論的觀點底特徵提供若干材料。「他是一個真正的實證論者，——洛巴廷之道，——它不慚意地努力於最廣泛地說明科學的研究方法與哲學底假說和事實，以觀其是否適合於作為建立統一的完整的世界觀的手段和材料。在這點上，謝希金是與他的許多同代人完全對立的。在我以前發表在這個雜誌上的一些論文裏，我曾屢次竭力說明新科學的世界觀具有什麼困難的和使讀者感到不安的，其中也包括了許多。——他早已證明瞭了的事實，也有多少大體的概括，更有某一科學領域中的暫時的方便的假說，甚至還有科學上的補助的虛構，而這一切都被擡升到不可爭辯的客觀真理底地位，並且我們必須從這些真理底觀點去判斷其他一切屬於哲學和宗教部類的思想和信仰，放棄其中一切不合於這些真理的東西。我們的極有才能的自然科學家與思想家維爾那得斯基教授，曾經以典型的明瞭性指出：這類想把既定歷史時期的科學觀點變為不動的、必須普遍尊奉的獨斷論體系的奢望，是何等空虛和不適當。但是犯這種毛病的人，不僅是廣

大的讀者羣（洛巴廷先生底註釋：「爲着這些讀者羣曾經寫了許多通俗書籍，其使命是在使他們深信有一種解答一切問題的科學問答書。這一類的典型著作是布赫納底「力與物質」或赫克爾底「宇宙之謎」），不僅是在自然科學特殊部門裏的個別科學家；更奇怪得多的，是官方哲學家們也常常犯這種毛病，他們的一切努力底目標有時候只是在證明：除了各種科學底代表者以前向他們講過的而外，他們是什麼也不說的，他們不過是用自己特殊的語言再說一遍而已。

「謝金完全沒有一點先人的獨斷論。他是自然現象機械論說明底確信的擁護者，可是對於他，這個機械論說明不過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已……」（第三四七頁）。呵……呵……這是很熟習的調子呵！……「他決不以爲機械論的學說揭示了所研究的現象底本質，他只認爲它是爲了科學底目的而統一和論證現象的最方便和有效的方法。因此，對於他，機械論的自然觀與唯物論的自然觀，決不是互相一致的……」。完全與「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底作者們一樣！……「完全相反，他覺得在高級問題上機械論應採取一種嚴格地……甚至於調和的立場」……（第三四二頁）。

用馬赫主義者底話來講，這叫作「克服」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陳腐的、狹隘的、片面的」對立。……「物底最初元始與最後結局問題，我們的精神底內在本質問

題，意志自由與靈魂不滅問題等等，就其現實的意義範圍講來，不能屬於機械論的權限之內，因為作為研究方法，機械論底適用性之自然界限只限於物理的經驗事實」（第三四二頁）。……最後二行無疑地是從波格唐諾夫的「經驗一元論」中剽竊來的。

「光可以看作，——謝希金在他的論文「從機械論底觀點所看到的心理物理的現象」（『哲學與心理學問題』，第一卷，第一二七頁）裏寫道，——是物質、運動、電氣、感覺」。

無疑地，洛巴廷先生是完全正確地把謝希金歸入實證論者中間，這個物理學家全然是屬於新物理學底馬赫主義學派的。謝希金想用他的關於光的議論來說明：各種不同的考察光的方法，是「組織經驗」（按照波格唐諾夫底術語）的方法、從這種或那種觀點看來同樣正當的方法，或者是各種不同的「要素底聯繫」（按照馬赫底術語）；無論如何，物理學家們底關於光的學說並不是客觀實在底映象。但是謝希金是說得很糟糕的。「光可看作是物質、運動……」。自然中並沒有沒有運動的物質，也沒有沒有物質的運動。謝希金底第一個「對立」是無意味的。「……是電氣……」。電氣是物質底運動，因此在這裏謝希金也錯了。光底電磁論已經證明：光與電氣都是同一物質（以太）底運動形態。「……是感覺……」。感覺是運動着的物質底映象。除了經過感覺，我們既不能

知道任何物質底形態，也不能知道任何運動底形態；感覺是運動着的物質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來的。……自然科學是這樣看的。紅色感覺反映着每秒鐘周波數約爲四五〇億兆的以太底振動。藍色感覺反映着每秒鐘周波數大約六二〇億兆的以太底振動。以太底振動是不依賴於我們的光底感覺而存在的。我們的光底感覺是依存於以太底振動在人的視覺器官上的作用。我們的感覺反映着客觀的實在，即不依賴於人類和人類感覺而存在的東西。自然科學是這樣看的。謝希金底反對唯物論的議論，乃是最不值價的詭辯。

八 『物理學的』唯心論底本質與意義

我們曾經看到：關於從新物理學中所得出的認識論結論的問題，在英國、德國和法國的文獻裏已經從極不相同的觀點上被提了出來和討論着。毫無疑義，在我們面前有着某種國際的思想潮流，這種潮流並不依存於某一哲學體系，而是產生於哲學之外的若干一般原因。上述的對於已有事實的檢討，無疑地表明了：馬赫主義是與新物理學『相聯繫』的，——可是同時又表明了：我們的馬赫主義者所散播的關於這一聯繫的表象是

根本不正確的。不論在物理學上和哲學上，我們的馬赫主義者都奴隸般地追求時髦，不能夠從自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給一定的潮流以一般的檢討並且評價它們的地位。

關於馬赫哲學是「二十世紀自然科學底哲學」、「自然科學底最新哲學」、「最新的自然科學的實證論」等等（波格唐諾夫在『感覺底分析』序言第肆、第拾貳頁裏這樣講過：參看尤世凱雜著、瓦倫廷諾夫及其一夥底同樣的說法）的一切空談，都是澈頭澈尾的雙重虛偽。第一，馬赫主義在思想上只是與現代自然科學底一個部門中的一個學派相聯繫着。第二，其實質的一點，馬赫主義中的與這個學派相聯繫着的東西，並不是使馬赫主義與其他一切哲學唯心論底方向與體系判然不同的東西，而是馬赫主義與一般哲學唯心論所共有的東西。只要整個地看一看我們所檢討的思想潮流，就不會對這個命題底正確性有絲毫的懷疑。大家看一看這個學派底物理學家吧：德國人馬赫、法國人普恩凱萊、比國人杜恆、英國人畢爾生。他們有許多的共同點，他們有同一的基礎與同一的方向，這是他們各人都十分公允地承認的。但是他們的共同點一般地既不包括經驗批判論底學說，特別地甚至也不包括馬赫底關於『世界要素』的學說。後三個物理學家甚至連這兩個學說一點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只有一個，即哲學唯心論，而他們大家是無例外地、多少自覺地、多少堅決地傾向於它。如果看一看以新物理學底這個學

派爲基礎，竭力在認識論上建立和發展它的哲學家們，那末你們在這裏又會看見德國的內在論者，馬赫底弟子，法國的新批判論者與唯心論者，英國的心靈論者，俄國的洛巴廷，還有唯一的經驗一元論者波格唐諾夫。他們大家之間的共同點也只有一個，即是，他們大家却是多少自覺地、多少堅決地貫徹哲學唯心論——雖然有的是唐突地性急地傾向於信仰主義，有的則對它有個人的嫌惡（波格唐諾夫）。

新物理學底這個學派之基本思想，是否定在感覺中給與我們的和爲我們的理論所反映的客觀的實在，或者是懷疑這種實在底存在。在這裏這個學派離開了一般公認在物理學家中間佔統治地位的唯物論（叫它作實在論、新機械論、物質運動論是不確切的，這種唯物論是特爾斯曼所沒有自覺地加以發展的），——作爲「物理學的」唯心論底學派而離開了唯物論。

要闡明這個聽起來很古怪的術語——「物理學的」唯心論，就必須提到最新哲學與最新自然科學底歷史的一段插曲。一八六六年，費爾巴哈攻擊新生理學底著名的創始者米勒，把他算作「生理學的唯心論者」（『全集』，第一〇卷，第一九七頁）。這個生理學家底唯心論是在於：當他研究我們的感覺器官機構對於感覺的意義，當他指出，例如，光底感覺是從對於眼睛的各種不同的作用引起的，他就傾向於由此得出結論說：我

們的感覺不是客觀實在底映象。費爾巴哈非常恰當地抓住了自然科學家一個學派之趨於『生理學的唯心論』的這種傾向，即趨於唯心論地說明一定的生理學成果的這種傾向。生理學與哲學唯心論，主要是康德唯心論的『聯繫』，以後在長時期中爲反動哲學所利用。朗格大大地利用了生理學來擁護康德唯心論和駁斥唯物論；至於在內在論者（波格唐諾夫是如左）錯誤地把他們歸入介於馬赫與康德之間的路線）中間，累姆基在一八八二年特別反對以生理學來虛偽地確證康德主義^①。當時許多大生理學家之傾向於唯心論與康德主義，正如現今許多大物理學家之傾向於哲學唯心論一樣，乃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物理學的唯心論』，即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物理學家某一學派底唯心論之不能『駁倒』唯物論，以及它之不能證明唯心論（或經驗批判論）與自然科學的聯繫，也正如朗格與『生理學的』唯心論者之枉費氣力而已。自然科學一個部門中的一個學派的自然科學家在這兩種場合上所顯示的對於反動哲學的偏向，乃是科學史上的一時的曲折途徑，過渡的疾病時期，主要由於舊的確定了的概念底急遽崩潰而引起的成長底疾病。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現代物理學的』唯心論與現代物理學危機之聯繫，

① 累姆基，『哲學與康德主義』，愛塞那赫，一八八二年，第一五及其他各頁。

乃是衆所公認的。「懷疑論批判之反對現代物理學的論證，——李伊寫道，他與其說是指懷疑論者，毋寧說是指像布律提埃爾那樣的信仰主義底公然信奉者，——實質上可歸結爲一句懷疑論者底著名論證：意見分歧」（物理學家中間的）。但是這些分歧「沒有證明任何足以反對物理學底客觀性的東西」。「在物理學底歷史上，正如在任何其他歷史上一種，可以劃分出各大時期，而每個時期以理論底不同的形態、不同的一般面貌爲其特徵。當一個時期底物理學底一切部份的發現，建立了迄今尙未知或未完全重視的某一根本事實的時候，這一新時期就開始了。在牛頓底發現之後，在萊布尼茲底微積分與加爾斯（克勞齊烏斯）底發現之後，情形就是這樣。顯然地，在牛頓以前物理學底發展在同樣的情形。……在以後從若干必要的距離觀察事變的歷史家，將會很容易地在現代人只看到衝突、矛盾、分裂成各種學派的地方，看到一種不斷的進化。顯然地，物理學近年來所遭受的危機（不管哲學的批判從這個危機中得出什麼結論來）乃是屬於這一類的。這是偉大的新發現所喚起的典型的生長底危機（*crises de croissance*）。不可爭辯地，危機將特別引起物理學底改造，——沒有這點就沒有進化和進步，——可是它並不改變科學的精神」（前引書，第三七〇——三七二頁）。

調和者李伊力圖把現代物理學底一切學派聯合起來反對信仰主義！這是善意的虛

偽，然而總還是虛偽，因為馬赫——普恩凱萊——畢爾生底學派之傾向於唯心論（即精製的信仰主義），是無可爭論的。而物理學底客觀性，與那不同於信仰主義精神的「科學精神」底基礎相聯繫的，並且爲李伊如此熱烈地擁護的，無非是唯物論底「羞怯的」定式而已。物理學底唯物的基本精神，正如整個現代自然科學底唯物論的基本精神一樣，將戰勝一切和任何的危機，可是這完全必須以辯證唯物論去代替形而上學唯物論。

調和者李伊常常力圖抹煞這個事實——即現代物理學底危機是在於它沒有率直地、斷然地、明確地承認它的理論底客觀價值。但是事實是比一切調和的企圖更爲強有力的。「數學家們，——李伊寫道，——習慣於研究這樣的一種科學，它的對象——至少在外觀上——是科學家底頭腦所創造的，在這種科學中無論如何具體現象是沒有滲雜到研究中來的，因此他們對於物理學就構成了一種過於抽象的表象，力圖使它接近於數學，把數學底一般理論移植於物理學中。……一切實驗家都指出數學精神之侵入（invasion）於物理學判斷方法與物理學理解之中。這種影響——它有時候是隱秘的，但並不因此面失去力量——是不是經常可以說明對於物理學底客觀性的無信心與思想動搖，達到客觀性而必須採取的迂迴途徑，以及同時必須克服的障礙呢？……」（第二二七頁）。

這說得妙極了！關於物理學底客觀性的「思想動搖」——這正是時髦的「物理學

的「唯心論底本質」。

「……數學底抽象虛構，似乎在物理的實在與數學家們用以理解這個實在的科學方法之間創立了一座牆壁。他們模糊地感覺到物理學底實在性。……雖然他們在研究物理學的時候希望首先是客觀的，雖然他們力圖依靠實在和固守這一支柱，可是舊日的習慣妨礙了他們。所以，甚至在理論底概念中——能論是想比舊機械論的物理學更堅固和更少假說地模寫 (Deutlicher) 感性宇宙而不再建感性宇宙——我們仍然要對付數學家們底理論。……數學家們會應用一切辦法拯救物理學底客觀性，因為他們十分理解：沒有客觀性，就談不上物理學。……但是他們的理論底複雜性，他們的迂迴途徑，却給人留下笨拙底感覺。這是不過份了，太附會了，太虛構了 (opferlich)；實驗家在這裏感覺不到經常與物理的實在接觸而有的自發的信賴。……實質上，這就是一切物理學家所說的話，他們首先是物理學家或僅只是物理學家——他們是多得不可勝數的；這就是整個新機械論學派所說的話。物理學底危機是在於數學精神征服了物理學。一方面物理學底進步，另一方面數學底進步，在十九世紀使這兩種科學密切地接近了。……理論物理學變成了數學物理學了。……於是開始了形式物理學底時期，即數學物理學底時期，這種物理學成了純粹數學的，——數學物理學不是物理學底一部門而是數學底一部門。在這一階

段上數學家因為習慣於那種構成他的工作底唯一材料的概念的（純粹邏輯的）要素，就覺得自己被粗糙的要素所拘束着，這些要素他認為是不大順從的，因而不能不力求盡量地把它們抽象化，把它們表象為完全非物質的、純粹邏輯的，或者甚至完全抹煞它們。作為實在的客觀的資料的要素、即作為物理的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僅只是微分方程式所代表的形式關係。——如果數學家不為他自己的顛腦底這種建設工作所欺騙……那末他會找到理論物理學與經驗的聯繫的，但是初初一看以及對於未入門的人，就會覺得這是任意的理論構造。……概念、純粹觀念，替代了實在的要素。……這樣，便歷史地說明了：由於理論物理學所借用的數學形態……就發生了物理學底不安（*Unruhe*）、危機、以及它的似乎與客觀事實的脫離」（第二二八——二三二頁）。

這是「物理學的」唯心論底第一個原因。反動的偏向是科學底進步本身所產生的。自然科學底巨大成功，以及對於這種同質的與單純的物質要素（這些要素底運動規律可以用數學來計算）的接近，產生了數學家對於物質的遺忘。「物質消滅了」，只剩下方程式了。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並且彷彿是用新的方程式，得到了舊的康德主義的觀念：理性以規律授與自然。如我們會經看到的，對於新物理學底唯心論精神歡喜若狂的珂亨，竟致鼓吹把高等數學拿到中學校中去教授——以便把快要被我們的唯物論時代消滅

的唯心論精神灌輸到中學生底頭腦裏去（朗格，『唯物論史』，第五版，一八九六年，第二卷，第四九頁）。當然，這是反動分子底荒謬的夢想，除了少數專門家對於唯心論的暫時迷戀而外，事實上是沒有什麼而且也不能有什麼的。但是最特徵的是：快要溺死的人是怎樣抓取一根稻草呵，有教養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是用怎樣的巧妙手段狡猾地企圖保存信仰主義或給它尋找一個地盤呵，而信仰主義是在下層民衆中間由於無知、被壓迫、以及資本主義矛盾底不合理的野蠻性所產生的。

產生『物理學』的『唯心論』的另一個原因，是相對論底原理、我們的知識底相對性底原理。這個原理在舊理論崩潰時期以特殊力量強加於物理學家們，而且這個原理——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將必然地引導到唯心論。

這個相對論與辯證法的關係問題，在闡明馬赫主義底理論的不幸上，也許是最重要的問題。例如，以李伊而論，他像一切歐洲的實證論者一樣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沒有任何概念的。辯證法這個字眼他完全是在唯心論哲學的思辨底意義下來使用的。因此，雖然他感覺到新物理學在相對論上是走入了迷途，可是他無可奈何地徘徊着，企圖把相對論區分為溫和的與極端的。當然，『極端的相對論在邏輯上——如果不在實踐上——是緊鄰着真正的懷疑論的』（第二一五頁），但是，你們看，在普恩凱萊那裏，

是沒有這種『極端的』相對論的。大家想一想，他以為只要像藥劑師那樣多秤一點兒相對論或少秤一點兒相對論，就可以改正馬赫主義呀！

實際上，只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辯證法才提供了相對論問題底在理論上唯一正確的提法，而不懂得唯物辯證法，就必然地一定從相對論走到哲學唯心論。不理解這個情形，就已經足夠使貝爾曼先生底荒謬小書『在近代認識論觀照下的辯證法』失去一切意義。貝爾曼先生重複了關於辯證法的陳腐的廢話，而辯證法是他所完全不理解的。我們已經看到：一切馬赫主義者在認識論的每一步上都顯示出同樣的不理解。

物理學底一切舊真理，連那認為是不可爭辯和牢不可破的舊真理也在內，都是相對真理，——這就是說，任何不依存於人類的客觀真理是不能有的。不僅整個馬赫主義而且一般地整個『物理學的』唯心論都這樣談論着。絕對真理是由相對真理底總和在其發展中形成的；相對真理是不依賴於人類而存在的客體底相對真理的反映；這些反映是日益更加真確；在每一科學真理中，不管它的相對性，是有着絕對真理底要素；——這一切命題，在任何把恩格斯底『反杜林論』思索過一下的人看來，都是不證自明的，而對於『最新的』認識論却是一本加上了七個印記封閉着的書。

如馬赫所特別推薦的杜恆底『物理學理論』○或斯達羅底『現代物理學底概念與理

論』◎這一類的書，非常鮮明地表明着：這些『物理學的』唯心論者，對於我們的知識底相對性底證明，賦與以最大的意義，而實質上他們是徘徊於唯心論與辯證唯物論之間。這兩個著述家，雖然屬於不同的時代，從不同的觀點研究問題（杜恆是專門的物理學家，在這個部門內工作了二十年；斯達羅以前是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以後却恥於承認他在一八四八年以舊黑格爾主義底精神所寫的關於自然哲學的書），却都是用最大的力量攻擊原子論——機械論的自然觀。他們證明這種自然觀底局限性，證明把這種自然觀當作我們知識底界限的不可能性，證明那些主張這種自然觀的著作家們底許多概念之僵化。舊唯物論底這種缺陷是無可懷疑的；不理解一切科學理論底相對性，不懂得辯證法，誇大機械論的觀點，——這是恩格斯責難舊唯物論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夠（與斯達羅不同）拋掉黑格爾的唯心論，並且理解黑格爾的辯證法底天才的——真實的核心。恩格斯之放棄舊的形而上學唯物論，乃是爲了辯證唯物論的利益，而不是爲了那陷入於主觀主義的相對論的利益。『機械論的理論，——例如，斯達羅說道，——與一切形而

◎ 杜恆，『物理學理論及其目的與構造』，巴黎，一九〇六年。

◎ 斯達羅，『現代物理學底概念與理論』，倫敦，一八八二年。有法譯本和德譯本。

上學的理论一起，把局部的、觀念的、也許是純粹約束的屬性集團或個別屬性，加以本質化，並且把他們看作是各種各樣的客觀實在」（第一五〇頁）。這是很對的，如果你們不否認客觀實在並且攻擊反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話。斯達羅沒有明白這點。他不理解唯物辯證法，因而常常經過相對論而陷入於主觀主義與唯心論。

杜恆也是一樣。他費了莫大的力氣，從物理學史上引證了許多有趣的寶貴的例子（在馬赫那裏，也常常可以碰到這種例子）來證明：「物理學底一切規律，都是暫時的和相對的，因為它們是近似的」（第二八〇頁）。這個人在敲打大開着的門呀！——馬克思主義者在讀到關於這個問題的很長的議論時這樣想道。但是杜恆、斯達羅、馬赫和普恩凱萊底不幸就在於他們沒有看見這道門已經給辯證唯物論打開了。他們不能夠給與相對論以一個正確的定式，他們從相對論陷入到唯心論去了。「物理學底規律，嚴格地說來，既非真實的也非虛偽的，而是近似的」，——杜恆寫道（第二七四頁）。這個「而是」，已經是虛妄底開端，是抹煞科學底理論（近似地反映客體的，即接近於客觀真理的）與任意的、空想的、純粹約束的理論（例如，宗教理論或象棋理論）之間的界限的開端。

這個虛妄使杜恆竟致宣稱：提出「物質的實在」是否適應於感性現象這一問題乃是

形而上學（第一〇頁）；打倒關於實在的問題；我們的概念和假說不過是符號（*signs*，第二六頁）、『任意的』（第二七頁）構造等等。從這裏僅只差一步就是唯心論，就是杜恆先生在康德主義底精神下所宣傳的『信仰者底物理學』（李伊，第一六二頁；參看第一六九頁）。善良的阿德勒（佛里茲）——也是一個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認爲最聰明的是這樣來『改正』杜恆：即他所排除的是『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實在，只是作爲理論對象的實在，而不是作爲現實對象的實在』①。這是我們所熟知的從休謨與貝克萊底觀點出發的對康德主義的批判。

但是杜恆說不上有什麼自覺的康德主義。他像馬赫一樣不過是動搖着，不知道把自己的相對論依靠在什麼上面。在好多地方，他差不多接近着辯證唯物論。他說：我們知道聲音『是在它對於我們的關係上，而不是在它本身中，不是在發聲的物體中。聲學底理論使我們有可能去認識我們的感覺僅只展示其外表和浮面的這個實在。聲學底理論告訴我們說：在我們的知覺只是抓着我們叫作聲音的這個現象的地方，實在地存在的是一種很小的、很迅速的、週期的運動』（第七頁）。物體不是感覺底符號，感覺倒是物體

底符號（更確切些說，映象）。『物理學底發展，引起了毫不倦於供給材料的自然與毫不倦於認識的理性之間的不斷的鬥爭』（第三二頁）——自然是無限的，正如它的最小質點（電子也在內）是無限的，可是理性之把『物自體』轉化為『我們之物』也同樣是無限的。『這樣，實在與物理學規律之間的鬥爭將無限地延續着；對於物理學所建立的每個規律，實在在遲早間將提出粗暴的駁斥——經過事實的駁斥；可是物理學將不知疲乏地修正、改變、複雜化這個被駁斥的規律』（第二九〇頁）。如果作者緊緊抱着這個客觀實在底不依賴於人類的存在，那末這就是辯證唯物論底完全正確的敘述。

『……物理學底理論不是在今天很方便而在明天却不適用的純粹人爲的體系；它是日益更自然化的分類，是實驗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譯——面對面地·face a face）觀照的實在底日益更明白的反映』（第四四五頁）。

馬赫主義者杜恆在最後一句話裏向康德主義的唯心論遞送秋波，似乎說它替『實驗方法』以外的別的方法開了一條小路，似乎說我們不能逕直地、直接地、面對面地認識『物自體』。但是如果物理學底理論是日益更加自然化的話，那末，這就是說，這個理論所『反映』的『自然』、實在，乃是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着的，這正好是辯證唯物論底觀點。

一句話，今天的『物理學的』唯心論，正如昨天的『生理學的』唯心論一樣，不過是意味着自然科學一個部門裏的一個自然科學家派陷入於反動的哲學，不能夠從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直接一躍而到辯證唯物論。現代物理學現在正走這一步，而且將會走這一步，但是它不是筆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覺地而是本能地走向唯一正確的方法與自然科學底唯一正確的哲學，它不是明白地看見自己的『最終鵠的』，而是在摸索中接近於它，徘徊着，有時候甚至背向着它。現代物理學是在臨產中；它正在產生辯證唯物論。分娩是苦痛的。除了生產一個活的有生活力的生物之外，它必然地會產出一些死東西、一些應當打發到垃圾堆裏去的骯髒東西。屬於這些骯髒東西的是；全部物理學唯心論、全部經驗批判論哲學、以及經驗符號論、經驗一元論、等等、等等。

○ 著名的化學家拉姆賽說道：『常常有人問我：電氣難道不是一種震動嗎？無線電報怎樣能以細小的質點或粒體底移動來說明呢？我的回答是這樣：電氣是物，它是〔拉姆賽底着重點〕這些極小的粒體，可是當這些粒體離開某一客體時，一種像光波一樣的波就穿過以太向四處傳播，而無線電報使用的就是這種波』（拉姆賽，『傳記的與化學的論文』，倫敦，一九〇八年，第二二六頁）。在敘述了鋪轉化為氫之後，拉姆賽說

道：『至少有一個所謂的原素現在已經不能再看作是究極的物質了；它自身正變化為更加單純的物質形態』（第一六〇頁）。『陰電氣是物質底一種特殊形態，這幾乎是無疑的了；陽電氣是一種沒有陰電氣的物質——就是說，減去這種電氣物質的物質』（第一七六頁）。『什麼是電氣呢？從前人們以為有兩種電氣：一種叫陽電氣，另一種叫陰電氣。當時是不可能答覆這個問題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大概證明：過去一向叫作陰電氣的，確實（really）是一種實體。事實上它的質點底相對的重量已經測定了，每一質點大約為氫底質量底七百分之一。……電氣底原子叫作電子』（第一九六頁）。如果我們的在哲學問題上著書和寫文章的馬赫主義者能夠思考的話，那末他們會理解：『物質消滅』、『物質還元為電氣』等等的說法，不過是下述這個真理在認識論上的一種無力的說法，而這個真理是：科學已經成功地發現了物質底新形態、物質運動底新形態，把舊形態還元為新形態等等。

第六章 經驗批判論與歷史唯物論

如我們已曾看到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分爲兩個營壘。車爾諾夫先生與『俄國財富』
◎底撰稿者們，不論在哲學上和歷史上都是辯證唯物論底一貫的和徹底的反對者。另一
個是我們在這裏最感興趣的那些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集團，他們力圖用種種
方法向讀者探證馬赫主義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歷史唯物論可以並容的。不錯，這些保
證大半只是保證而已。沒有一個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曾經稍微企圖多少體系
化地敘述經驗批判論底創立者們在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現實的傾向。我們將簡略地論述一
下這個問題，首先考察文獻中所有的德國經驗批判論者底言論，然後再考察他們的俄國

◎ 一個俄國的月刊，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出版於聖彼得堡，是屬於民粹派傾向的

激進知識分子底機關刊物。——英譯本註

弟子們底言論。

一 德國經驗批判論者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漫遊

一八九五年，當阿萬那留斯還活著的時候，在他所主編的哲學雜誌裏發表了一篇他的弟子白萊底論文：『政治經濟學中的形而上學』^①。經驗批判論底一切老師們不僅攻擊公開的、自覺的哲學唯物論底『形而上學』，並且攻擊自發地站在唯物論認識論觀點上的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這個弟子從事攻擊政治經濟學中的形而上學。這個攻擊指向着政治經濟學中的各種極不相同的學派，可是我們有興趣的僅僅是那些反對馬克思與恩格斯學派的經驗批判論的論證底性質。

『本文底目的，——白萊寫道，——是要表明：整個現代政治經濟學，在說明經濟生活現象上，是使用着形而上學的前提；它從經濟底『性質』『演繹』出經濟底『規律』，人對於這些『規律』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東西。……現代政治經濟學底全部理論

① 載於『科學的哲學季刊』，一八九五年，第一九卷，第三七八——三九〇頁。

都是站立在形而上學的基地上的，它的全部理論是非生物學的，因而是非科學的，在認識上是沒有任何價值的。……理論家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基礎上建立着自己的理論，不知道他們的理論是從什麼基地生長出來的，他們自以為是不要任何前提的實在論者，因為他們研究的是這樣「着實的」(nuchterne)、「實踐的」、「明白的」(simfliche)經濟現象。……他們與生理學上的許多流派有着血緣的類似，這種類似是同一父母(形而上學與思辨)底兒子們(在我們的場合上是生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底類似。經濟學家當中有一個學派，分析「經濟」底「現象」(阿萬那留斯及其一派在普通名詞上加上引用號，是想表明：他們才是真正的哲學家，懂得這類庸俗的、未被「認識論的分析」所清洗過的用語法底全部「形而上學性」的)，不把他們所這樣發見的東西(das Gefundene)與個人底行為聯繫起來；生理學家把個人底行為攆斥出他們的研究之外，認為它是一靈魂底作用(Wirkungen der Seele)，同時這一流派底經濟學家則宣稱個人底行為對於「內在的經濟規律」是毫無意義的(eine Negligible)。(第三七八—三七九頁)。「在馬克思那裏，理論確立於「經濟規律」底構成的過程中，並且這些「規律」位置在依存的生命系列底最初部份 (Initialabschnitt)，而經濟過程則在最終部份 (Finalabschnitt)」。……「經濟」被經濟學家轉化成了一種超越的範疇，他們想在其中發現自己所願

意發現的這些規律：即「資本」、「勞動」、「地租」、「工資」、「利潤」底「規律」。經濟學家把人轉化成一種柏拉圖的概念——「資本家」、「工人」等等。社會主義把「利潤狂」這個特性賦與「資本家」，自由主義把「貪婪」這個特性賦與工人——並且這兩種特性都是由「資本底合規律性的作用」加以說明」（第三八一——三八二頁）。

「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國社會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時，已經有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了，他的認識的目的，是在給這個世界觀提供「理論的基礎」以「確保」他的起首價值。馬克思在李嘉圖那裏發見了價值律。……但是法國社會主義者從李嘉圖所得出的結論，不能夠滿足馬克思「確保」他的歸入生活差異的價值，即「世界觀」，因為這些結論已經以「對工人被劫掠的憤激」等等形態作為構成部份進入他的起首價值底內容之中。這些結論由於「在經濟學上是形式地不正確的」而被擠斥了，因為它們不過是「應用道德於政治經濟學」而已。」「但是，在形式的經濟學的意義下不正確的東西，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下却可能是正確的。如果羣衆底道德意識宣佈某一經濟事實是非正義的，那末這是證明着這個事實本身已經沒有生命了，其他的經濟事實已經出現了，因而這個事實就變成不可忍受的和不可保存的了。因此，在形式的經濟學的不正確背後，可以隱藏着真實的經濟學的內容」（恩格斯給「哲學底貧困」的序文）。

「在這些引用的文句中，——白萊在引證了恩格斯之後繼續道，——我們在這裏感到興趣的依存系列底中間部份 (Medialabschnitt) 被取出」 (abgehoben——阿萬那留斯底術語，意思是：意識到了，選拔出來了)。在「認識」了「不正確底道德意識」背後一定隱藏着「經濟事實」之後，就到來了最後部份 (Finalabschnitt：馬克思底理論是陳述，即E價值，即經過起首、中間、最後 (Initialabschnitt, Medialabschnitt, Finalabschnitt) 的三個階段、三個部份的生活差異)，……即「認識」這個「經濟事實」。換句話說，任務現在是在於：在「經濟事實」中間「重新發見」起首價值，即世界觀，以「確保」這個起首價值。——這個依存系列底一定的變種，已經包含着馬克思主義的形而上學。不管「被認識的東西」是怎樣出現於最後部份 (Finalabschnitt)。作為獨立的E價值，作為「絕對真理」，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是憑着「特殊的」認識論，即馬克思底經濟學體系與唯物論的歷史理論，來「事後」奠定基礎。……憑着剩餘價值底概念，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的「主觀」「真理」，在「經濟範疇」底認識論裏面找到了它的「客觀真理」，——起首價值底確保完成了，形而上學獲得了事後的認識批判」 (第三八三——三八六頁)。

我們這樣冗長地引述這個難於置信地下流的囈語，這個穿着阿萬那留斯術語底外衣

的假科學的蠢話，讀者大概是生氣了吧。但是 *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en, muss in Feindes Lande gehen*——要想認識敵人，就必須進入敵人的巢穴。而阿萬那留斯底哲學雜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說來，乃是真正的敵人的巢穴。我們請求讀者暫時克制着對資產階級科學小丑的合理的嫌惡，來分析一下阿萬那留斯底弟子與撰稿者底論證。

第一個論據：馬克思是一個『形而上學者』，沒有把握着認識論的『概念批判』，沒有精細地研究一般的認識論，並且率直地把唯物論插入他的『特殊的認識論』。

這個論據裏沒有一點兒是屬於白萊個人的和僅只屬於白萊個人的東西。我們已經幾十次、幾百次地看到一切經驗批判論底創始者和一切俄國馬赫主義者怎樣非難唯物論爲『形而上學』，更正確些說，重複康德主義者、休謨主義者、唯心論者反對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陳腐的論據。

第二個論據：馬克思主義與自然科學（生理學）是同樣地形而上學的。——在這個論據上，『負責任』的不是白萊，而是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因爲是他們對『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宣戰，是他們把這個名稱加之於極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所抱持（依據他們自己的承認和稍微知道這個問題的人們底判斷）的自發的——唯物論的認識論。

第三個論據：馬克思主義宣稱『個性』是沒有意義的東西（*quantite negligible*）、

它承認人是服從於某種「內在的經濟規律」的「偶然物」，它缺乏對於 des *Gefundenen*（即被發見、被給與的東西）的分析，諸如此類。——這個論據是完全重複經驗批判論的「原則同格」那一套思想，即阿萬那留斯理論中的那一套唯心論的遁辭。白萊是完全正確的，當他說在馬克思與恩格斯那裏不可能發見這種唯心論謬論底絲毫痕跡，當他說從這種謬論底觀點上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完全地推翻馬克思主義，從其最初起，從其最基本的哲學前提起。

第四個論據：馬克思底理論是「非生物學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異」以及那構成反動教授阿萬那留斯底「科學」的這類生物學術語底遊戲。——白萊底這個論據從馬赫主義底觀點看來是正確的，因為馬克思底學說與阿萬那留斯底「生物學的」遊戲之間的深淵的確是一目瞭然的。我們馬上就會看到俄國的思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怎樣追縱着白萊底後塵。

第五個論據：馬克思理論底黨派性與偏狹性以及他的解答底成見性。整個經驗批評論，而決不僅是自萊個人，不論在哲學上和社會科學上都是主張非黨派性的。他們既不主張社會主義，也不主張自由主義。他們不明確區分哲學上的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根本的和不可調和的方向，而是力圖超出於兩者之上。我們曾經在一長串的認識論問題上追溯

了這一傾向，所以，在社會學中再碰見它的時候我們是不應當再感到驚訝的。

第六個『證據』：譏笑『客觀』真理。白萊一下子感覺到了並且十分正確地感覺到了：馬克思底歷史唯物論與全部經濟學說都是澈底地滲透着對客觀真理的承認的。白萊是正確地表現了馬赫和阿萬那留斯底教義之傾向，當他正是爲着客觀真理底思想『從頭』——可以這樣說——就揷斥了馬克思主義的時候，當他一下宣稱馬克思主義學說背後除了馬克思底『主觀的』觀點之外事實上是沒有別的什麼東西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馬赫主義者揷乘白萊（他們大概是會揷乘他的），那末我們將告訴他們說：不要責難鏡子照出了一付歪臉……等等。白萊是一個忠實地反映着經驗批判論底傾向的鏡子，我們的馬赫主義者之揷乘白萊，只是證明他們的善良的意圖——他們的把馬克思與阿萬那留斯結合起來的荒謬的折衷主義的努力。

我們從白萊轉到彼得楚爾特吧。如果白萊不過是學生，那末列塞維奇這類特出的經驗批判論者却宣稱彼得楚爾特是老師。如果白萊率直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底問題，那末不屑於論述什麼馬克思或恩格斯的彼得楚爾特却以積極的形式敘述了經驗批判論在社會學中的觀點，這樣提供了把它們和馬克思主義比較的可能性。

彼得楚爾特底『純粹經驗哲學入門』第二卷標題爲：『走向安定』(Auf dem Weges)

um Dauernden")。作者把這個趨於安定的傾向作爲他的研究底基礎。「人類底最終的 (endgültige) 安定狀態，可以從形式方面推知其主要特徵。這樣我們就獲得了倫理學、美學及形式的認識論底基礎」(第叁頁)。「人類發展本身中有其目的」，它趨回於「完全的 (vollkommen) 安定狀態」(第六〇頁)。這種表徵是繁夥的和多樣性的。例如，在老年時還不「聰明」、還不平靜的狂熱的激進派是很多的嗎？不錯，這種「過早的安定」(第六二頁)乃是市僧底特性。但是市僧不是「密集的多數」嗎？(第六二頁)。

我們從這位哲學家底加上許多重疊的結論是：「一切我們的思惟與創造底目的之本質的表徵，乃是安定」(第七二頁)。他的說明是：許多人「看見」繪畫斜掛在牆壁上或論匙垂放在桌子上，「就不能忍受」這些人「並不一定是學究」(第七二頁)。他們「感覺到有些無秩序」(第七三頁)；彼得楚爾特底着重點)。一句話，「趨於安定的傾向，乃是趨於究極的、在其本性上是最終的狀態的努力」(第七三頁)。所有這一切都引自第二卷標題爲「趨於安定的心理傾向」的第五章。這個傾向底證明是最重要的。例如：「喜歡爬山的人們都表現着一種想達到在根源的、空間的意義下的最終點、最高點的衝動。驅使他們爬向高峯的，常常不僅是眺望遠景、運動身體、享受清新空

氣和偉大自然的這種欲望，並且是深藏在一切有機生物內的這種本能：即一經開始活動，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達到自然的目的而後止』（第七三頁）。另一個例子：人們爲着把郵票蒐集完全付出多少的金錢呵！『只要看一看郵票商人底價格表，你們就會茫然若失。……然而沒有比這種趨求安定的努力更自然和更令人理解的了』（第七四頁）。

在哲學上未受過教育的人，是不理解安定底原理與思惟經濟底原理之全部意義的。彼得楚爾特爲着這些門外漢詳細地展開了他的『理論』。『同情是對於安定狀態的直接需要底表現』，——第二八節底內容這樣寫着。……『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難底重複、複製，而是由於這個苦難而發生的苦難。……同情底直接性是必須以最大力量強調的。如果我們承認這點，那末我們也就承認別人底幸福能夠像一個人自己的幸福一樣直接地和根本地使他感覺興味。這樣我們就排斥了道德論底一切功利主義的與享樂主義的基礎。由於自己對於安定與和平的渴望，人性根本上不是惡的，而是滲透着助人的心的。……』

『同情底直接性常常表現在援助底直接性之中。爲了拯救別人，人們屢常不加思索地投身到水中去援助快要溺死的人。與死亡掙扎着的人底模樣是不堪忍受的，它逼迫

着人們忘掉自己的其他義務，甚至冒着自己和自己親人底生命危險去打救某個墮落醉漢底無用生命；換句話說，同情在某些情況下能夠驅使一個人從事於從道德底觀點看來不能證明是正當的行動」……（第七五——七六頁）。

幾十頁和幾百頁的經驗批判論哲學，都充滿着這類不可言述的蠢話。

道德是從『道德的安定狀態』演繹出來的（第二卷第二篇：『靈魂底安定狀態』，第一章：『論倫理的安定狀態』）。『按其概念說來，安定狀態在其每一構成部份中都不包含任何變化底條件的。因此，無須要進一步的議論就可以斷定：這種狀態是沒有給戰爭留下任何可能性的』（第二〇二頁）。『經濟的與社會的平等是從最終的（*endliche*）安定狀態底概念中產生出來的』（第二一三頁）。這種『安定狀態』不是從宗教而是從『科學』中產生出來的。不是像社會主義者所想的，『多數』實現這種安定狀態，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底政權『幫助人類』（第二〇七頁），——不，導向這個理想的乃是『自由的發展』。事實上，難道資本底利潤不是在減少，工資不是在不斷的增加嗎？（第二二三頁）。一切關於『僱傭奴隸』的斷言都是不真實的（第二二九頁）。過去可以打斷奴隸底腿而不受任何處罰，而現在怎樣呢？不，『道德的進步』是無疑問的：請看一看英國大學區、救世軍（第二三〇頁）、德國『倫理協會』吧。在『美學的安定狀態』底

名義下（第二篇，第二章），浪漫主義被擴斥了。而浪漫主義却包含着自我底無節制的擴大之一切形態，就是說，唯心論、形而上學、神祕主義、唯我論、利己主義、「多數對少數的暴力的壓制」、以及「國家管理一切勞動組織的社會民主主義理想」（第二四〇——二四一頁）。

白菜、彼得楚爾特和馬赫底社會學的漫遊，可以歸結為市儈底無限愚蠢，這種市儈是在「新的」「經驗批判論的」體系化與術語底掩飾下沾沾自喜地散佈最陳腐的垃圾。空洞言辭的華麗外衣，牽強附會的三段論法，矯揉造作的煩瑣哲學，一句話，不論在認識論上和社會學上都是在同一輝煌招牌下的同一反動內容。

我們現在且看一看俄國馬赫主義者。

- 馬赫在同一精神下贊成波柏爾與門格爾底保證「個人自由」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時他認為比起這種社會主義來「處於不利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底學說有着一種「比起君主制或寡頭制的國家中的奴隸制度還更為普遍，更為壓迫的奴隸制度」的威脅。見「認識與誤謬」，第二版，一九〇六年，第八〇——八一頁。

二 波格唐諾夫怎樣修正和『發展』馬克思

在他的論文『自然與社會中的生命發展』（一九〇二年，見『從社會心理學』第三五及以下各頁）中，波格唐諾夫引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著名的一段，在這一段裏『偉大的社會學家』，即馬克思，闡明着歷史唯物論底基礎。在引用了馬克思底話之後，波格唐諾夫宣稱：『歷史一元論底舊定式，雖然在基本上還是正確的，可是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我們了』（第三七頁）。因此，作者想從這個理論底基礎出發，把這個理論加以修正或發展。作者底主要結論是這樣：

『我們曾經指出：社會形態是屬於生物適應底廣泛的種類的。但是我們並沒有因此就規定了社會形態底領域；爲了規定，必須不僅確定種類，而且要確定屬類。……在自·己·的·生·存·鬥·爭·中，人·們·除·非·藉·助·於·意·識·便·不·能·結·合·起·來；沒·有·意·識，就·沒·有·交·往。因·此，社·會·生·活·在·其·一·切·表·現·上·都·是·意·識·的·心·理·的·生·活。……社·會·性·是·與·意·識·性·不·可·分·離·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在·這·些·字·眼·底·確·切·意·義·上·是·等·同·的』（第五一頁，波格唐諾夫底着重點）。

這個結論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已經由亞托杜克斯給指出了（『哲學概論』，聖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第一八三頁及序言）。但是波格唐諾夫只是用謾罵來答覆他，吹求引文中的錯誤：亞托杜克斯不是『在確切的意義下』而是『在完全的意義下』引用它們。錯誤是有的，作者有一切權利改正它，可是因此大聲疾呼『曲解』、『替代』等等（『經驗一元論』，第三卷，第肆肆頁），——這不過是以拙劣的詞句來模糊爭論底本質。不管波格唐諾夫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想出什麼樣的『確切的』意義，可是無疑地，我們所引用的他的這個命題却是錯誤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不是等同的，——完全像一般存在與一般意識之不是等同的一樣。從人們在進入交往時是作為意識的存在物而進入的這一點之中，決不能得出社會意識是與社會存在等同的。在一切稍為複雜的社會形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人們在進入交往時，是沒有意識到這兒在形成着什麼樣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依據什麼樣的規律在發展，諸如此類。例如，農民在出賣穀物時是與世界市場底世界穀物生產者進入『交往』的，可是他沒有意識到這點，也沒有意識到從交換之中形成着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底學說。反映可以是被反映者底近似地真確的模寫，可是說它們是等同的，這就荒謬了。意識一般地反映存在——這是整個唯物論底一般命題。我

們不能看不到這個命題與歷史唯物論底命題——即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是有直接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的。

波格唐諾夫之「在他的基礎底精神下」暗中修正和發展馬克思的企圖，乃是在唯心論底精神下對這些唯物論的基礎作明目張膽的歪曲。要否定這點是可笑的。我們且回想一下巴柴羅夫對於經驗批判論（不是經驗一元論，絕對不是！在這些「體系」之間有着如此巨大、如此巨大的差別呀！）的說明吧：「感性表象正就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這是鮮明的唯心論，這是鮮明的意識與存在等同論。其次，大家回想一下內在論者與庸底定式，他也像巴柴羅夫及其一夥一樣拚命地貶咒發願說他不是唯心論者，並且像波格唐諾夫一樣堅決地限定他的術語與特別「確切的」意義：「存在是意識」。現在把這個定式和內在論者休拜一梭登對於馬克思底歷史唯物論的駁斥比較一下：「任何物質生產過程，對於它的觀察者，總是一種意識底現象。……在認識論方面，不是外在的生產過程是第一性的（*primus*），而是主體或諸主體是第一性的；換句話說，甚至純粹物質的生產過程也不引導我們走出意識底一般聯繫（*Bewusstseinszusammenhang*）之外」（見「人類幸福與社會問題」，第二九三與二九五——二九六各頁）。

波格唐諾夫可以隨心所欲地咒詛唯物論者「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咒詛都不

能改變簡單明白的事實。『經驗一元論者』波格唐諾夫之所謂在馬克思底精神下修正馬克思和發展馬克思，本質上與唯心論者及認識論上的唯我論者休拜·梭登之駁斥馬克思毫無不同。波格唐諾夫斷言他自己不是唯心論者。休拜——梭登斷言他自己是實在論者（巴柴羅夫甚至相信了這點）。在我們的時代中，哲學家不能不宣稱自己是『實在論者』和『唯心論底敵人』。馬赫主義者先生們，現在是懂得這點的時候了！

內在論者、經驗批判論者與經驗一元論者，都在細目、細節、唯心論底定式上相互爭論着，至於我們却從頭否認這三位一體所共有的東西、他們的一切哲學基礎。且讓那在最好的意義下並以最好的意圖接受馬克思底一切結論的波格唐諾夫宣傳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等同性』吧；我們將說：波格唐諾夫，減去了『經驗一元論』（更正確些說，減去了馬赫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這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同論，乃是十足的胡說，乃是無條件地反動的理論。如果個別的人把它與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行動調和起來，那末我們應該承認這些人比他們的理論還好些，但是決不能說對馬克思主義的絕頂的理論歪曲是對的。

波格唐諾夫把他的理論與馬克思底結論調和起來，並且爲着這些結論犧牲了最初步的徹底性。世界經濟中的每一個別生產者都意識到他在生產技術中加進了某種變化，每

一個所有者都意識到他把一種生產產品和別的一種生產產品交換，但是這些生產者和所有者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因此就改變着社會存在。所有這些變化底總和及其一切交錯紛歧，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就是有七十個馬克思也是不能把它們全部把握住的。最多是發現這些變化底規律，在其主要點上和根本點上指出這些變化與其歷史發展底客觀的邏輯，——所謂客觀的，並不是指意識的存在物底社會，即人們底社會，能夠不依賴於意識的存在物底存在而存在和發展（波格唐諾夫在他的『理論』中所強調的正是這些廢話），而是指社會存在是不依存於人們底社會意識的。你們吃飯穿衣，經營事業，生育小孩，生產物品，交換產品，從這些事實中構成着事件底客觀地必然的鏈鎖、發展底鏈鎖，而這個鏈鎖是不依存於你們的社會意識，並且爲你們的社會意識所決不能完全把握的。人類底最高的任務，是在一般的和基本的要點上把握這個經濟進化（社會存在底進化）底客觀邏輯，以便使自己的社會意識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底先進階級底意識盡可能精確、明白、批判地適應於它。

波格唐諾夫承認這一切。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他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同」論，事實上被他拋在九霄雲外了，它變成了空洞的煩瑣哲學的裝飾品，——像「普遍替代說」、「要素」論、「嵌入」論以及其他一切馬赫主義的謬論一樣空洞的、

死的、無用的東西。但是『死的捉住活的』；死的煩瑣哲學的裝飾品，反對波格唐諾夫底意志並且不依賴於他的意識，把他的哲學變爲休拜·梭登和其他反動派底合用的工具，這些反動派以幾千個調子從幾百個教授講座上把這個死的東西當作活的東西宣傳，反對活的東西，並且目的在撲殺活的東西。波格唐諾夫個人是一切反動、特別是資產階級反動底死敵。波格唐諾夫底『替代說』與『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等同』論，却是替這個反動服務。這是可悲的事實，然而畢竟是事實。

唯物論一般地承認不依賴於人類底意識、感覺、經驗等等的客觀實在的存在（物質）。歷史唯物論承認不依賴於人類底社會意識的社會存在。在這兩種場合上，意識都不過是存有底反映，最好也只是存在底近乎正確的（想應的、觀念上確切的）反映。如果不離開客觀真理，不陷入資產階級反動欺騙底懷抱中去，就不能在這個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除去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本質部份。

下面還有幾個例子可以表明死的哲學唯心論怎樣抓住了活的馬克思主義者波格唐諾夫。

在『什麼是唯心論』（一九〇一年，前引書，第貳頁及以下各頁）這一論文中，這樣寫着：

『我們達到這樣的結論：無論在人們關於進步的陳述意見一致的地方和意見不一致的地方，進步這一觀念底基本意義仍是一樣的：即意識生活底逐漸增大的飽滿與和諧。進步這一觀念底客觀內容就是如此。……如果我們現在把我們所得到的進步這一觀念底心理學表現與先前說過的生物學表現（『生活總和底增大』作生物學的進步』，第一四頁）比較一下，那末我們就不難深信：前者與後者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可以從後者推引出來。……因為社會生活歸結為社會成員底心理生活，所以進步這一觀念底內容在這裏也是一樣的：即生活底飽滿與和諧之增大；只是必須加上：人們底社會生活。當然，社會進步這一觀念過去不曾有而且現在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內容』（第一六頁）。

『我們發見了……唯心論表現着社會氣氛較多的人底精神對於社會氣氛較少的人底精神的勝利，進步的理想乃是社會的『進步的傾向在唯心論心理學中的反應』（第三二頁）。

不用說，在這個生物學與社會學的全部遊戲中，決沒有半點馬克思主義。在斯賓塞與米哈依洛夫斯基那裏，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見許多一點也不比這個更壞的規定，這些規定除了作者底『善良的意圖』外是什麼也沒有規定的，並且顯示着作者完全不理解『什麼是唯心論』與什麼是唯物論。

在「經驗一元論」第三卷，一九〇六年底一篇論文「社會的淘汰」（方法底基礎）中，作者以反駁朗格、菲利、華爾脫曼及其他許多入底折衷主義的社會——生物學的企圖開始（第一頁），並且在第一五頁上就已經敘述着「研究」底如下的結論：「我們可以

把能論與社會淘汰底基本聯繫化爲如下的定式：
『社會淘汰底每一行爲，乃是它所關涉的社會複合底能之增加或減少。在前一場合上我們看到的是「正淘汰」，在後一場合上我們看到的是「負淘汰」』（作者底着重點）。

這類不可言狀的謬論竟敢當作馬克思主義呀！我們還能想像比這樣一串生物學與能論的名詞更無用、更死、更煩瑣哲學的東西嗎？這一串名詞在社會科學領域裏是什麼也沒有提供並且什麼也不能提供的。沒有絲毫具體的經濟學研究底影子，沒有絲毫馬克思底方法、辯證法底方法，以及唯物論的世界觀底痕跡，有的僅只是一些定義底製造，把它們強行放入馬克思主義底現成結論中去的企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底迅速高漲，無疑地是社會整體底能之增大……」。這句話底後半句，無疑地只是前半句底重複，表現在毫無內容的術語之中而已，這些術語看起來好像使問題「深刻化」了，事實上却是與朗格及其一夥底折衷主義的生物——社會學的企圖毫無分別！……但是這個過程

底不和諧的性質，使得它結局於「危機」、生產力底巨大浪費、能底急劇減少：「正淘汰」被「負淘汰」代替了」（第一八頁）。

你們覺得這不是朗格嗎？在關於危機的現成結論上，黏貼一個生物學的「能論的倫理學標籤，沒有加上絲毫具體材料，也沒有說明危機底本性。這一切是非常善意的，因為作者是想證實和加深馬克思底結論，但是事實上他却用枯燥得不可忍受的、死的煩瑣哲學把它們稀薄化了。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個早已衆人皆知的結論底重複，至於它的全部「新的」基礎，全部「社會能論」（第三四頁）與「社會淘汰」，都不過是一堆空洞、對馬克思主義的十足的嘲笑罷了。

波格唐諾夫所從事的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是用生物學與能論的術語改裝這個研究所早已得到了的結果。這全部企圖從頭到尾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為「淘汰」、「能底」、「同化與異化」、「能的平衡等等概念，在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中時，都不過是空洞的詞句。事實上，藉助於這些概念是不可能進行社會現象底任何研究的，不可能闡明社會科學底任何方法的。再沒有什麼比把「能論的」或「生物—社會學的」標籤黏貼在類如危機、革命、階級鬥爭等等這些現象上面更容易的事了，但是也再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職業更無益、更煩瑣哲學、更死的了。重要的事情不是在於波格唐諾夫企圖在這裏把他

的全部或『幾乎是』全部的總結和結論裝進馬克思底學說裏去（我們已經看到他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底關係問題上所作的『訂正』），而是在於這種裝置——這種『社會能論』——底方法是完全虛妄的，並且與朗格底方法毫無分別。

『朗格先生，——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寫信給庫克曼道，——（『論工人問題等等』，第二版）大大地讚揚我……目的是在吹噓他是一個偉大人物。問題是在於朗格作了一個大發現。全部歷史可以放在一個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規律之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生存競爭』這一詞句（達爾文底用語應用在這裏就變成了空洞的詞句），而且這一詞句底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律，或者更正確些說，人口過剩律。因此，不去分析歷史地表現在各種社會形態中的這個『Struggle for life』，而只是把一切具體鬥爭變爲『Struggle for life』這一詞句，並且把這一詞句變爲馬爾薩斯的關於人口的幻想。必須承認：對於高慢的、衒學的、吹牛的無知和思想懶惰……這是令人信服的方法』。

馬克思對朗格的批判底基礎，不是在朗格特別地把馬爾薩斯主義裝進社會學中來，而是在一般地把生物學概念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中乃是一句空話。不論這個移植是帶着『善良的』目的或者目的是在加強虛偽的社會學結論，而空話依然還是空話。波格唐諾

夫底『社會的能論』，他之把社會淘汰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正好就是這樣的話。

正如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在認識論上沒有發展唯心論而是把誇大的專門術語的廢話（『要素』、『原則同格』、『嵌入』等等）覆蓋着舊的唯心論的錯誤一樣，經驗一元論在社會學上即使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抱着真摯的同情，而其結果也是以誇大和空洞的能論的與生物學的詞句曲解歷史唯物論。

現代俄國的馬赫主義（更正確些說，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者中間的馬赫主義的流行）與歷史特點，乃是如下的事情：費爾巴哈『是下半身的唯物論者，上半身的唯心論者』；——布赫納、福格特、摩萊蕭特和杜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樣，不過有這個本質上的差別：所有這些哲學家比起費爾巴哈來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憐的蠢才。

從費爾巴哈中生長起來並且在與蠢才們鬥爭中壯大起來的馬克思與恩格斯，自然地將最大注意力放在唯物論哲學上部建築底完成上，就是說，不是放在唯物論的認識論上，而是放在唯物論的歷史觀上。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強調辯證的唯物論，比強調辯證的唯物論更厲害些，堅持歷史的唯物論，比堅持歷史的唯物論更厲害些。我們的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之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在與此完全不同的歷史

時期，這時候資產階級哲學特別專門化於認識論，用片面的和歪曲的方式攝取了辯證法底若干組成部份（例如，相對論），並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擁護或恢復下半部的唯心論而不是上半部的唯心論上。無論如何，一般實證論、特別是馬赫主義，曾經披上唯物論底偽裝，用假唯物論的術語掩蓋着他們的唯心論，大大地從事於巧妙地偽造認識論，並且比較上很少把注意力放在歷史哲學上。我們的馬赫主義者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是從其他方面——可以這樣說——碰巧地接近到它的，並且他們攝取了——有時候與其說是攝取了還不如說是默記了——馬克思底經濟理論與歷史理論，而沒有認清它們的基礎，即哲學唯物論。因此波格唐諾夫及其一夥應當被稱為俄國的翻轉過來的布赫勃與杜林。他們願意作上半身的唯物論者，他們却不能擺脫下半身的混亂的唯心論！在波格唐諾夫那裏，「上半身」是的確庸俗化了的並且被唯心論大大腐爛了的歷史唯物論，「下半身」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所偽裝的並且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所粉飾的唯心論。「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經驗」、「集體的勞動過程」等等，——這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然而這一切都只是詞句而已，它們背後掩藏着唯心論哲學，這種唯心論哲學宣稱物是「要素」底複合、感覺底複合，外間世界是人類底「經驗」或「經驗符號」，物理的自然是「心理的東西」底「派生物」，諸如此類。

日益巧妙地偽造馬克思主義，日益巧妙地把反唯物論的學說化裝爲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政治經濟學上，在策略問題上，以及在一般哲學上（不論是
在認識論或社會學上）的特徵。

三 關於蘇佛羅夫底『社會哲學底基礎』

以上述的蘇佛羅夫底論文爲結尾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正是由於它的集體性質而成爲一個帶有非常強烈氣味的花球。巴柴羅夫說依照恩格斯看來『感性表象正就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貝爾曼宣稱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是神祕主義，盧那卡爾斯基竟致倡言宗教，尤世凱維奇把『邏各斯(Logos)』引入經驗底不合理之流，波格唐諾夫把唯心論稱爲馬克思主義底哲學，黑爾豐清洗掉狄慈根底唯物論，最後是蘇佛羅夫底論文『社會哲學底基礎』。當這些人一齊出現在你們面前的時候，你們就會一下子感覺到新的路線底『精神』。量已經變成了質。早先各自在個別的論文和書籍中探尋着的『探尋者』，現在發表真正的宣言了。他們之間的局部的分歧，由於他們集體地反對（不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消除了；作爲一個流派的馬赫主義底反動

的特徵，變得明顯了。

蘇佛羅夫底論文在下列情況下尤其是更有趣味的，即作者既不是經驗一元論者，也不是經驗批判論者，而只是「實在論者」。因此，使他與其餘的伙伴們結合的，不是作為哲學家的巴柴羅夫、尤世凱維奇、波格唐諾夫底獨有的特徵，而是他們大家所共同的對辯證唯物論的反對。把這個「實在論者」底社會學的議論與經驗一元論者底議論比較一下，這將幫助我們描繪他們的共同的傾向。

蘇佛羅夫寫道：「在規制世界過程的各種規律底等級中，特殊的與複雜的規律還元為一般的與簡單的規律，它們都是服從於發展底普遍規律——力底經濟底規律。這個規律底本質是在於：力底任何體系消耗愈少，蓄積愈多，以及消耗愈有效地服務於蓄積，那末這個體系就愈能保存和發展。很早以前就喚起了客觀的合目的性底觀念的動的平衡底形態（太陽系，地球上各種現象底循環，生命過程），正是由於它們本身所有的能之保存與蓄積，由於它們的內在的經濟而形成和發展的。力底經濟底規律，是一切發展——無機的、生物學的和社會的發展——底統一的和規制的原理」（第二九三頁，作者底着重點）。

我們的「實證論者」與「實在論者」是多麼容易地製造「普遍規律」呵！令人遺憾

的，只是這些規律並不比杜林所同樣容易和迅速地製造的規律高明半分。蘇佛羅夫底『普遍規律』與杜林底普遍規律，同樣是空洞的、誇大的詞句。試把這個規律應用於作者所提到的三個領域中的第一個領域，即應用於無機的發展吧。你們會看到：除了能底不滅和變化底規律外，任何『力底經濟』在這裏都是應用不上的，更不必說『普遍地』應用了。而『能底不滅』律，作者早已把它挑出了，早已把它看作是特殊的規律了（第二九二頁）○。在無機的發展底領域中除了這一規律外還有什麼呢？使作者把能底不滅和變化底規律改變（『改良』）為『力底經濟』底規律的那些補充、複雜化、新發現或新事實是在哪裏呢？沒有任何這樣的事實或發現，甚至蘇佛羅夫也沒有提到它們。他不過是——如屠格涅夫小說裏的巴柴羅夫所說的，爲着顯得重要起見——把筆揮舞了一下。

○ 蘇佛羅夫把能底不滅和變化底規律之發現叫作是『能論底基本原理之建立』（第二九二頁），這是具有特徵的。我們的相當馬克思主義者的『實在論者』曾經聽說過庸俗唯物論者布赫納及其一夥以及辯證唯物論者恩格斯都認爲這個規律是唯物論底基本原理之建立嗎？我們的『實在論者』曾經想過這個差異底意義嗎？呵，不，他不過是追逐時髦，重複奧斯特瓦爾得，如此而已。不幸的是這些『實在論者』拜倒於時髦面

於是出現了「實在一元論哲學」底新的「普遍規律」（第二九二頁）。要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呀！難道我們比杜林差嗎？

看一看第二個發展領域——生物學的發展領域吧。在這個領域裏，既然有機體底發展是經過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那末在這裏普遍的是力底經濟規律呢，還是力底浪費規律呢？沒有什麼關係！「實在一元論哲學」可以把普遍規律底「意義」在一個領域裏理解為這樣，在另一個領域裏理解為那樣，例如，在這裏理解為高級有機體從低級有機體的發展。即使普遍規律因此成為空洞的詞句，然而只要「一元論」底原則可以保存，這有什麼關係呢？至於在第三個領域（社會的領域）裏，「普遍規律」可以理解為第三種意義——即生產力底發展。這就是它之所以是「普遍規律」——可以解釋為你隨心所欲

前，至於恩格斯，例如，攝取了這個對於他是新術語的「能」，並且在一八八五年（「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和一八八八年（「費爾巴哈論」）開始使用它，然而是把它和「力」與「運動」這些概念同樣使用，一起使用。恩格斯善於攝取新術語來豐富他的唯物論。「實在論者」和其他的糊塗蟲，雖然抓住了這個新術語，可是看不出唯物論與能論之間的差異！

的一切。

「雖然社會科學還很年青，——它却已經有了堅固的基礎和完全的概括；在十九世紀它發展到了理論的高度，——這是馬克思底主要功績。他把社會科學提高到了社會理論底水平。……恩格斯說過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可是在蘇佛羅夫看來這還不夠。這將更加動人聽聞些，如果我們把科學（馬克思以前有社會科學嗎？）和理論分別開來，——就算這種區別是荒謬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建立了社會動力學底基本規律，依據這個規律，生產力底進化是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底決定原理。但是生產力底發展適應於勞動生產率底增大，消耗底相對減低，與能底蓄積之增高……（請看『實在一元論哲學』是怎樣富於效果呵！它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底新的力論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的原則。這樣，馬克思把力底經濟原則放置在社會理論底基礎上了。……』（第二九四頁）。

這個『這樣』真正是絕無僅有！因為馬克思有政治經濟學，所以讓我們來反芻『經濟』這個名詞，而把反芻底產物叫作『實在一元論哲學』吧！

不，馬克思並沒有把任何力底經濟原則放置在他的理論底基礎上。這是那些日夜渴望杜林底桂冠的人們所杜撰出來的空話。馬克思給生產力底增大這一概念下了完全精確

的定義，並且研究了這個增大底具體過程，而蘇佛羅夫則杜撰了一個新名詞來表示馬克思所分析的概念，他杜撰得極其糟糕，只是把問題混亂了。因為『力底經濟』是什麼意思呢，怎樣測量呢，這一概念怎樣應用呢，哪些精確和一定的事實適合於它呢——這是蘇佛羅夫所沒有說明的，並且這是不能夠說明的，因為這是一場糊塗。再聽下去吧：

『……這個社會經濟規律，不僅是社會科學內部統一底原則』（你們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嗎，讀者們？），『並且是社會理論與存在底普遍理論之間的聯繫的環節』（第二九四頁）。

是呵，是呵。『存在底普遍理論』，在煩瑣哲學底許多代表們在極不相同的形式下發現了許多次以後，又被蘇佛羅夫發現了。我們希望俄國馬基主義者有了這個新的『存在底普遍理論』！我們希望他們的第二部集體著作專門從事於奠定和發展這個偉大的發現！

我們的實在論的或實在一元論的哲學代表是怎樣解釋馬克思底理論，從下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來：『一般講來，人們底生產力形成着發生的等級』（嗚呼！）『並且由他們的勞動能、從屬的自發力、文化地改變了的自然、以及形成生產技術的勞動工具所構成。……對於勞動過程，這些生產力完成着純粹經濟的機能；它們節約勞動力，提高勞

動力消耗底生產率」(第二九八頁)。生產力對於勞動過程完成着經濟的機能！這和說生活力對於生活過程完成着生活的機能完全一樣。這不是說明馬克思，而是用難於置信的污穢詞句糟塌馬克思主義。

要一一列舉蘇佛羅夫論文中所有的這類污穢，是不可能的。『階級底社會化，表現在階級對於人們及其財產的集體統制力底增長上』(第三一三頁)。『……階級鬥爭底目的，是建立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形態』(第三二二頁)。『……社會的軋轢、仇視和鬥爭，本質上是否定的、反社會的現象。社會的進步，按其基本內容說來是社會性底增長，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繫底增長』(第三二八頁)。把這類的蠢話彙集起來，我們可以編成若干巨帙。——資產階級社會學底代表們就是用這些蠢話編成長帙的。可是要把它們當作馬克思主義底哲學，那就不免太過火了。如果蘇佛羅夫底論文是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底嘗試，那末我們就不必特別嚴格地批判它；每個人都會承認作者底意圖是善良的，可是嘗試並沒有成功，如此完事大吉。可是當馬赫主義者集團把這類東西叫作『社會哲學底基礎』而提供給我們時，當我們在波格唐諾夫底著作中看到同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時，我們就必然地得出這個結論：即反動的認識論與社會學中反動的煞費苦心之間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

四 哲學上的黨派與哲學上的無頭腦者

我們還須檢討一下馬赫主義與宗教的關係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擴大爲下列問題：哲學上一般地是不是有黨派，哲學上的無黨派性有什麼意義。

在以上的全部敘述中，在我們所討論過的每個認識論問題上，在新物理學所提出的每個哲學問題上，我們曾經追溯了唯物論與唯心論底鬥爭。在大批新術語的詭計背後，在哲學的煩瑣哲學底垃圾堆背後，我們總是毫無例外地看到了在解決哲學問題上的兩條基本路線、兩個基本方向。是否把自然、物質、物理的東西、外間世界當作第一性的，而把意識、精神、感覺（依據現今流行的術語，經驗）、心理的東西等等認爲是第二性的，——這是事實上繼續把哲學家劃分爲兩大營壘的根本問題。這個領域中的成千成萬的錯誤與混亂底源泉都是在於：在術語、定義、煩瑣哲學的遁辭、詞句的詭計等等底外表之下，忽略這兩個基本傾向（例如，波格唐諾夫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唯心論，因爲，你們看一看，他不用『形而上學的』概念，即『自然』與『精神』，而用『經驗的』概念，即物理的與心理的。不過是名詞改變了呀！）。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天才正是在於：在很長的時期中，差不多半世紀，他們始終發展着唯物論，把哲學上的一個基本方向向前推進，不是停滯於重複已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是澈底地貫徹——並且指出必須怎樣貫徹——這個唯物論於社會科學底領域，把誇大的、吹牛的謬論，在哲學上「發現」「新」路線、發明「新」方向等等無數的企圖當作污穢和垃圾毫不留情地掃除開去。這類企圖底說空話的性質，煩瑣哲學地玩弄新的哲學的「主義」，以虛飾的詭計遮蓋問題底本質，不能理解與明白地表象兩個根本的認識論方向底鬥爭，——這就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畢生的活動中自始至終加以追究和攻擊的。

我們曾經說：馬克思底哲學底一八四三年，當馬克思剛剛成爲馬克思時，即成爲科學社會主義底創立者，比已往的一切形態的唯物論更內容豐富得不可計量和更澈底得無可比擬的現代唯物論底創立者時，——就在這時候，馬克思便以驚人的明晰性指出了哲學上的根本路線。格律恩引述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寫給費爾巴哈的信，在這封信裏馬克思邀請費爾巴哈爲「德法年鑑」寫一篇論文反對謝林。這個謝林是空虛的吹牛家，——馬克思寫道，——他自負包羅了和超越了一切已往的哲學方向。「他（謝林）向法國的浪漫主義者與神祕主義者說：我是哲學與神學底結合；向法國

的唯物論者說：『我是肉體與觀念底結合；向法國的懷疑論者說：『我是獨斷論底破壞者……』』○。『懷疑論者』，不管叫作休謨主義者或康德主義者（或者，在二十世紀，馬赫主義者），總是攻擊唯物論與唯心論底『獨斷論』，——這點馬克思在那時候就已經看到了，並且不讓自己迷醉於幾千可憐的哲學小體系中的任何一個，他善於經過費爾巴哈直接走上反對唯心論的唯物論道路。三十年後，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馬克思同樣清楚和明確地把他的唯物論與黑格爾的唯心論，即最澈底、最發展的唯心論對立起來，輕蔑地拋開孔德的『實證論』，宣稱當代的一些哲學家是可憐的宵小之徒，他們自以為消滅了黑格爾而事實上則回到重複黑格爾以前的康德與休謨底錯誤。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給庫克曼的信中，馬克思也是輕蔑地提到『布赫納、郎格、杜林、費赫納等等』，因為他們不能夠理解黑格爾底辯證法，並且以輕慢的態度對待它○。最

○ 格律恩，『在通信、遺稿，和哲學性質發展中的費爾巴哈』，第一卷，萊比錫，一八七四年，第三六一頁。

○ 關於實證論者比斯利，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信中說道：『作為孔德底追隨者，他不能不拋棄各種各樣的遁辭（Crocshans）』。把這個評語與恩格斯在一

後，如果把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的個別哲學言論考察一下，那末你們就會看到一個一貫不變的根本基調：堅持唯物論，侮蔑地嘲弄一切曖昧、一切混亂、一切對唯心論的偏向。馬克思底全部哲學言論，都是以這兩個根本的對立爲中心——從教授哲學底觀點看來，它們的缺點正是在於這個『狹隘性』和『片面性』。事實上，沿着判然確定的哲學道路向前邁進的馬克思之最偉大的功績，就在於這個對於把唯物論與唯心論加以調和的雜種交配的不願注視。

完全在馬克思底精神下並且與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他的一切哲學著作中，在一切問題上都是簡要和明白地把唯物論路線與唯心論路線對立起來，不論在一八七八年、一八八八年、或一八九一年，都沒有鄭重地看待那些『超越』唯物論與唯心論底『片面性』，宣稱新路線——不論是『實證論』、『實在論』，或教授們的其他江湖騙術——的無窮盡的枉費力氣的企圖。整個反對杜林的鬥爭，恩格斯完全是在澈底貫澈馬克思主義這個口號下進行的，他譴責唯物論者杜林以詞句遮蔽問題底本質，譴責他徒托空言，譴責他使用向唯心論讓步和轉入到唯心論立場的議論方法。或者澈頭澈尾的唯物

八九二年對於赫胥黎式的實證論者所下的評語比較一下吧。

論，或者哲學唯心論底謊言與糊塗，——『反杜林論』每一節裏都是這樣地提出問題的；只有那些頭腦已經被反動的教授哲學所腐蝕了的人們才能看不到這點。直到一八九四年給作者所最後訂正和增補的『反杜林論』寫就最後序言的時候，恩格斯還是繼續追究新的哲學與新的自然科學，還是繼續以已往的斷然態度堅持他的明白堅定的立場，掃除大小新體系底垃圾堆。

恩格斯之追究新哲學，可以從『費爾巴哈論』中看出來。在一八八八年底序言中甚至說到像德國古典哲學在英國和斯干的那維亞的復活這類現象，可是對於佔統治地位的新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恩格斯（不論在序言裏和該書本文裏）除了極端的輕蔑之外是沒有說過別的話的。十分顯然，恩格斯在日擊時髦的德國的和英國的哲學重復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底舊有的在黑格爾以前的錯誤時，甚至準備了期待轉向於黑格爾（在英國和斯干的那維亞）而產生的好處，希望這位偉大的唯心論者與辯證論者幫助揭露渺小的唯心論與形而上學的謬誤。

不去考察德國的新康德主義與英國的休謨主義底無數不同的小派別，恩格斯從頭就駁斥了他們的背離唯物論。恩格斯宣稱這兩個學派底一切流派都是『科學的退步』。對於這些新康德主義者與休謨主義者（例如，赫胥黎顯然地就是其中之一）底無疑地『實

證論的』，依據流行的術語，無疑地『實在論的』意向，他是怎樣評價的呢？曾經蠱惑了並且還蠱惑着許許多多糊塗蟲的這個『實證論』與這個『實在論』，恩格斯把它們宣佈爲最好也不過是一種秘密輸入唯物論而同時在公衆面前却詈罵和擯棄唯物論的市僧方法！只須把恩格斯對於赫胥黎——這個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以及比馬赫、阿萬那留斯及其一夥不可比擬地更爲實在論的實在論者和更爲實證論的實證論者——的這個評價稍爲思考一下，就可以懂得恩格斯對於一小羣馬克思主義者現在迷醉於『最新實證論』或『最新實在論』等等，將會給以怎樣的輕蔑對待。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哲學上從始到終是有黨派的，善於在一切和任何『最新的』流派中發見對唯物論的背棄以及對唯心論和信仰主義的寬容。所以他們完全是從對唯物論的首尾一貫這個觀點上評價了赫胥黎。所以他們責難費爾巴哈沒有把唯物論貫徹到底，責難他由於個別唯物論者底錯誤而拋棄了唯物論，責難他與宗教戰鬥而目的是在改革或創立新宗教，責難他在社會學上不能擺脫唯心論的詞句而成爲唯物論者。

不管他在敘述辯證唯物論上曾有過某些個別的錯誤，以·狄慈根却完全尊重和接受了他的導師們這個最偉大和最寶貴的傳統。狄慈根由於笨拙地背離唯物論而犯了許多過失，可是他從來沒有企圖在原則上脫離唯物論，高舉『新的』旗幟，他在決定的瞬間，總

是堅定和斷然地聲明：我是唯物論者，我的哲學是唯物論哲學。『在一切黨派之中，——我們的約瑟夫·狄慈根公允地說道，——最令人厭惡的是中間黨派。……正如政治上各黨派日益分爲僅只兩個營壘一樣……科學也正分爲兩個基本的部類（Generalklass-⁽⁸⁾）：那邊是形而上學者，這邊是物理學家或唯物論者①。中間分子和調和派驅子，帶着各色各樣的稱號——精神論者、感覺論者、實在論者等等，——在他們的路途上時而陷入這個潮流，時而陷入另一個潮流。我們要求堅決性，我們希望明白性。吹奏倒退號聲的反動派（Reaktionisten）自稱爲唯心論者②，努力於從形而上學的魔法中解放人類理性的人們應當稱爲唯物論者。……如果我們把這兩個黨派比之於固體和液體，那末在中間的就是黏滯一樣的東西③。

① 這裏也是一個笨拙的、不精確的說法：不應當用『形而上學者』，而應當用『唯心論者』。狄慈根自己在其他的地方也是把形而上學者和辯證論者對立起來的。

② 注意狄慈根已經改正了自己的錯誤，更精確地說明什麼是唯物論底敵對者黨派。

③ 參看寫於一八七六年的論文『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哲學小論文集』，一九〇三年，第一三五頁。

對呵！『實在論者』等等——『實證論者』、馬赫主義者等等也包括在內——都是一些討厭的糝飯；他們都是哲學上的卑鄙的中間黨派，在每一個別問題上都混亂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方向。在哲學上逃避這兩個根本方向的企圖，無非是『調和派的江湖騙術』而已。

狄慈根毫不懷疑：唯心論哲學底『科學的僧侶主義』，乃是走向公開的僧侶主義的前門。『科學的僧侶主義』——他寫道，——極認真地力圖幫助宗教的僧侶主義（前引書，第五一頁）。『尤其是在認識論領域中，人類精神底誤解，乃是這兩樣僧侶主義在其中『孵卵』的風巢（Lausgrube）……』（第五一頁）。『有學位的奴僕們，談論『理想的好事』，憑藉他們捏造（geschraubt）的唯心論以愚惑人民』（第五三頁），——這就是狄慈根對於哲學教授們的看法。『正如神底對立者是魔鬼一樣，教授僧侶（Kathederplatz）底對立者就是唯物論者』。唯物論底認識論乃是『反對宗教信仰的萬能武器』（第五五頁），——不僅反對『僧侶底衆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並且反對迷醉的（bembelert）唯心論者底純粹的、高尚的、教授式的宗教』（第五八頁）。

比起自由思想的教授們底『半途而廢』來，狄慈根甘願寧取『宗教的誠實』（第

六〇頁)——因為那裏還『有體系』，那裏還有完整的人，未把理論與實踐分離的人。對於教授先生們，『哲學不是科學，而是防禦社會民主主義的手段……』(第一〇七頁)。「凡是自稱為教授、哲學家、大學講師的人們，不管他們是怎樣主張自由思想，總是或多或少地沉溺於迷信和神祕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他們形成……一個反動集團」(第一〇八頁)。「爲了循着正確的道路前進，不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學的謬論 (Wahheit) 引入歧途，必須研究邪道中的邪道 (der Holzweg der Holzweg)——哲學」(第一〇三頁)。

現在從哲學黨派底觀點來看一看馬赫、阿萬那留斯、以及他們的學派吧。呵，這些先生們之龐大的無黨派性，如果他們有反對者，那末僅僅只有一個而且僅僅只是唯物論者。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於一切馬赫主義者底一切著作中的乃是這個愚蠢的奢望：即『高出』於唯物論與唯心論之上，超越這個『過時了的』對立，然而事實上這一幫人却每一分鐘都陷入唯心論，向唯物論進行不屈不撓的無休止的鬥爭。像阿萬那留斯這類人底精巧的認識論的怪論，不過是教授的虛構，創立『自己的』哲學小宗派的企圖，但是事實上，在現代社會各種思想與方向底鬥爭之一般環境裏，這些認識論的詭計底客觀作用却只有一個：即給唯心論與信仰主義掃清道路，替他們忠實服務。類如瓦德

這樣的英國精神論者，那些讚揚馬赫攻擊唯物論的法國新批判論者，以及德國內在論者，都向經驗批判論這個小學派大聲喝采，這實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狄慈根所謂的『信仰主義底有學位的奴僕』這個稱號，用於馬赫、阿萬那留斯、以及他們的整個學派身上，正是恰到好處①。

①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表明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怎樣利用馬赫主義。美國最新哲學底『最新時髦』要算是『實用主義』（字源是希臘文的 *praxis*）——行爲、行動；即行動底哲學。這種哲學底底得最多的思想算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嘲笑唯物論與唯心論底形而上學，宣揚經驗並且僅僅宣揚經驗，承認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引證一般的實證論的潮流，特別依據奧斯忒瓦爾得、馬赫、畢爾生、普恩凱萊、杜恆，依據科學不是『實在底絕對的模寫』的說法，並且從這一切中極其順利地導出了神，……爲着實踐的目的而且僅僅爲着實踐，沒有任何形而上學，沒有超越經驗底任何界限（參看詹姆士 *(William James)*，『實用主義——舊思維方法底新名稱』，紐約，一九〇七年，特別是第五七及第一〇六頁）。從唯物論底觀點看來，馬赫主義與實用主義底差異，是像經驗批判論與經驗一元論底差異一樣地極瑣細和極不重要的。至少比較一下波格唐諾

企圖「調和」馬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底不幸是在於：他們相信最反動的哲學教授，並且相信之後，就沿着傾斜的平面向下陷落。各種發展和補充馬克思的企圖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很笨拙的。他們讀了奧斯特瓦爾得之後，就相信奧斯特瓦爾得，轉述奧斯特瓦爾得底話，把這叫作馬克思主義。他們讀了馬赫之後，就相信馬赫，轉述馬赫底話，把這叫作馬克思主義。他們讀了普恩凱萊之後，就相信普恩凱萊，轉述普恩凱萊底話，把這叫作馬克思主義！這些教授們雖然在化學、歷史、物理學底專門領域內能夠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可是在一接觸到哲學的時候就沒有。一個有一句話是可以相信的。爲什麼呢？其原因正如那些在事實的專門研究內能夠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在一接觸到政治經濟學底一般理論時就沒有。一個有一句話是可以相信的一樣。因爲政治經濟學正像認識論一樣在現代社會中是一種有黨派性的科學。大體說來，經濟學教授們無非是資產階級底有學問的管事，至於哲學教授們不過是神學家底有學問的管事。

夫的與實用主義的關於真理的定義吧：『對於實用主義者，真理是經驗中的各種特定的作業價值 (Working Values) 底總稱』 (前引書，第六八頁)。

馬克思主義者在哲學上和經濟學上的任務，就在要善於汲取和改造這些「管事們」所作出的成績（例如，如果不利用這些管事們底著作，你們就不能在研究新的經濟現象上前進一步），——並且要善於排除他們的反動傾向，善於堅持自己的路線，並且和敵對我們的力量與階級進行全線的鬥爭。而這正是我們的馬赫主義者所不能作到的；他們奴隸式地追隨着反動的教授哲學。『也許我們走錯路了，但是我們在探尋着』，——盧那卡爾斯基代表『概論』底作者們這樣寫道。不是你們在探尋着，而是你們在被人探尋着，不幸的就在這裏！不是你們帶着你們的，即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你們想當馬克思主義者，觀點去接近資產階級哲學時髦底每一變化，而是這種時髦接近你們，把它的有唯心論風味的新偽造物硬加在你們身上，今天是奧斯特瓦爾得式的，明天是馬赫式的，後天是普恩凱萊式的。你們所天真地相信的這些愚蠢的詭計（帶着『能論』、『要素』、『嵌入論』等等），依然是在狹隘的細微的小學派底界限之內，至於這些詭計底思想的與社會的傾向却立即被瓦德們、新批判論者們、內在論者們、洛巴廷們、實用主義者們緊抓着，並要它替自己服務。對於經驗批判論與『物理學的』唯心論的迷醉，正像對於新康德主義與『生理學的』唯心論的迷醉一樣，是會迅速地消逝的，可是信仰主義却從每一個這樣的迷醉裏獲取自己的利益，用成千種的調子改變它的詭計以圖有利於哲學唯

心論。

對於宗教的態度與對於自然科學的態度，卓絕地說明了資產階級反動派對於經驗批判論的現實的階級的利用。

看一看第一個問題。你們以為這是偶然的事情嗎，如果在一部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集體著作中盧那卡爾斯基竟致說到『人類最高潛在力底神化』、『宗教的無神論』①等等？如果你們以為是這樣，那末這僅僅是因為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沒有正確地向公衆報告歐洲的整個馬赫主義潮流以及這個潮流對於宗教的態度。這個態度不僅與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甚至費爾巴哈底態度沒有絲毫類似之處，並且是完全相反的。首先是彼得楚爾特底說法：經驗批判論『既不與有神論矛盾，也不與無神論矛盾』（『純粹經驗哲學入門』，第一卷，第三五一頁），其次是馬赫底說法：『宗教的意見乃是私人的事情』（法譯本，第四三四頁），最後是科尼利烏斯（他讚揚馬赫而馬赫也讚揚他）、卡

①『概論』，第一五七，一五九頁。在『國外新聞』上，同一個作者說到『在宗教意義下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三號，第五頁）；在『教育』（一九〇八年，第一期，第一六四頁）上，他率直地寫道：『新的宗教在我身上早已成熟了……』。

盧斯與一切內在論者底公開的信仰主義、公開的黑色百人團主義。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中立，已經是對信仰主義的奴顏婢膝，而馬赫與阿萬那留斯由於自己的認識論底出發點，是沒有超出並且也不能超出中立之上的。

只要你們否定在感覺中所給與我們的客觀的實在，那末你們就已經失掉了反對信仰主義的一切武器，因為你們已經陷入不可知論或主觀主義，而信仰主義所需要的也正僅僅是這一點。如果感性世界是客觀的實在，——那末對於其他任何『實在』或準實在（大家記得巴榮羅夫相信內在論者底『實在論』，而內在論者則宣稱神是『實在的觀念』），就把門戶關閉了。如果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那末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這個運動、即這個物質底運動之無限複雜和瑣細的表現與分歧之中去無限地研究它；但是在它之外，在一切人和每個人都熟悉的『物理的』外間世界之外，是不能有任何東西的。而對唯物論的仇視，對唯物論者的無數誹謗——所有這一切都是放在文明的和民主的歐洲底日程上。所有這一切到現在還繼續着。所有這一切被俄國馬赫主義者們在公眾面前掩蔽起來，他們甚至不曾有一次企圖把馬赫、阿萬那留斯、彼得楚爾特及其一夥對唯物論所肆行的攻擊，與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對唯物論底擁護的言論，加以比較。

但是把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對信仰主義的態度「隱蔽起來」，這是無濟於事的。事實是會爲自己講話的。瓦德、新批判論者、蘇倍、休拜——梭登、萊克列爾、實用主義者等等底接吻曾經給這些反動的教授們帶上了可恥的枷鎖，世界上沒有任何努力可以把他們解放出來。上述的人們作爲哲學家與教授所發生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在「有教養的」、即資產階級的公衆中間的流行，他們所創造的特殊文獻，——這一切比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特殊的小學派要廣大和豐富十倍。這個小學派是替那些需要它的人服務的。這個小學派是讓人要怎樣利用便怎樣利用的。

盧那卡爾斯基所作的可恥的事情，並不是例外，而是俄國的與德國的經驗批判論底產物。他們是不能用作底「善良的意圖」、他的名詞底「特殊的意義」來加以辯護的；如果這些名詞是用在直率的和普通的意義下，即用在直接的信仰主義的意義下，那末我們就不會同作者再談論什麼了，因爲大概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會因此而把盧那卡爾斯基與司徒魯威同等看待的。如果還沒有同等看待（事實上也的確還沒有），那末這完全是因爲我們看到「特殊的」意義，並且在還有實行同志鬥爭的餘地時進行鬥爭。盧那卡爾斯基底言論之可恥是在於：他能夠把這些言論和他的「善良的」意圖聯繫起來。他的理論底毒害是在於：它用這樣的方法與這樣的結論來實現善良的意圖。不幸的是在

於：「善良的」意圖在最好的場合上，也還是張三、李四底主觀的事情，至於這類言論底社會意義却是無條件的和不可爭論的，並且是任何但書與解釋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盧那卡爾斯基底「最高人類潛在力底神化」與波格唐諾夫底心理的東西對物理的東西的「普遍替代」兩者之間的思想上的血緣關係。這是同一的思想，在一個場合上主要地從美學的觀點上表現着，在另一個場合上從認識論的觀點上表現着。緘默地從另一方面接近問題的「替代論」，由於把「心理的東西」和人分離開來，由於用無限擴大的、抽象的、神聖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東西」來替代整個物理的。自然，就已經神化了「最高人類潛在力」。而尤世凱維奇底加入到「經驗底非合理之流中」去的「邏各斯」又怎樣呢？

一爪落網，全身被縛。而我國的馬赫主義者都落在唯心論的網中了，即落在沖淡了的和精製的信仰主義的網中了；他們落網正是在他們把「感覺」不當作外間世界底映象，而當作特殊的「要素」的那一瞬間。非任何人的感覺，非任何人的心理，非任何人的精神，非任何人的意志——這是不可避免地要墮落到的一點，如果不承認唯物論的理論：即人的意識反映着客觀實在的外間世界。

五 赫克爾與馬赫

現在考察一下作為哲學潮流的馬赫主義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全部馬赫主義自始至終攻擊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他們用這個名字稱呼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即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底本能的、不自覺的、非定型的、哲學上無意識的、對於為我們的意識所反映的外間世界底客觀實在性的確信。而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對於這個事實却虛偽地保持着沉默，並且模糊或混亂自然科學家底本能的唯物論與作為方向的哲學唯物論之間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哲學學說的發展方向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早已知道並且成首次地確證了的。

看一看阿萬那留斯吧。在他的一八七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哲學——按費力最小原理的世界思惟」中，他就已經和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①、即自然科學的唯物論戰鬥了，並且正如他自己在一八九一年所承認的（可是他並沒有「改正」自己的觀點！），

① 第七九節，第一一四及其他各頁。

是從理論的「認識論的唯心論底觀點上戰鬥的。

看一看馬赫吧。從一八七二年或者甚至更早些起，直到一九〇六年，他始終不變地和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戰鬥着，但是他誠實地承認：跟他走的和他一起走的有「許多的哲學家」（內在論者也包括在內），可是只有「很少的自然科學家」。（「感覺底分析」，第九頁）。一九〇六年馬赫也誠實地承認：「大多數自然科學家是抱持唯物論的」（「認識與實踐」，第二版，第四頁）。

看一看彼得楚爾特吧。一九〇〇年他宣稱：「自然科學澈底地（*ganz und gar*）滲透着形而上學」。它們的經驗還應該加以純化」（「純粹經驗哲學入門」，第一卷，第一章）。一九〇四年彼得楚爾特宣稱：「現代自然科學家底機械論的世界觀，在本質上並不比古代印度人民世界觀更好。……無論世界是建立在神話的對象上的或者是建立在分子與原子上的，如果把它們設想爲是在認識論意義下的實在東西，而不僅只是用作比較的（*bloß billich*）（概念），那末，這兩者是完全沒有分別的」（第二卷，第一七六頁）。

看一看威利吧。他是馬赫主義者當中唯一像樣的人，覺得自己與內在論者的血緣關

係是可恥的人。他在一九〇五年宣稱道：『……自然科學歸根結底在許多方面也是我們必須加以擺脫的權威』（『反對學校學問』，第一五八頁）。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十足的矇昧主義、最鮮明的反動性。相信原子、分子、電子等是物質底客觀地實在的運動在我們頭腦中的近似地真確的反映，等於相信世界是建立在象背上的！內在論者做開兩臂歡迎這個穿着時髦的實證論底小丑服裝的矇昧主義，這是毫不足怪的。內在論者當中沒有一個人不是滿嘴自沫地攻擊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自然科學底『唯物論』，這正是因為自然科學家承認物質（及其質點）、時間、空間、自然底規律性等之客觀實在性。在那些創立『物理學的唯一論』的物理學上的新發現尚未發現以前很久，萊克列爾就已經依據着馬赫，與『現代自然科學中唯物論的基本特徵（Grundzüge）』（『現代自然科學底實在論』，一八七九年，第六章底標題）鬥爭了，休拜一梭登就已經與『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認識論底基礎』，一八八四年，第二章底標題）戰鬥了，累姆基就已經討伐自然科學的『唯物論』、這個『街頭形而上學』（『哲學與康德主義』，一八八二年，第一七頁）了，諸如此類。

內在論者完全合法地從關於自然科學唯物論底『形而上學性』的這個馬赫主義的觀念作出率直和公開的信仰主義的結論。如果自然科學在它的理論中不是描繪客觀的實在，

而只是人的經驗底比喻、符號、形式等等，那末，毫無爭論餘地，人類是有權利在其他領域中給自己創造同樣『實在的概念』，如上帝之類。

自然科學家馬赫底哲學之對於自然科學，正如基督教徒猶大底接吻之對於耶穌一樣。馬赫同樣地把自然科學出賣給信仰主義，實質上他轉向到哲學唯心論方面去了。馬赫之否認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在各方面都是一種反動的現象。在說到『物理學的唯心論者』而那些繼續堅持舊哲學觀點的大多數自然科學家的鬥爭時，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到了這點。我們將更加明白地看到這點，如果我們把著名的自然科學家赫克爾與著名的（在反動的市儈當中）哲學家馬赫加以比較的話。

方面，現代社會中的科學底發展，另一方面，唯心論同唯心論和不可知論的鬥爭底真正的社會意義。這本書發行了幾十年，它無不成了各國文字，出版特別的廉價本，——所有這一切都明白地表明着：這本書深入了民間，赫克爾一下子爭取了大批的讀者。這本通俗的小書成了階級鬥爭底武器。世界上一切國家底哲學與神學教授都着手以成千種調子來斥責和消滅赫克爾。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洛治立即起而反對赫克爾以保衛上帝。俄國物理學家赫佛爾森先生到德國去出版一本惡劣的黑色百人團的小冊子來攻擊

赫克爾，向那些尊貴的市儈先生們保證：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學家現在都是站在「素朴實在論」底觀點上的。○。攻擊赫克爾的神學家真是不計其數。御用的哲學教授們用盡一切惡罵來詆毀他○。看一看這些在死的煩瑣哲學底氣氛裏乾枯了的木乃伊——也許是他們生平第一次——怎樣在赫克爾所給與的耳光下閃亮着眼睛，漲紅着兩頰，這確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純粹的科學以及看起來是最抽象的理論底僧侶們，震怒得簡直吼叫起來。在這些哲學的野牛（唯心論者包爾生、內在論者累姆菲、康德主義者亞提凱斯，以及其他只有天知道他們的名字的人們）底整個咆哮中，明顯地顯得出一個根本的基調：反對自然科學底「實」科學，反對獨斷論，反對「自然科學底價值與意義」。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他是一個唯物論者，打倒他，打倒這個唯物論者，他欺騙大眾，不率直地自稱為唯物論者——這是特別引起高貴的教授先生們底震怒的。

這全部惡毒劇的底特徵是：赫克爾自己否認唯物論，擯棄這一稱號。不僅如此，他

○ 赫佛爾森：『黑格爾、赫克爾、科蘇斯及第十二誡』，一九〇六年，第八〇頁。

○ 史密特底小冊子『爲了宇宙之謎的鬥爭』（波昂，一九〇〇年），很好地描繪了哲學和神學底教授們對於赫克爾的對仗。但是現在這本小冊子已經完全過時了。

不僅不拋棄任何宗教，並且發明他自己的宗教（像蒲爾加科夫底『無神論的信仰』或盧那卡爾斯基底『宗教的無神論』一類的東西），原則地堅持宗教與科學底聯盟！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什麼『致命的誤解』惹起了這場論爭呢？

問題是在於：赫克爾底哲學的素材性，他之缺乏一定的黨派目的，他之願意重視反對唯物論的流行的市僧偏見，他個人對宗教的妥協傾向與建議，——所有這一切更加凸出地顯示了他的這本小書底一般精神，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底不可顛覆性，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與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學和神學底不可調和性。赫克爾個人不願意和市僧們破裂，但是他以同樣堅決的態度的態度所同並將其解。——真正流行的假科學底唯物論底絕對不能調和。所有這一切派別，從哈特曼之流底最粗魯的自動理論直到幻想自己是最新的最進步的和最先進的實踐論者的彼得恩爾特或經驗批判論者的馬赫，都是一致認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乃是『形而上學』，一致認為那種以為對客觀實在性的承認是自然科學底理

②

悲劇的因素發生於今年（一九〇八）春天對於赫克爾的暗殺企圖。在用『狗』、『無神者』、『猴子』等等這類的名字稱呼赫克爾的許多匿名信之後，某個真正的德國人

用一塊很大的石頭擲入赫克爾在耶那的書房之內。

論和結論的說法乃是最「素朴的實在論」，諸如此類。赫克爾底每一頁都打了整個教授哲學與神學底「神聖教義的耳光」。這位自然科學家無條件地表現着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底雖沒有定型然而是最堅固的意見、心情和傾向。一下子容易而且簡單地顯示了教授哲學所力圖向大眾和自己隱蔽的東西，這就是那個變得日益廣大和堅固的，把哲學唯心論、實證論、實在論、經驗批判論以及其他的混亂主義等等底一千零一個小學派底一切努力和奮鬥加以粉碎的基石。這個基石就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素朴實在論者」（即全人類）底這個信念——我們的感覺是客觀地實在的外間世界底映象——乃是大批自然科學家底不斷地增大和強化的信念。

新的哲學的學派底創始者與舊的認識論的「主義」底發明者底事業失敗了——永遠而且無望地失敗了。他們可以用自己的「特別的」小體系來掙扎，可以力圖以這個有趣的論爭（即最先叫出「唉」的是經驗批判論者的波布靖斯基或者是經驗一元論者的杜布靖斯基）來吸引少數讚賞者，甚至可以像「內在論者」一樣創造浩瀚的「專門的」文

○ 波布靖斯基與杜布靖斯基乃是果戈理底喜劇「巡按」中的愚蠢而又渺小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在巡按到來的時候最先叫出「唉」的人。——英譯本註。

獻。但是自然科學底發展過程，不管它的一切動搖與躊躇，不管自然科學家底唯物論之全部不自覺性，不管昨天迷醉於時髦的『生理學的唯心論』或今天迷醉於時髦的『物理學的唯心論』，却是掃除着一切的小體系和一切的詭計，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提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底『形而上學』。

上述的一切可以從赫克爾那裏舉出一個例解來。在『生命底奇蹟』中，赫克爾把一元論的認識論與二元論的認識論加以比較。我們且舉出比較中間的最有趣味的各點：

一元論的認識論

(三) 認識是生理的現象；解剖學的

器官是頭腦。

(四) 人的頭腦中引起認識的唯一部

份，是大腦皮層底特定部份，

phronema。

二元論的認識論

(三) 認識不是生理的現象，而是純

粹精神的過程。

(四) 頭腦中看起來好像起着認識器

官底作用的那一部份，事實上

不過是幫助精神現象顯現出來

的工具。

(五) Phronema 是極其完全的發電

機，它的構成部份是千百萬物

理的細胞 (phronetal 細胞)。

正像對身體底其他器官一樣，

頭腦底這一部份底 (精神的)

機能是它所由構成的細胞底機

能底總結果。

(五) 作為理性底器官的 phronema

不是自主的，而是連同它的組

成部份 (phronetal 細胞) 一起

不過是非物質的精神與外間世

界之間的媒介物。人的理性是

與高等動物底理性和下等動物

底本能本質地不同的。

從這個由赫克爾著作裏摘引出來的典型的斷片中，你們可以看到：他沒有從事分析哲學的問題，並且不善於把唯物論的認識論與唯心論的認識論對立起來。他從自然科學底觀點嘲笑一切唯心論哲學，更廣泛些說，嘲笑一切專門的哲學詭計，不承認所謂除了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認識論以外還可能有任何其他認識論的這種思想。他從唯物論者底觀點上嘲笑哲學家們，而同時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唯物論者底觀點上的！

哲學家之反對這個萬能的唯物論的無力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述

○ 我用的是法譯本：『生命底奇蹟』，巴黎，司奈赫版，圖表第一與第一六。

了「真正俄國人」洛巴廷底批評。這裏是不可調和地敵視唯心論的（不要笑呀！）最前進的「經驗批判論者」威利先生底批評：「赫克爾底一元論是一種雜亂的混合物。它把若干自然科學的規律，例如能不滅律等等，與關於實體和物自體的煩瑣哲學的傳統混合起來」（『反對學校學問』，第一二八頁）。

使這個最尊貴的「最新實證論者」大為憤怒的是什麼呢？唔，他怎麼不大為憤怒呢，當他一下明白了他的老師阿萬那留斯底一切偉大學說——例如，頭腦不是思想底器官，感覺不是外間世界底映象，物質（『實體』）或『物自體』不是客觀的實在，諸如此類——從赫克爾底唯心論而來。不過是一堆唯心論。赫克爾沒有這樣說，因為他沒有研究過哲學，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經驗批判論』。但是威利不能不看到：赫克爾底幾十萬讀者就意味着向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哲學唾吐的幾十萬口唾沫。威利以洛巴廷的方式預先把自己的臉孔拭了一下。因為洛巴廷先生與威利先生用以反對一般的唯物論、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論據，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對於我們唯物論者，洛巴廷先生與威利、彼得楚爾特、馬赫諸先生及其一夥底差異，並不大於新教的神學家與天主教的神學家底差異。

反對赫克爾的『戰爭』曾經證明了：我們的這個觀點是適應於客觀的實在的，就是

說，適應於現代社會底階級性質和它的階級思想傾向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例子。馬赫主義者克萊恩彼得把斯奈得在美國頗為流行的著作①從英文譯成了德文，該書書名是『現代自然科學底世界圖像』（*Das Weltbild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萊比錫，一九〇五年）。這部著作明白而且通俗地敘述了物理學及自然科學其他部門裏的最新發現。但是馬赫主義者克萊恩彼得認為必須給斯奈得加上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裏他加上這類信言：斯奈得底認識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五頁）。問題在哪裏呢？是在斯奈得一分鐘也不懷疑世界圖像就是物質怎樣運動以及『物質怎樣思維』的圖像（前引書，第二八八頁）。在他的第二部著作『世界機器』（倫敦，一九〇七年）裏，斯奈得提到他這本書是紀念大概生存於紀元前四六〇——三六〇年的阿希提拉的德謨克利特，他說道：『德謨克利特常常被稱為唯物論底始祖。這個哲學學派在現今不甚流行了，可是應該指出：我們的世界表象底一切近代的進步事實上是建立在唯物論底前提上的。實際講來（*Practically speaking*），唯物論的前提在物理學的研究中簡直是不可逃避的（*unescapable*）』（第一〇四頁）。

① 斯奈得，『科學中的新概念』，倫敦與紐約，一九〇三年。——英譯本註

「當然，如果高興的話，也可以同善良的貝克萊主教一起夢想着：一切東西都是夢。但是縱然空想化的唯心論底戲法怎樣令人愉快，却很少有人會懷疑他自己的存在的，不管他們對於外國世界問題的看法怎樣不同。無須長久地探究各種自我與非我底鬼火，就可以深信：如果在不注意的瞬間我們假定自己是存在的，那末我們就從感官底六道門戶中放進了整列現象。星雲說、光煤以太論、原子論、以及一切類似的學說，都可以簡單地稱之爲方便的『作業假說』；但是應該記住：在這些學說沒有被駁倒以前，它們多多少少地是與你們稱呼自己爲存在物的這一假說有相同的基礎的。呵，寬大的讀者，請你們細察這些詞句吧（第三一—三二頁）。

當馬赫主義者底把自然科學範疇歸結爲作業假說的心愛的精巧的構造被大西洋兩岸的自然科學家嘲笑爲十足的謬論的時候，你們想像一下他的命運是多麼悲痛呀！威利在一九〇五年把德謨克利特當作活着的敵人加以攻擊，因此卓絕地例證了哲學底黨派性，再度顯示了他在這個黨派鬥爭中的真正地位，這還用得着驚奇嗎？「當然，——他寫道，——德謨克利特沒有瞭解：原子與真空不過是僅僅作爲輔助之用（*bloß Handlanger-sterke*)的虛構概念，而且只有在它們有用的時候，才權宜地使用它們。德謨克利特沒有充分的自由足以瞭解這點；但是我們的現代自然科學家，除了少數例外，也沒有這樣

的自由。古老的德謨克利特底信仰是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底信仰」（前引書，第五七頁）。

並不是沒有理由失望呀！這些人用完全「新的方式」經驗批判論地「證明了空閒與原子都是『作業假說』，可是自然科學家們都嘲笑這種貝克萊主義，追隨着赫克爾！我們決不是唯心論者，這是造謠污蔑，我們只是（同唯心論者一起）努力推翻德謨克利特底認識論路線而已，我們已經努力了兩千多年了，——然而一切都是徒然！我們的領袖馬赫還可以作的僅僅是：把他的最後的著作，他的一生與他的哲學底總結，『認識與誤謬』，獻給威廉·蘇倍，並且在本文裏悲慟地指出大多數自然科學家都是唯物論者，『我們也』同情赫克爾……爲着『自由思想』（第一四頁）。

在這裏他完全表現了自己，這個反動的市儈主義底觀念形態代表者，追隨黑色百人團的蘇倍，並且「同情」赫克爾底自由思想。他們大家都是這樣，這些歐洲的人道主義的市儈們，帶着他們的愛好自由的同情以及他們的在思想上（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被俘虜於蘇倍。哲學上的無黨派性，只是可恥地掩飾着的對唯心論與信仰主義的奴顏婢

○ 普列哈諾夫在他的反對馬赫主義的批判中，與其說是關心於駁斥馬赫，毋寧說是關心

於給布爾什維主義以黨內派別的損害。由於這種對於根本的理論分歧加以渺小和可憐

膝而已。

最後，看一看梅林對赫克爾的批評吧，他不僅是一個願意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並且是一個知道怎樣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當一八九九年終『宇宙之謎』剛一出版時，梅林就立即指出了：『赫克爾底著作及其弱點和優點，對於幫助團圓黨內相當混亂的觀點——即一方面，什麼是歷史唯物論，另一方面，什麼是歷史唯物論——都是極其寶貴的』^①。赫克爾底缺點是：他對於歷史唯物論沒有絲毫概念，竟致說出關於政治、關於『一元論』宗教、等等許多絕頂的謬論。^②他（赫克爾）是唯物論者與一元論者，然而不是歷史的唯物論者而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同上）。

這想親手接過這『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對處理社會問題的』這種無能、誰思通曉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必須擴大為歷史唯物論然後才能成為解放人類的偉大門爭中的不可戰勝的武器，就請讀一讀赫克爾底書吧。

的利用，他事實上已經被這什維克（馬赫主義者們底兩本小書充分地懲罰了）。

① 梅林，『宇宙之謎』，載『新時代』，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第一八卷，第一分冊，第四一八頁。

「但是，赫克爾底這本書之應該讀，不僅是爲了這點。它的非常的弱點是與它的非常的優點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而它的非常的優點乃是對於這個世紀（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底發展，換句話說，對於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底勝利行進的清晰明白的敘述，而這在篇幅上和重要性上都是這本書底極大的部份」①。

① 前引書，第四一九頁。

結 論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從四個觀點來評價經驗批判論。

第一和首先，必須把這一哲學與理論基礎與辯證唯物論底理論基礎加以比較。最初的三章所從事的這種比較，表明了經驗批判論在一整列的認識論問題上的十足的反動性。而經驗批判論是用辯證論、辯證和詭辯蒙蔽着唯心論、不可知論底窺覬的。只有對什麼是一般的哲學唯物論以及什麼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絕對無知，才能談起經驗批判論與馬克思主義底「結合」。

第二，必須規定哲學專門家底極小學派之一的經驗批判論在其他的現代哲學學派中間的地位。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從康德開始，沒有走向唯物論，相反地，而是走向休謨與貝克萊。阿萬那留斯自以為他一般地「純化了經驗」，事實上他只是從不可知論中純化掉了康德主義。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整個學派，日益確定地走向唯心論，與最反動的唯

心論學派之一、即所謂的內在論者密切地結合着。

第三、必須注意馬赫主義與現代自然科學一個部門中的一個學派有着毫無疑問的聯繫。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一般的以及在物理學這個特殊部門中的，都是始終不變地站在唯物論方面。但是少數的新物理學家，在近年來的偉大發見所引起的舊理論崩潰底影響下，在特別明白地指明了我們的知識底相對性的新物理學危機底影響下，由於不懂得辯證法，就經過相對論而陷入了唯心論。現今時髦的物理學唯心論，正如過去不久時髦的生理學唯心論一樣，乃是一種反動的和暫時的迷戀。

第四、在經驗批判論底認識論的煩瑣哲學背後，不能不看到哲學上的黨派鬥爭，這一鬥爭歸根結底是表現着現代社會中互相敵對的階級底傾向與觀念形態。現代哲學是有黨派性的，正如爾等年前的哲學一樣是有黨派性的。縱然被假充博學的新名詞或極其愚蠢的非黨派性所掩飾着，互相鬥爭着的黨派，實質上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唯心論不過是信仰主義底一種精製的和洗鍊了的形態，信仰主義全副武裝着，支配着龐大的組織，繼續不斷地影響着羣衆，利用着哲學思想底最微小的動搖。經驗批判論底客觀的、階級的作用，完全可以歸結爲：替信仰主義者在其一般地反對唯物論，特別地反對歷史唯物論的鬥爭中忠實服務。

第四章第一節的補充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從哪一方面批判康德主義的？

在第四章第一節裏我們曾經詳細地表明了：唯物論者過去和現在都是從與馬赫和阿萬那留斯所從之批判康德的完全相反的方面批判康德的。在這裏簡略地指出一下俄國偉大的唯物論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康德認識論之傷。我們認為不是多餘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阿爾布累特·勞伊批判康德之後不久，俄國的偉大著作家普魯斯尼奇所著，車爾尼雪夫斯基就首先企圖率直地敘述他對費爾巴哈與康德的態度。車爾尼雪夫斯基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作為費爾巴哈底信奉者出現在俄國文壇上了，可是我國的檢查制度甚至於不容許他提到費爾巴哈底名字。一八八八年，在他所草擬的『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係』第三版序言中，車爾尼雪夫斯基企圖率直地指出費爾巴哈來，可是檢查官在一八八八年也甚至不允許簡單地提到費爾巴哈！這篇序言直到一九

○六年才與世人見面（見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一〇卷，第二部，第一九〇——九七頁）。在這篇序言裏，車爾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頁篇幅專門批判康德以及那些在自己的哲學結論中追隨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下面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八八年的非凡的議論：

「那些自以爲是包羅萬象的理論底建立者的自然科学家們，事實上依然是那些創造了形而上學體系的古代思想家底弟子和普通蹩腳的弟子，依然是那些已經部份地被謝林破壞了和最後地被黑格爾破壞了的體系底普通思想家底弟子和普通蹩腳的弟子。只要記起下列事實就夠了：卽企圖建立人類思想活動規律底廣泛理論的大多數自然科学家，都是重覆着康德底關於我們的認識底必然性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告訴混亂一切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吧：車爾尼雪夫斯基是落在恩格斯後面的，因爲他在自己的術語上把唯物論與唯心論底對立圖形而上學思惟與辯證思惟底對立混淆起來了；但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完全站在恩格斯底水平上，因爲他不是責難康德底實在論，而是責難康德底不可知論與主觀主義，不是責難康德承認『物自體』，而是責難康德不能夠從這個客觀的源泉引出我們的知識）……『依據康德底詞句，他們這樣說：我們的感性知覺底形態是與對象底現實存在底形態毫不相同的』，……（告訴混亂一切的馬赫主義者吧：車爾尼雪夫

斯基對康德的批判是與馬赫—阿萬那留斯與內在論者對康德的批判完全相反的。因為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如對於一切唯物論者，我們的感性知覺底形態是與對象底現實的——即客觀地實在的——存在底形態相同的）……『因此，現實地存在的對象，它們的現實的質，它們相互間的現實的關係，對於我們都是不可認識的』，……（告訴混亂一切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吧：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如對於一切唯物論者，對象——用康德底虛飾的名詞，就是『物自體』——是現實地存在着的，並且對於我們是完全可認識的，不論在它們的存在上，它們的質上，以及它們相互間的現實的關係上都是可認識的）……『如果它們是可知認識的，那末它們也一定是我們的思惟底對象，我們的思惟把一切知識材料放入與現實存在底形態完全不同的形態中，因此思惟底規律本身僅僅只有主觀的意義』，……（告訴馬赫主義者糊塗蟲吧：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如對於一切唯物論者，思惟底規律不僅有主觀的意義，即是，思惟底規律反映着對象底現實存在形態，是完全與這些形態相同的，而不是與它們不同的）……『所以，在現實中，沒有那些在我們看來是原因與結果底聯繫這類東西，因為既沒有先行的，也沒有繼起的，既沒有全體，也沒有部份，如此等等』……（告訴馬赫主義者糊塗蟲吧：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如對於一切唯物論者，在現實中，有着那些在我們看來是原因與結果底聯繫，有着自

然底客觀的因果性或必然性)。……「當自然科學家停止談論這種或這類形而上學的廢話時，他們在自然科學底基礎上就能夠造成並且大概會造成比費爾巴哈所提供的更加精確和完全的概念體系了」……（告訴馬赫主義者糊塗蟲吧：車爾尼雪夫斯基把一切背棄唯物論而走向唯心論和不可知論的傾向叫作形而上學的廢話）。……「而同時關於所謂人的求知慾底基本問題的科學概念最好說明，依然是費爾巴哈所提供的」（第一九五——一九六頁）。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謂的人的求知慾底基本問題，用現代語言講來，就是認識論底基本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的真正偉大的俄國著作家，他從五十年代起直到一八八八年善於始終站在完整的哲學唯物論底水平上，擯棄新康德主義者、實證論者、馬赫主義者、以及其他糊塗蟲底可憐的廢話。但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善於，更正確些說，由於俄國生活底落後不能夠上升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唯物論。

人名索引

A

阿萬那留斯（一八四三—一九〇二）——著名的德國教授。從一八七二
克大學教授、經驗批判論底創立者。阿萬那留斯底哲學，非常難於敘述並
怪誕的術語，代表着想把唯物論與唯心論結合起來的典型小資產階級的
圖。阿萬那留斯歸根結蒂陷入了唯心論。經驗批判論底本質，歸結到要求
內容中『純化』掉一切『形而上學的添加』，連存在於我們的經驗內容中的物
也在內。科學認識底概念和規律，並不表現着任何不依存於它的物質活動、
最『經濟地』描述經驗中被給與的東西。依據阿萬那留斯，物理的東西與心
別，只是歸結到考察經驗對象的方法。在人底每一體驗中，被給與了『自

它們形成着「原則的同格」，其中的兩項都是同等地必要的。沒有沒有環境的「自我」，也沒有沒有「自我」的環境。不依存於「自我」而考察的經驗要素是物理的東西，依存於「自我」而考察的經驗要素是心理的東西。物理的東西與心理的東西全部區別，這樣就歸結到它們的聯繫底各種不同的類型。歸根到底，阿萬那留斯是把外間世界底內容與我們意識底內容等同起來了。參看列寧以及普列哈諾夫（全集，第一七卷）對經驗批判論的批判。……阿萬那留斯最重要的著作：『哲學——按費力最小原理的世界思惟』，一八七六年（俄譯本，一八九八年）；『純粹經驗批判』，兩卷，一八八八——九〇年（一九〇八——〇九年由伊凡諾維赤·費多洛夫譯成了俄文，同時出版了盧那卡爾斯基對此書的通俗的說明——『人的世界概念』，一八九一年（一九〇一年譯成俄文）。

阿提凱斯（生於一八六六年）——杜平根大學哲學教授。康德主義者。以攻擊唯物論而著名。在其著作中斷言：真正的物質只是「我們精神底產物，只是作為意識狀態而存在着」，物體僅只對於主體才存在着，而原子只是理性底輔助概念。最重要的著作：『康德體系是建立體系的因素』，一八八七年；『康德反對赫克爾』，一九〇一年。

F·阿德勒（生於一八七九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著名的創立者與領導者V·阿德勒底兒子。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咀利克大學理論物理學講師。一九一〇——

一一年，咀利克社會民主黨報紙『民權』底主編。以後，直到一九一六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底書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屬於和平的一翼。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刺殺奧地利首相斯圖爾克被判定死刑，但減刑監禁十八年。一九一八年革命當中被釋放，現在是第二國際領袖之一，以所謂『左的』、假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掩蓋着其資產階級的政策。在哲學上，是經驗批判論者——阿萬那留斯、彼得楚爾特、馬赫及其他等人——底追隨者，奴隸式地重複他們的見解。在其最近理論著作中，應當指出的是：『馬赫對機械唯物論的征服』，一九一八年。阿德勒在社會民主黨雜誌『新時代』與『鬥爭』上寫了許多文章，一部份是用假名F·台謝勃發表的。

阿夫譚夫（B·馬赫諾維茨底假名）（一八七五——一九二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經濟主義派』底徹底的領袖之一，這些領袖摺斥無產階級政治領導這個思想，力圖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引入到爭取部份要求的狹隘經濟鬥爭底圈子之中，事實上這意味着把工人運動限於自由資產階級底政治領導和擁護伯恩斯坦主義。曾作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底代表，加入了其中的右翼。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離開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從事於合作社的活動。

阿克雪洛得（生於一八六八年）——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筆名為俄托多克斯。

在社會民主黨各種雜誌上發表過哲學論文。大部份收入下列論文集：『哲學概論』（一九〇六年第一版）與『反對唯心論』（一九二二年第一版）。最近發表了『資產階級社會學基礎批判與歷史唯物論』一書。第一版出現於一九二五年。她又重印關於馬克思的論文，收編成這個論文集：『哲學家馬克思』，一九二四年。曾是把辯證唯物論加以機械論修正的著名代表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同普列哈諾夫一起採取了沙文主義的立場，辯護這個立場，擁護所謂的『權利與道德底簡單規律』。關於這點，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邱赫伊得赤政派組織及其作用』一文。

亞里士多德（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依據馬克思底特徵描述，『古代世界底黑格爾』。教學於雅典，有一個時期曾為馬其頓亞歷山大底教師。在逝世前夕，以無神論而犯罪，被迫逃往加爾西斯，卒於該地。亞里士多德是他當代的一切知識底體系化者。他在哲學上的最大功績是在邏輯領域，依據恩格斯底話，他在邏輯領域中研究了辯證思惟底若干本質的形態。

Б

巴柴羅夫（B·A·路得涅夫底假名）（生於一八七四年）——一八九六年在莫斯科

科開始從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一九〇一年，參加莫斯科黨委，旋即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分裂之後，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九〇五年，作中央委員，爲合法的與非法的布爾什維克出版物積極工作。在反動年代，退出了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曾是國際主義者，爲『現代人』、『年代記』撰稿，在一九一七年，爲『新生活』撰稿。一九一九年，在內亂時期，同孟什維克一起參加在哈爾科夫出版的『思想』雜誌。在那裏出版了論文集『在走向社會主義的路上』。在國家計劃部工作。翻譯了（同Л·斯巴諾夫一起）『資本論』。在哲學領域中是馬赫主義者。最重要的哲學論文：『權威的形而上學與自治的人格』（論文集『實在論的世界觀概論』，一九〇四年），『當代的神秘主義與實在論』（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一九〇八年）。再參看論文集『兩條戰線上』（聖彼得堡，一九一〇年）。一九三〇年，以參加孟什維克干涉主義者反革命組織而判罪。

巴克斯（生於一八五四年）——英國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研究哲學。與海恩得曼一起爲社會民主同盟底創立者（一八八四年）。若干時間爲該同盟機關報『正義』底主編及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底參加者。英國社會黨統一之後，曾爲統一的不列顛社會黨底領袖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採取了沙文主義的立場，並於一九一六年退出了社

會黨。以與考茨基作唯物史觀的論戰而著名，他是反對唯物史觀的。巴克斯底許多著作，是關於革命運動史、社會主義底歷史與理論，以及哲學方面。他與考茨基的論戰，譯成俄文的，見C·森科夫斯基所編的論文集『歷史唯物論』（一九〇八年第一版）。

鮑曼（一八三七——一九一六）——該金根大學哲學教授。空想在自己見解中把現象論與唯物論結合起來的折衷主義者。依據鮑曼，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我們的感覺，而不是真正的物，但是知覺世界底實際存在，使我們不得不假定某種與之相應的實在。我們的思維與直觀底形態是經驗的，但同時在現實中也有着基礎。在自然科學中，承認原于論，比列馬特，然而是把原子論與進步與這個世界結合在一起的。

倍倍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十九世紀後半與二十世紀初國際工人運動極有名的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與第二國際底創立者與領袖之一，車床工人。一八六五年，在李卜克內西底影響下加入國際，歸附馬克思學說。一八六九年，與李卜克內西一起創立『社會民主黨』，它在一八七五年與拉薩爾派合併成統一的『德國社會黨』，隨後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屢次被選為社會民主黨在德國議會中的代表。一八七二年，與李卜克內西一起被判處兩年監禁，幾次遭受行政的處分與牢獄的禁錮。黨代表大會底一貫參加者。在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中起了特出的作用。在理論上總自認是馬克思

與恩格斯底學生。站在黨底左翼方面，在黨底隊伍中與國際舞台上屢次尖銳地反對伯恩斯坦主義與機會主義。反對把社會民主黨改變為改良主義政黨的企圖，然而把黨底表面統一提得最高，常常與右翼妥協。晚年採取了中央派的立場。寫作了許多書籍、小冊子和講演，這些東西享有了廣大的傳播。倍倍爾底基本著作是『婦女與社會主義』（第一版，一八七九年），其次是『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傅立葉論』，『我的生活』（三卷）等等。

亨利·倍凱里爾（一八五二——一九〇八）——世界聞名的法國物理學家。一八九六年，發現連續接合所放射出來的線（『倍凱里爾線』）。這個發現是與他畢生從事的發光性研究工作相聯繫的。倍凱里爾底著作帶有專門的性質，印行在各種專門的出版物中。

朱安·倍凱里爾——亨利·倍凱里爾底兒子。巴黎實用物理學教授。十九世紀初出現在科學界中，大約同時（一九〇四年）又出現在著作界中，首先發表了光學、放射能、景攝術方面的帶有專門性質的論文和報告，接着在自己工作範圍內放進了較為一般的問題，主要是物質問題。這些工作底成長甚至在專門家圈子之外也是為人知道的。這種性質的若干著作翻譯成了俄文。例如，在論文集『化學底成功』第一版（敖得賽，一九一

二年)中，就有他的論文『關於物質構造的最近思想』，他的『世界底進化』也翻譯成俄文了。

邊脫萊——哲學家——康德主義者。

貝克萊(一六八四——一七五三)——英國的哲學家——唯神論者。從一七三四到一七五二年，愛爾蘭奇爾鐸尼的主教，在那裏成爲宣傳新教的英國統治階級底代理人。主觀唯心論底創始者。在否定任何物質實體存在時，貝克萊是把存在與知覺中的實際存在等同起來了。存在就是被感知(Hesse Percipi)。這樣，貝克萊就達到了唯我論，而唯我論底出路是力圖成立這個口實：我們的靈魂，既然是唯一活動的基礎，就是那又依存於神的精神實體。證明承認神的必要，也就是貝克萊全部談論底目的。貝克萊觀點底獨立性是在於：他從經驗論出發，從批判經驗內容出發，力圖達到這個結論。在解說一般概念底意義時，貝克萊是站在極端唯名論的觀點上。貝克萊底最重要著作：『論人的知識底原理』(一七一〇)，『視覺新論』(一七〇九年，有俄譯本)，『西拉與菲倫諾底三篇對話』(一七一三)。

貝爾曼(生於一八六八年)——從一八九〇年參加社會民主運動。一九〇六年，歸附布爾什維克。在反動時期，發表了許多著作，這些著作都是把辯證法當作神祕主義的

和煩瑣哲學的學說而加以反對，特別是反對恩格斯。類如：『現代認識論照耀下的辯證法』（一九〇八），『實用主義底本質』，『思惟科學中的新潮流』（一九一一）。貝爾曼本人的見解是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底折衷主義的結合。又在法學理論方面工作。十月革命後，參加俄國共產黨（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奧地利——匈牙利從事外交工作。最近在高學學校教授法學理論。

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修正主義底最有名的代表。在社會主義者鎮壓法時代，曾作非法的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底主編，曾接近於恩格斯。恩格斯死後，在九十年代中葉，發表了許多論文，在這些論文中把馬克思主義許多基本原理加以改變。在哲學方面，否定唯物論與辯證法，把它們當作煩瑣哲學的學說，馬克思在青年時代對黑格爾的迷醉底殘餘。代替辯證唯物論，伯恩斯坦提出馬克思主義與康德主義底結合。在經濟學與政治學方面，否定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思想，把調和階級矛盾及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漸進地、和平地『成長』這個觀點與之對立起來。於是有這個公式：『運動是一切，目的是虛無』。對於自己見解的相關的說明，伯恩斯坦提供在『社會主義前提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中，這本書曾引起盧森堡和巴烏斯，以及普列哈諾夫和經過若干動搖的考茨基之尖銳

的批判。……

貝海爾（生於一八八二年）——早先是明斯忒，隨後是明奧的哲學教授。「批判實在論」底代表者。反對馬赫主義與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而擁護機械論的物理學。但是在承認外間世界底存在時，貝海爾同時却否定「物質自體底本質」之可認識性，接近於有機自然學說中的生氣論。最重要的著作：「精確的自然科學底哲學前提」（一九〇七），「頭腦與靈魂」（一九一一），「自然——哲學」（一九一四），「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一九二一）。

俾得曼（一八一九——一八八五）——咀利克神學教授。處於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底影響之下。力圖創立宗教之承認神是超人的、絕對的、無限的精神，這個精神展示在人的有限的精神之中並且構成宇宙底基礎。最重要的著作：「宇宙論爭中的自由宗教或哲學及基督教」（一八四四），「基督教的獨斷論」（一八五五）。

比斯利（一八三一——一九一五）——英國歷史家與哲學家，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曾作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國際成立大會的主席。英國民主同盟創立者之一（一八八一）。在哲學上是實證論者，「實證論者評論」底發行者。

俾斯麥（一八一五——一八九八）——德意志帝國底「鐵血宰相」，其主要事業是

，建立以容克普魯士爲首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力圖灌輸「社會主義者鎮壓法」(一八七六)來抑制社會民主黨人。

白菜(生於一八七一年)——阿萬那留斯底弟子之一。青年時代，致力於把經濟問題哲學化，而結果是——按照列寧底特徵描述——「難於置信的完全胡說」。以後，白菜繼續在各種極不相同的著作領域中努力，而成績並不比青年時代更大，一個時期，「天主教底共產主義者」。兩月刊『海彼利翁』底發行人之一。

波格唐諾夫(A. A. 馬林諾夫斯基底筆名)(一八七三——一九二八)——從九十年代中葉，投身工人運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後——布爾什維克。在黨內以維涅爾、拉多伏、塞蘇加、及其他假名而聞名。曾是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底組織者，『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底委員。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代表大會都由布爾什維克選爲中央委員。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波格唐諾夫與列寧在哲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尖銳化了，同時波格唐諾夫在政治上也開始離開布爾什維主義。一九〇七年，波格唐諾夫擁護抵制第三屆國家杜馬的策略。一九〇九年，同盧那卡爾斯基、高爾基及其他等人一起，成爲所謂『前進派』底首領，『前進派』曾出版自己的機關報『前進』。以後，大多數『前進派分子』回到了布爾什維主義，而波格唐諾夫却日益遠遠地離開了布爾什維主義。第一次

大戰時期，作爲醫生被動員到前線。不曾參加十月革命，在論文集『社會主義問題』中反對共產主義。後來『工人真理報』集團處於他的影響下，可是波格唐諾夫本人却離開了政治生活。一九一八年，是『無產階級文化』底領導者與鼓吹者。晚年波格唐諾夫從事於輸血問題，爲莫斯科輸血研究所底組織者與指導者。由於在自己身上作實驗未成功而逝世。波格唐諾夫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學和藝術各方面有大量的著作。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波格唐諾夫底一般方法邏輯的錯誤，把他引到對『勞動價值』的超歷史的解釋。在歷史唯物論方面，波格唐諾夫修正了馬克思關於觀念形態底意義的學說，認爲觀念形態是全部社會實踐底組織形態，並且不從各個階級對生產手段底佔有的關係上，而從組織起來了的組織底組織者，所有者與執行者之間的關係上，去尋找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因此，依據波格唐諾夫，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路線，並不經過社會革命，而是經過憑着特別的『無產階級文化』底創造而對組織起來的科學、組織起來的經驗的佔有。在波格唐諾夫底哲學發展上，可以指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寫作『自然歷史觀底基本要素』的時期（一八九九），那時候波格唐諾夫還接近於唯物論，部份地處於奧斯特瓦爾得底能論哲學底影響之下；第二個階段是經驗一元論底時期（大約一九〇四——一九一二），經驗一元論被列寧分析過（對波格唐諾夫這一時期的見解的批判，還可參看普列

哈諾夫底『戰鬥的唯物論』——『給波格唐諾夫的信』；第三個時期是企圖創立『普遍的組織起來的科學』——『技術學』的時期。波格唐諾夫最重要的哲學著作：『自然歷史觀底基本要素』（一八九九），『歷史觀點下的認識』（一九〇一），『從社會心理學』（一九〇四），『經驗一元論』（三卷，一九〇四——六），『一個哲學學派底探險』（一九〇八），『偉大拜物教底衰落』，『信仰與科學』（一九一〇），『活的經驗底哲學』（一九一三），『社會意識的科學』（一九一四），『技術學』（第一部，一九一三；第二部，一九一七；整個三部，一九二二；第二版，開始於一九二五——二七），『普遍的組織起來的科學底概論』（一九二一），『社會主義問題』（一九一八），『論無產階級文化』（一九二五），『工人階級發展中的無產階級文化底要素』（一九二〇）。除了這些以及經濟學著作之外，波格唐諾夫還寫了兩部空想主義的小說：『紅星』（一九〇八）與『工程師門尼』（一九一二）。

波林（一八三五——一九〇〇）——在俄國不大聞名的瑞典哲學家與歷史家，費爾巴哈底追隨者與巨大崇拜者。他寫他的著作（主要是哲學史方面），不僅用祖國文字，而且用德文。他用德文寫了關於費爾巴哈、斯賓挪莎和休謨的著作。此外，與哲學教授約得爾合作，波林從事於出版費爾巴哈全集。在其一切哲學著作中，波林以費爾巴哈為

依據，總是強調他對這位偉大唯物論者的尊重。……從一八六五年起，波林擔任了赫爾辛基大學的哲學講座。沒有關於波林的著作。波林底著作翻譯成俄文的只有「斯賓諾莎」……

波爾茨曼（一八四四——一九〇六）——十九世紀傑出的自然科學家。維也納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他的最重要功績是把確率論和統計法介紹到熱學裏。他在氣體運動論與電子動力學方面的著作，在物理學中間引起了整個革命。波爾茨曼是原子論底徹底信奉者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唯心論流派底敵人。

布律提埃爾（一八四四——一九〇六）——法國批評家，把進化主義當作說明方法而介紹到文學史與批評中。輝煌的文體家與法國文學、特別是十七世紀古典著作底博學者。晚年把自己輝煌的文筆服務於僧侶階級與矇昧主義，力圖證明「科學底破產」。長時期是著名雜誌「雙世界評論」底主編。

布爾加科夫（生於一八七一年）——經濟學家與哲學家，原先是「合法馬克思主義」底代表之一；在其最初的經濟學論文與「論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市場」（一八九七年）一書中是馬克思底信奉者，隨後則從馬克思主義進化到唯心論與正教。在「創始」雜誌（一八九九年）中，特別在「資本主義與農業」兩卷著作中，布爾加科夫已經和馬

克思主義斷絕關係，完全站在修正主義的觀點上，證明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土地關係方面的馬克思理論底基本原理底錯誤。布爾加科夫底進一步的進化，在刊登於『唯心論諸問題』（一九〇二年）、『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論』（一九〇三年）、『宗教諸問題』（一九〇六年）這些書籍和論文集裏的論文中，得到了自己的表現。在這些著作中，他達到了在一般社會科學方面任何預測都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開始把社會主義看作不是社會發展底必然階段，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底道德理想。一九〇七年，布爾加科夫作第二屆國家杜馬底代表，投效立憲民主黨，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反動派底領袖之一。隨後布爾加科夫成了牧師。現在僑居國外。

布赫納（一八二四——一八九九）——十九世紀中葉最著名的唯物論者之一。從一八五二年起，杜平根大學法醫學講師。在其一八五五年出版的著作『力與物質』中，他發展了自己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世界觀；這一著作引起了牧師圈子裏的狂暴的憤怒與布赫納底解職。在以後的年份，布赫納底著作活動完全是為無神論與唯物論而鬥爭。從一八八一年起，布赫納在『德國自由思想者同盟』中工作，把自己的科學宣傳活動與資產階級激進的政治信念結合起來。根據他當代的自然科學底資料，布赫納複製了十八世紀法國機械唯物論底原則。辯證法在他看來是無結果的文字遊戲。因此，不管布赫納在宣傳

唯物論上的一切功績，他並沒有超出庸俗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範圍。費爾巴哈、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屢次很尖銳地指斥的正是他的見解底這一方面。同福赫特和摩萊蕭特並列，布赫納底影響是巨大的。在俄國特別受到他的影響的是比薩列夫。俄譯本有：『力與物質』（H·波利洛夫底優秀譯文，聖彼得堡，一九〇七年），生理學的圖畫（莫斯科，一八六二年），『動物底心理生活』（聖彼得堡，一九〇二年），『達爾文主義與社會主義』（載論文集『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三年）。

B

瓦倫廷諾夫（H·B·伏爾斯基底假名）（生於一八七九年）——社會民主黨員、孟什維克。在其哲學著作中，擁護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企圖以馬赫和阿萬那留斯來補充馬克思。一九一七年，退出孟什維克黨，以後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底『工商日報』工作。瓦倫廷諾夫底著作：『馬赫與馬克思主義』（莫斯科，一九〇八年），『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構成』（莫斯科，一九〇八年），『我們還要來』。

維爾那得斯基（生於一八六三年）——科學院會員、地質學家與礦物學家。主要的科學著作是關於地質化學。

威利（生於一八五五年）——德國哲學家，阿萬那留斯底弟子。

伏爾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著名的法國著作家。他的哲學著作顯示着牛頓與洛克底影響。具有最大意義的是他的批評和諷刺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攻擊天主教和宮廷貴族，這些著作在法國大革命以前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文得爾班（一八四八——一九一五）——德國哲學家。屬於所謂「巴登學派」底新康德主義者，他們曾經把倫理、義務或價值底問題提到了最前列。最聞名的，一方面，是他的哲學史著作，另一方面，是他的思想以方法把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劃清界限的全圖。其著作譯成俄文的是：『序曲』論文集、『近代哲學史』、『古代哲學史』。

伏貝爾（生於一八六四年）——丹穆斯達化學教授。波爾茨曼所引證的伏貝爾底著作，其名稱為『理論化學教科書』（一九〇三）。

華爾脫曼（一八七一——一九〇七）——德國社會學者、修正主義者。力圖從人種——生物學的觀點考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在其哲學見解中，是一個新康德主義者，承認『精神過程』像『經濟要素』一樣在歷史上具有着獨立的意義。最重要的著作：『達爾文學說與社會主義』（一八九九），『歷史唯物論』（一八九九，有俄譯本）。

馮特（一八三二——一九二〇）——晚近最大的哲學家與心理學家。萊比錫哲學教

授奧實驗心理學研究所所長。實驗心理學這一科學底創立者。馮特底大量研究是在邏輯學、一般方法論、社會心理學方面。在哲學上擁護所謂心理——物理的平行論（這種平行論否定物理東西對心理東西的制約性）以及這些系列底獨立性、平行性。在其形而上學的體系中，馮特達到了神。馮特底許多著作譯成俄文的計有：『哲學體系』，『哲學導論』，『論素朴的與批判的實在論』（反對經驗批判論者），『生理心理學底基礎』及其他。

Г

海軍（一八二一——一九〇一）——樂意研究歷史問題的德國大學哲學家。一八四八年，佛蘭克爾的國民會議底一員。力圖作黑格爾哲學底掘墓人，他的極其有名的著作『黑格爾及其時代』（一八五七）就是黑格爾哲學底墓碑，這本書有俄文譯本。除了這部著作外，還應當提到：『費爾巴哈與哲學——對兩者的批判底嘗試』（一八四七），『浪漫主義學派』（一八七〇），『黑格爾及其生平和著作』（一八七七）。在這些著作中，後兩者也有俄文譯本。

海菲爾特爾。

哈特曼（一八四二——一九〇六）——德國唯心論哲學家。短時期服務於軍事部門。從一八六五年起，從事於教授和著作的活動。哈特曼自己有一個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底基礎是『無意識的』這個概念，叔本華底『盲目的』意志與黑格爾底『理念』之折衷主義的結合。部份地採取了黑格爾底體系，哈特曼就尖銳地批判黑格爾的方法——辯證法。哈特曼最重要的著作：『論辯證法』（一八六八）與『近代物理學底世界觀』（一九〇二）。

伽桑狄（一五九二——一六五五）——法國哲學家。在近代黎明時期把伊壁鳩魯底哲學的唯物論復活了的功績，是屬於伽桑狄。在這方面，伽桑狄預料到晚近物理學底基礎。然而既是一個僧侶，伽桑狄本人就企圖把他的唯物論——經驗論的世界觀與對於神底存在的承認結合起來。

黑格爾（一七七〇——一八三一）——近代最偉大的德國唯心論哲學家。從黑格爾底觀點看來，一切存在的都是絕對理念底自我運動，絕對理念早先是作為邏輯的觀念而存在着，隨後獲得了在自然中的外間存在底形態，最後上升到在精神世界底各種形態中對於自己的意識化。所以，黑格爾的唯心論就像任何唯心論一樣，其基礎是承認思維是第一性的而自然是第二性的，同時思維本身被黑格爾不正當地解釋為是不依存於我們

的意識的，好像客觀地存在於我們之外的邏輯的觀念。但是，因為黑格爾把絕對理念看作是永遠處於發展過程中的，所以自然中的各種運動及其在人的思維中的反映，都被黑格爾在顛倒的形式中幾乎毫無遺漏地研究了。黑格爾底辯證法的觀點，被馬克思由從頭到腳「倒轉過來了，因為在馬克思那裏，不是思維產生自然，而是在一定發展階段上自然產生思維，即僅僅以特別方式組織起來的物質底特性。因而黑格爾底辯證法底合理的核心被揭示出來了，在黑格爾那裏這個合理的核心是顯現在神祕主義的形式之中的。黑格爾底辯證法在辯證唯物論底準備上面曾經起了巨大的作用。資產階級哲學家們，許多年來曾經輕蔑地把黑格爾看作「死掉了的狗」的，近來却日益常常地講到黑格爾底哲學，企圖在它的唯心論（以及黑格爾底歷史的與法學的著作）中找到法爾斯主義底哲學基礎（『新黑格爾主義』）。

亨哲（一八三五——一九〇九）——萊比錫哲學教授。出版和訂正了字伯威希底『哲學史概論』（第五—九版），提供了極寶貴的哲學史書目。

赫克爾（一八三四——一九一九）——著名的德國自然科學家，耶那大學動物學教授，德國達爾文主義底輝煌的擁護者與通俗化者，十九世紀後半葉最大的生物學家之一。『一元論者聯盟』底創立者，這一聯盟底任務是與宗教的世界觀作鬥爭。赫克爾在

科學上之反對僧侶階級與目的論的劇烈鬥爭，雖然並非總是充分地澈底的，却在當時大大地促進了科學的唯物論的世界觀之深入於極其廣大的羣衆。特別聞名的是他的『宇宙之謎』（一八九九）與『生命底奇蹟』（一九〇〇），這兩本書在德國和國外銷行了好幾十版。在生物學方面，赫克爾是以擁護和發展了達爾文的種源論並建立了『生物進化律』而聞名，依據『生物進化律』，有機體在其個別的發展中，基本上是重複種底發展過程的。

赫胥黎（一八二五——一八九五）——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底追隨者，英國達爾文

主義底最大的通俗化者與擁護者。在哲學方面，是所謂不可知論底創立者之一。『不可知論』是這樣的一種觀點，依據這個觀點，我們關於世界底本性是不能斷言任何肯定的東西的。因此，連同唯物自然觀一起，還造成了給宗教以逃生之路的可能。恩格斯把這個觀點叫作『羞怯的唯物論』，同時這種羞怯並非由於天真，而是由於階級計算。

黑爾姆霍茲（一八二一——一八九四）——十九世紀最大的自然科學家。黎尼格格、堡、波昂、海得爾堡、柏林的解剖學、生理學、以梭物理學的教授。在其哲學見解中，批判康德關於幾何學公理底先天起源的學說，同時在康德底影響下却假定：我們的知識不能達到『物自體』，而是僅僅依據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底符號。俄文方面可參看他的

『通俗講演』(一八九六)。

黑爾豐(生於一八六八年)(埃爾涅夫底筆名)——職業醫生。目前也從事醫務活動。著作非常稀少。除了列寧所引用的著作外，在小型雜誌『教育』上還有他的一篇論文『論經驗批判論的認識論』，這是關於門科爾涅利烏斯底『哲學導論』而寫的。

戈林(一八四一——一八七九)——萊比錫哲學教授。就世界觀講，接近於實證論。一八七七年，在他的參加之下，阿萬那留斯開始出版『科學的哲學季刊』。

赫林(一八三四——一九一八)——著名的生理學家、萊比錫大學教授。在哲學上傾向於主觀唯心論。

霍尼格斯瓦爾德(生於一八七五年)——北勒斯勞哲學教授、新康德主義者。

海拉克里特(紀元前五四四——四七五)——古代辯證法極有名的代表，以其著作『黑暗』底好作警句和難懂而得名。屬於貴族世家，為民主主義底敵人。依據海拉克里特，基本概念是推移、運動、從有限到無限與從無限到有限的永久轉移、存在與非存在底統一。一切流動着，一切變化着，流入同一河中兩次是不可能的。運動是經過對立底鬥爭而進行。海拉克里特底辯證法在以後的整個哲學思惟上起了巨大的影響。

赫芝(一八五七——一八九四)——著名的物理學家，波昂理論物理學教授。進每

了首先給馬克斯威爾底光學理論提供實驗根據的試驗。赫芝在電磁學方面的研究，成爲以後發明無線電的基礎。

霍爾巴赫（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原籍是德國人而以革命前法國爲祖國的唯物論哲學家。霍爾巴赫是法國唯物論者這羣名人中最爲常見的名字；這點之得到說明，顯然是由於十八世紀底機械唯物論在霍爾巴赫底著作中找到了最完全的表現。在他的著作中，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自然體系』（一七七〇），其次是『常識』（一七七二），再其次是『社會體系』（一七七三），還未譯成俄文的『自然政治』（一七七三），『普遍道德』（一七七六）。在这一切著作中，霍爾巴赫企圖貫澈機械唯物論底原則，從這個觀點去說明這個或那個現象。從事霍爾巴赫底學說與歷史作用之特徵描述的，有大批的著作——這些著作底一覽表，可參看俄文版『自然體系』底附錄。關於霍爾巴赫，可參看普列哈諾夫底著名概論（全集，第八卷，『唯物論歷史概論』）。

格拉斯曼（一八〇九——一八七七）——德國的數學家、物理學家與語言學家。他的著作在數學方面有巨大的意義。在哲學上格拉斯曼從萊布尼茲出發，發展了許多獨特的、深刻的、有時候接近於唯物論的思想。俄譯有『純粹數學與距離學說』，載論文集『數學中的新思想』第一冊。

格律恩（一八一七——一八八七）——德國著作家、費爾巴哈主義者、德國的所謂「真正社會主義」底代表。就政治見解講來，是屢次被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嘲弄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其主要著作爲『法比社會運動』（一八四五）。出版了費爾巴哈書信集。

君特（一八四八——一九二三）——閩行高等工業學校以自然科學歷史家聞知名的教授。他的自然科學史著作之一譯成了俄文（參看君特，『自然科學史』）。在君特底其他著作中，享有特別盛名的是：『十九世紀無機自然科學史』（一九〇一）（列寧所引證的正是此書），『數學與物理學的地理學歷史研究』（一八七七——七九），『數學地理學手冊』（一八九〇）。

五

達爾貝爾（一七二七——一七八三）——天才數學家、法國啓蒙時代最大人物之一。作爲近代理論力學底創立者之一而聞名（由於這方面的著作，在二四年被選爲學士院會員），作爲啓蒙者而享有『大百科辭典』編輯（與狄德羅一起）底不朽榮譽；在『大百科辭典』中，屬於他的的是哲學導論底一部份（『預備論文』）與許多專門論文。

在哲學上，他並非以特別的徹底性而顯著，他把感覺論與笛卡兒主義結合起來（特別見『哲學要素』，一七五八）。『預備論文』與『哲學要素』都有俄文譯本。

達爾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著名的英國自然科學家，生物學上歷史方法底創立者。他的種原論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整個科學發展上起了巨大的影響。在馬克思墓前演講中，恩格斯指出了：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自然發展底規律。

道奇（生於一八六九年）——以狄慈根底追隨者，狄慈根著作俄文本底出版者與翻譯者。共產黨員。最近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底當務委員。

笛卡兒（一五九六——一六五〇）——近代最大的法國哲學家。反對煩瑣學派，解析幾何學底創造者，在哲學上是二元論者。承認兩種獨立的、互不依存的元素——思想與廣袤——之存在。在認識論上，笛卡兒是唯理論者。在物理學上，發展了機械唯物論底觀點，把動物也看作是自動機器。譯成了俄文的最重要著作：『方法論』、『形而上學的思惟』與『哲學原理』。

得拉克拉——巴黎大學心理學教授。關於『無意識』之優越意義的學說底代表者。

德謨克利特（大約生於紀元前四六〇——三七〇年）。古代唯物論最偉大的代表

者。依據德謨克利特，現實地存在着的，只是原子與真空。原子是在形式上不可區分的並且處於恆久運動中的極小的個體。依據德謨克利特，靈魂也是物質的，不過是由更細緻的原子所構成的。德謨克利特是原子物質構造論底創始者。

詹姆士（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美國哲學家，所謂實用主義底代表者。擁護宗教。按照詹姆士，我們的概念不過是『作業假說』，這種假說是我們在希望獲得實際成功時所創立的，可是並不給與任何客觀的意義。此外，詹姆士擁護哲學上的多元論觀點以及信仰底必要。美國偽善的營利的資產階級底典型代表者。詹姆士在心理學方面有許多著作，其中包括着一種以一般唯心論見解為根據的、特創的、接近於唯物論的學說：集合情緒並不是原因，而是由知覺直接制約着的有機狀態底變化之結果。譯成俄文的是：『心理學』，『宗教經驗底多樣性』，以及其他許多著作。

朱爾（一八一八——一八八九）——熱底力學理論之共同創立者之一。一八四三年，他提供了這個原理底公式，認為它與其同代的德國人邁爾毫不相干，後者在一八四二年曾作了同樣的發明。這成爲後來英國物理學家與德國物理學家關於在熱底力學運動轉變律底發明上誰居首位的爭論底主題。朱爾是所謂熱動力學最初原理與能不滅律底創立者之一。

狄德羅（一七二三——一七八四）——十八世紀偉大的唯物論者，作爲法國啓蒙運動底首領與『百科辭典』底編輯而最有名。詳細地研究了英國經驗論之後，狄德羅以革命者底大無畏精神開始從其中作出唯物論的結論。一七四九年，在「論盲目者的信」中，狄德羅就已經無條件地過渡到唯物論的基地上了，獨特地提供了唯物論派別底綱領。他的哲學底或多或少地完全的表現，狄德羅是提供在「關於自然底說明的考察」中，在藝術地製作的對話集『達蘭貝爾之夢』、『達蘭貝爾與狄德羅的對話』以及其他著作中。在他的對話集裏，特別在他的特出的『拉摩之甥』裏，比在十八世紀其他任何法國唯物論者底著作裏，滲進了更多的辯證世界觀底因素。狄德羅底大部份哲學著作，在十八世紀與現在，已譯成了俄文。在新的翻譯中，可參看狄德羅『選集』，第一卷與第二卷，馬列研究院出版，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狄克遜（一八六二——一九二九）——幾何學家。

提勒——得尼（生於一八五七年）——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員、各種雜誌撰稿者。在藝術史問題上有所寫作。

E. 狄慈根（一八六二——一九二九）——以·狄慈根底兒子，他的全集底出版者。堅持必須以其父親之被他瞭解錯誤的學說來「補充」馬克思主義，而這個學說是他當作

「無產階級自然一元論」底特別體系提出來的。

И·狄慈根（一八二八——一八八八）——鞋匠、自修者、工人——哲學家、恩格斯底朋友。一個時期住在彼得堡。到了美國之後，作為社會民主黨人在社會主義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哲學上，從費爾巴哈出發，獨立地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個別的、不成功的、為列寧所指出的論點，並未妨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起——對狄慈根著作的極高評價。狄慈根底一切最重要著作都譯成了俄文。

杜恆（一八六一——一九一六）——法國物理學家、波爾多理論物理學教授。杜恆有許多關於物理學史的寶貴著作。在認識論上，杜恆是馬赫主義者、篤信的天主教徒。

杜林（一八二九——一九二一）——德國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一個時期，柏林大學講師。力圖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底精神下發展自己的哲學的——社會主義的體系。杜林底折衷主義的見解，被他宣稱為最後的永恆真理的，曾經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給予以消滅性的批判。

E

葉芙羅奇——主教、國家杜馬議員、黑色百人團員、「俄國人民聯盟」底領導者之

一。現在是保皇黨僑民底領袖之一。

五

壽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最有名的領袖之一。最初是圖魯斯哲學教授、哲學唯心論信奉者，壽列斯逐漸變成了力圖調和馬克思主義與唯心論哲學的社會主義者。一般講來，他是站在法國社會主義右翼方面，二十世紀初支持社會主義者米爾蘭（現有資產階級的政客）、後者曾經參加急進資產階級的華爾得斯——盧梭內閣（一八九九年）。由於這個而在法國黨內引起的機會主義者與以蓋得爲首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曾經在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下給解決了。一八八五年壽列斯作爲左翼急進分子第一次選入國會，一八九二年他作爲『獨立社會主義者』加入國會，而從一九〇二年起才是社會黨底正式代表與該黨在國會中的政黨組織底首領。一九〇四年他創立了黨底中央機關報『人道』，他主編該報直到逝世爲止。壽列斯是歐洲優秀演說家之一，極有經驗的國會護士。他特別用力地反對軍國主義，堅持人民自衛軍這個思想。是德法親善底信奉者。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被沙文主義者維連給殺死了。

齊門（生於一八六五年）——荷蘭物理學家，以其在光學和電學方面的工作而聞名。屬於這些工作方面的，有他所發現的在電磁場底影響下的光線變化現象，而光底起源就是在這個變化現象底範圍之內（所謂的「齊門效果」）。

M

宇伯威希（一八二六——一八七一）——德國哲學家，後來曾被亨哲及其等人所增補的名著「哲學史概論」底作者。在其理論見解中，接近於唯物論。

耶魯薩冷（一八五四——一九二五）——維也納哲學教授。站在康德主義的觀點上。

約得爾（一八四九——一九二六）——維也納哲學教授。費爾巴哈全集底出版者。站在實證論的觀點上。這個觀點在若干問題上是接近於唯物論的。約得爾有許多哲學史的著作以及譯成了俄文的關於費爾巴哈的小冊子。他的「倫理學史」也譯成了俄文。

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近代最大的哲學家之一。「批判哲學」底創業者、德國古典唯心論底創始者。哥尼斯堡教授。在康德底哲學發展上，可以區分兩個時期：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為終結的「教條」時期，從七十年代到其逝世為止的「批判」時期。在教條時期底著作中，具有最大意義的，是「一般自然論與天體歷史」（一七五五），在這裏康德提出了自然中的發展這個思想。康德底「批判」哲學，是企圖劃分開了它們的應用領域之後，把唯物論與唯心論、唯理論與經驗論、知識與信仰結合與調和起來。自然地，這種企圖不過是引導到不澈底性與折衷主義。一方面，康德斷言在我們意識之外的某種對象底存在，這種對象他叫作「物自體」。但是另一方面，依據康德講來，「物自體」在原則上是不可認識的，因為我們的任何認識都是從經驗出發，在經驗中我們被給與的只是「現象」世界、感覺之流，我們根據着它們是沒有任何權利對於引起這些感覺的對象底特性作任何推論的。在這點上康德遵從了英國經驗論中間的唯心論潮流底傳統，而唯心論潮流最先宣佈了物質底第二質之主觀性（洛克），其次宣佈了物質底第一質之主觀性（貝克萊、休謨）。物質的物底特性、質，從物本身分離了，並且移

置到意識之中。經驗是在純粹唯心論的意義下說明的，當作了一種與客體完全分離的、純然主觀的東西。但是，這樣就喪失了創立我們知識底客觀性、普遍性與必然性的任何可能。康德之對這個問題的『批判的』解決，就使得他斷言在我們的主體內有某些比任何經驗更早的既定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空間與時間）與悟性形式（『範疇』，連因果性也在內），這些形式既是一切人所必然地固有的，就創立了客觀知識底可能性。所以，依照康德講來，不是自然給我們制定規律，而是我們給自然制定規律。依照康德講來，理性之想超出在他這個理解下的經驗底界限的嘗試，不可避免地會把我們的理性引導到不可解決的矛盾。

康德的既想滿足唯物論（承認在我們之外的『物自體』底存在），也想滿足唯心論（否定時間、空間、因果性等等之不依存於我們的意識的客觀意義）的嘗試，是經不住批判的。還在康德活着時候，就已經指出了：在他那裏，例如，一方面因果性是我們悟性底主觀形式，另一方面『物自體』在我們身上引起感覺，就是說，是感覺底起因。因此，康德哲學一方面受唯心論底批判，唯心論以非希特為代表，把『物自體』完全拋棄了，承認我們的『自我』是世界底創造者；另一方面受唯物論底批判，唯物論承認『物自體』底原則上的可認識性，把空間、時間、規律性看作是物質本身底存在之客觀形態。在方法方

面，在『批判』時期，康德還有着指出在研究自然中間我們的理性不可避免地會陷入矛盾的這個功績，可是康德把矛盾本身看作只是主觀的幻象，而非自然本身中各種對立的規定性之實在的統一。整個講來，康德哲學是德國資產階級在發展時期中的觀念形態，在這個時期中，德國資產階級一方面要求批判封建時代底一切確定了的哲學概念與法權概念，同情法國大革命底原則，另一方面還太軟弱，不能與宗教和專制主義直接鬥爭，因而尋求與它們妥協。這種把互相鬥爭的兩個方面和傾向調和起來，在它們中間求得妥協的觀點，成爲了康德主義近來在叛變了革命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那裏的成功底條件。

加爾諾（一七九六——一八三二）——著名的法國物理學家、工程師。在其著作『關於火底動力的思考』中提出了熱底力學等量這一概念。

卡斯坦仁——阿萬那留斯底弟子。咀利克大學教授。阿萬那留斯死後，主編『科學的哲學季刊』。基本著作：『阿萬那留斯之純粹一般認識論底生物力學原理』（一八九四）。

卡盧斯（一八五二——一九一九）——美國哲學家。芝加哥教授。通俗哲學雜誌『公開論壇』底創立者與哲學雜誌『一元論者』底出版者。馬赫底追隨者。卡盧斯底『一元

論是調和宗教與科學的企圖。卡盧斯有大量哲學與佛學的著作。

考茨基（生於一八五四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時代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一八七四年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加入它的半無政府主義的一翼。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底直接影響下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在鎮壓法時代（一八七八——一八九〇年），爲咀利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非法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撰稿。一八八三年，創辦科學——文化的雜誌『新時代』，主編這個雜誌直到一九一七年。九十年代，寫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土地問題』及其他）。一八九八年，在巨大動搖之後，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反伯恩斯坦論』）。但是，在考茨基這一時期著作中，有着許多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遺漏和背棄（辯證法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對馬赫哲學的調和態度等等）。在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計中，與其說接近於孟什維克，毋寧說接近於布爾什維克。一九〇九年初，在其著作『走向政權的道路』中，考茨基一般地還表現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可是從這時候起，他的一向強有力的機會主義的、『中派』的傾向，就在他的全部政治的與理論的活動中佔了決定性的優勢。他成爲了西歐『中派』底最顯著的代表者，而『中派』乃是機會主義底變種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考茨基與馬克思主義澈底分裂，用國際主義的詞句掩蓋他的立場底實際的社

會沙文主義。他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底創立者之一，嗣後站在它的右翼方面。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制度，主張『純粹的』民主主義與國會主義。德國十一月革命後，作為外交部長底助手。參加與登堡底第一屆政府，在這裏實行對協約國的奴隸政策，不惜一切阻止與蘇俄恢復交通。柏林會議上，以最敵對的方式反對蘇俄。是維也納國際（第二半國際）底創立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促進他回到第二國際底隊伍裏。在考茨基晚年著作中，特別在他的兩卷本的『唯物史觀』（一九二七年）中，把馬克思主義娼妓化到了極端。既是蘇聯最兇恨的敵人之一，考茨基公開宣傳對蘇聯進行戰爭和干涉（特別在小冊子『死路上的布爾什維主義』，一九三〇年）。關於考茨基，參看列寧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基爾霍夫（一八二四——一八八七）——十九世紀物理學底輝煌代表者，主要研究理論物理學問題。基爾霍夫底主要著作——四卷本的『數學物理學講義』——就是專論這類問題的。但是最使基爾霍夫聞名的，是他與布恩岑一起發明了分光。他的名字常常被哲學家們連同他所提出的力學課題一起談論，這個力學課題是：『最完全和最簡單地描述自然中進行着的運動』。這個口號給馬赫作為根據把基爾霍夫列入了他的戰友之中。

克勞塞斯（一八二二——一八八八）——特出的德國物理學家、咀利克以及後來波

恩的物理學教授。與加爾諾、邁爾和約得爾一起，爲熱動力學底創始者。

克萊恩彼得（生於一八六九年）——奧地利哲學家。經驗批判論底通俗化者。譯成了俄文的最重要著作：『現代自然科學底認識論』。

克利福得（一八四五——一八七九）——英國數學家。倫敦實用數學和力學教授。在其認識論的見解中，是從具克萊與休謨出發。與其哲學主觀唯心論的觀點對立，把幾何學解釋爲物理學科學。

庫維拉爾——夫賴堡心理學教授。

珂亨（一八四二——一九一八）——所謂『馬爾堡』學派新康德主義者底首領。屬於這個集團的哲學家，卽企圖把『回到康德去』這一口號與唯物論之滲入自然科學對置起來的哲學家。珂亨提出自己的任務是克服康德底『物自體』與『現象』之二元論——他把『物自體』看作只是我們的思惟底直接產物，而非不依賴於我們思惟而存在的物。實質上，珂亨企圖把黑格爾體系與康德體系底反動因素結合起來，從康德那裏竊取他的實驗主義，並且從黑格爾那裏竊取他的邏輯思惟底絕對獨立性。在倫理學方面，珂亨達到了對於耶和華的信仰與所謂『倫理社會主義』。最重要著作：『康德底經驗論』（一八七一）與『哲學體系』（一九〇二——一九二二）。

康提亞克（一七一五——一七八〇）——法國哲學家，十八世紀偉大唯物論者底同代人。在哲學上，擁護那使他接近於唯物論的感覺論，然而康提亞克把感覺論與下列兩點區分開來：承認靈魂底實體性與否定有認識在我們身上引起感覺的對象的可能。他的學說在『感覺論』（一七五四）中找到了最完全的表現。在其他著作中，應當指出『論人的認識底起源』（一七四六）。

孔德（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法國哲學家。實證論底創立者。孔德見解底出發點，是從聖西蒙那裏借來的人類發展三階段底規律——即從科學經過形而上學到實證科學。如果權威、秩序、神人同形論適應於第一階段，批判、懷疑、革命與形而上學適應於第二階段，那末第三階段就是科學政治底階段。科學政治既排斥復興，也排斥革命，並且把工業提到第一位。屬於孔德的，是在日益複雜階段上的古典科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否定把孔德與形而上學等同起來的哲學，對於他不過是那認為認識物質世界底本性是不可能的不可知論觀點底另一面。孔德底觀點在人類獨特的宗教以及與之適應的禮拜、祭祀等等中間，找到了它的完成，而這些東西是直接過渡到神祕教的。處在唯物論與思辨哲學之間的實證論觀念形態，乃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各種自由民主資產階級思潮底典型。

科尼利烏斯（生於一八六三年）——閱行與後來美因河畔佛蘭克福的哲學教授。阿萬那留斯底追隨者。企圖以『內在論學派』哲學與詹姆士實用主義來補充阿萬那留斯底見解。依據科尼利烏斯，哲學底出發點是『思惟經濟底原理』。客體不過是意識底各種可能的內容。外在世界對於我們的感性知覺不過是最簡單的表現。在科尼利烏斯底著作中，譯成俄文的是『哲學導論』（一九〇四年）。

科爾呂（一八四一——一九〇二）——法國物理學家、學士院會員，其專門工作是關於光的學說。既是物理學問題狹小範圍內的專門家，科爾呂卻從不認為自己在理論問題上可能是『非黨派的』。在這一方面，他站在機械唯物論底觀點上，提出科學底任務是貫徹這個理論底基本原理。『主要的任務』，他宣稱道，『是在於表明我們所觀察的事實，我們所研究的現象，歸根結底被電學規律首先與科學進步歷程所結合起來的，是怎樣歸到理論力學底總規律之下』（一八九六年）。在列寧所提到的這篇演講中，科爾呂表現着同一個思想，同時從笛卡爾哲學引出這個思想：『笛卡爾底精神顯現在現代物理學上面；此外，他是現代物理學底火炬；我們在認識自然世界現象上面愈向前推進，笛卡爾的大膽的宇宙力學概念就愈發展和被確證。在物理世界中，物質與運動之外是沒有什麼東西的』（一九〇〇年）。因此，十分自然地，他的演講是保衛唯物論不受奧斯

特瓦爾得方面的「有學問的」攻擊（奧斯特瓦爾得在一八九六年發表了關於「科學克服唯物論」的論文）。

科蘇斯——在「哲學與哲學批判雜誌」（第二二卷）中發表了「關於赫克爾底「宇宙之謎」的若干附記」一文，這篇文章引起了赫佛爾森教授在其小冊子「黑格爾、赫克爾、科蘇斯與十二訓誡」中的批判。

庫克曼（一八二七——一九〇二）——馬克思底朋友。馬克思給庫克曼的信於一九〇七年出版了俄譯本，附有列寧底序言。這些信最初發表於一九〇二年的「新時代」。

五

拉斯（一八三七——一八八五）——斯特拉斯堡哲學教授。唯心論的實證論與相對論底信奉者。從拉斯底觀點看來，世界對象乃是個別意識或一般意識底內容。沒有沒有主體的客體，沒有不依存於我們意識的存在，它們是不可分離的和互此相關的。這樣，拉斯就達到了接近於「內在論學派」的極端主觀主義。

拉瓦錫（一七四三——一七九四）——現代化學底創始者。拉瓦錫底最重要功績是對燃燒過程的科學說明，這個說明排除了在十八世紀盛行的燃素論。拉瓦錫底另一功績

是發展了化學的定量方法與保衛了物質不滅底原理：『自然並不從什麼創造什麼，物質是不消滅的』。

拉格蘭奇（一七三六——一八一二）——著名的數學家。拉格蘭奇底有名著作是在分析力學與微分學方面。

朗格（一八二八——一八七五）——新康德主義者，上世紀後半葉前期『回到康德去』這個口號底首倡者之一。朗格力圖給康德的先驗論以生物學—生理學的基礎，承認『物自體』不過是『一定的概念』，這樣去排除康德底『物自體』與『現象』的矛盾。他的有名的著作是『唯物論史』，在其中朗格企圖證明：唯物論作為研究自然的方法是有用的，可是作為哲學的學說却令人滿意。並且一定導引到唯心論。唯物論歷史本身對於朗格依然是不可理解的。在其社會政治見解中，朗格參加六十年代的工人運動，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的與此相關的觀點，敘述在『工人問題』一書中。

朗其文（生於一八七二年）——巴黎物理學教授。最大的現代物理學家之一。他在磁力學和電子論方面的著作特別有名。

拉摩爾（生於一八五七年）——英國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物理學教授。他的著作『以太與物質』（一九〇〇年）是有名論。

拉薩爾（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德國工人運動巨大活動者，特出的演說家與政治家。一八四八年，參加萊茵的革命運動，為馬克思所領導的『新萊茵報』撰稿。『工資鐵律』理論底創立者。信從經過工人自由生產組合（它應當允許國家信用）漸進到社會主義。為了這些目的與俾斯麥進行談判，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尖銳地抗議這個談判的。一九二九年所揭露的拉薩爾與俾斯麥的通信，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拉薩爾與普魯士反動派的聯繫的最壞的猜疑。一八六三年，創立『全德工人同盟』，它長時期與倍倍爾和季卜克因馬克思創立的『社會民主工黨』敵對，最後在一八七五年合併為單一的『德國社會工黨』，後來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哲學上堅持正統派黑格爾主義

者與馬克思

教法格（一八四二——一九一一）——馬克思底弟子和女婿，長時期領導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常常發表哲學題目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裏，反對唯心論而擁護辯證唯物論（他與壽列斯底論戰是有名的），寫了許多反宗教題目的小冊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最重要理論著作，是『馬克思底經濟決定論』。拉法格底許多著作譯成了俄文；現在馬恩列研究院將出版他的全集。

萊維——法國語言學家與哲學家。最重要的著作：『費爾巴哈哲學及其對德國文學

的影響」(一九〇四)、『斯提納與尼采』(一九〇四)，『D·F·斯特勞』(一九一〇)。

萊克列爾(生於一八四八年)——『內在論學派』哲學家，維也納教授。關於內在論學派，參看蘇倍。萊克列爾底唯一著作『關於一元論的不可知論』，譯成了俄文。

列魯易(生於一八七〇年)——接近於實用主義的法國哲學家，實用主義把事實、理論、科學規律看作僅只是我們精神活動底產物，我們的精神活動精製經驗底材料，不可避免地帶有任意的性質。宗教擁護者。

列塞維奇(一八三七——一九〇五)——俄國實證論底代表者。『俄國財富』底撰稿者。處於孔德、戈林、黎爾與阿萬那留斯底影響之下。列塞維奇有許多哲學著作，收入了他的『全集』三卷。

利俾喜(一八〇三——一八七三)——德國化學家、有機化學最著名的代表者。農業化學底創始者。在其哲學見解上，是謝林主義者、形而上學者、活力論者，擁護『活力』與支配自然的精神原則。

W·李卜克內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卡爾·李卜克內西底父親，一八四八年積極參加了革命。由於反動底到來，僑居瑞士，又從該地到倫敦，在那裏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甚密。一八六〇年由於大赦回到了德國，與該

薩爾底策略進行頑強的鬥爭。一八六九年，由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發起，在埃塞那哈創立了社會民主黨。一八七〇年，由於抗議分割亞爾薩斯——洛林，以叛國罪名被捕。在社會主義者鎮壓法統治時期，與倍倍爾一起進行反俾斯麥的鬥爭。在一八六七——一八七〇，一八七四——一八八八年，德國國會議員。主編黨中央機關報『前進』。

李布曼（一八四〇——一九一二）——耶耶哲學教授。新康德主義者。『回到康德去！』這個口號是李布曼所製訂的。最重要的著作：『康德與後繼者』（一八六四）。

洛治（生於一八五一年）——英國物理學家，伯明罕大學校長，作為理論自然科學問題的許多著作底作者，在其專門圈子之外也成大聞名。科學上僧侶主義底擁護者。洛治總不提出他的反對唯物論的論點，其他的博學底外來搖蓋者類如心靈論的這種『教育成果』。洛治底若干通俗小冊子譯成了俄文。

洛克（一六三二——一七〇四）——英國哲學家。在其『論人的悟性』薩文底俄譯本，一八九七年）中，發展了下列觀點：我們知識底唯一源泉是經驗。洛克承認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並在我們身上引起感覺的外圍世界底存在。但是在他的這個唯物論原理上面却添加了承認實體的靈魂及神底存在，而這種承認就把他變成了二元論者。在其作為政治家、經濟學家、教育家的社會政治見解中，洛克是自由資產階級底典型代表者，

立憲君主制度與良心自由底擁護者。

洛巴廷（一八五五——一九二〇）——俄國心靈論哲學家。曾爲莫斯科大學教授、莫斯科心理學會主席、『哲學與心理學問題』雜誌主編。從萊布尼茲的單元論出發，企圖說明靈魂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創造基礎。主要的著作：『哲學底積極任務』（一八八六——一八九一）。

洛倫茲（一八五三——一九二八）——荷蘭人，來登理論物理學教授。現代物理學最大人物之一、現代電子論底創造者。他的『物理學教程』兩次譯成了俄文。

盧那卡爾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布爾什維克、文學家、戲劇家、哲學家。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九年，教育人民委員。一八九七年，參加革命運動。從一九〇四年起，僑居國外。在反動時期，參加布爾什維克報紙『前進』和『無產者』。一九〇五年，參加出版布爾什維克報紙『新生活』。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在反動年份，投身『前進派』集團，在策略和哲學的問題上與布爾什維克發生分歧。盧那卡爾斯基是所謂『造神派』底首領。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起，歸附『國際主義者』，二月革命後，加入『區聯合會派』，而且同它一起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在哲學方面，盧那卡爾斯基同波格蕭諾夫一起站在接近於經驗批判論的觀點上，寫了阿萬那留斯底『純粹經驗批判』之

通俗說明。關於他的見解，見本書正文中列寧底批判。

路加（生於一八七七年）——維也納的文學家與哲學家。新康德主義者。

M

邁爾（一八一四——一八七八）——著名的德國自然科學家，職業醫生，最先創立能不減律。熱力學理論創始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許多物理學與生物學問題，以及部份天文學問題。

馬克斯威爾（一八三一——一八七九）——天才物理學家、英國人、光底電磁學理論底創始者，這個理論曾經展開了物理學中的新紀元。俄譯本著作。「物質與運動」（幾種版本——最近版，莫斯科，一九二四年），「熱學理論」（一八八八），「演講與論文」（一九〇一），以及其他作品。

馬隆（一八四一——一八九三）——法國社會主義者。工人出身。第一國際底成員、巴黎公社底參加者。創辦雜誌「社會主義評論」。從八十年代起，進行反對蓋得與拉法格的鬥爭，與布魯斯一起擁護他們所創立的所謂「實行派」或「完整社會主義派」政黨中的極端機會主義的觀點。寫了許多關於策略與社會主義史的著作。反對馬克思主

義，認為歷史上主要東西是『道德因素』，宣傳階級協調以及與資產階級『優秀分子』的合作。主要著作：『完整的社會主義』（兩卷，一八九〇——一八九一）。

馬赫（一八三八——一九一六）——奧地利物理學家與哲學家。一八六一年起，維也納大學講師；一八六四年起，格拉齊數學教授；一八六七年起，布拉格大學物理學教授與校長；一八九五年起，維也納哲學教授。一九〇二年，離開教書活動。在自然科學方面馬赫底最大功績，是編製力學與物理學底歷史。但是，與其總的哲學見解相聯繫着，馬赫在其專門著作中抹煞了現代自然科學許多最重要的成就，始終是原子論底死敵。馬赫認為原子底存在不過是信仰對象，擁護科學中的強逼現象論。他與普朗克在這個問題上的論戰是有名的，後者擁護接近於唯物論的觀點。在哲學方面，馬赫最接近於阿萬那留斯底經驗批判論。馬赫世界觀底出發點，是思惟經濟原理。以它為依據，馬赫提出自己的任務是克服心理東西與物理東西底『二元論』，承認我們的感覺是經驗底根本要素，而這些根本要素乃是物理系列與心理系列底基礎。不難看出，在這個場合上，馬赫是以完全投降唯心論這個代價去『克服』唯物論與唯心論，因為經驗底全部內容與整個外間世界，在他那裏都歸着到我們的體驗底總和。依據馬赫，這些『經驗要素』唯一地組成着現實存在的東西，而科學底任務就是限於它們的最簡單、最經濟和完全的描述。依據

萬物、原因、物質、原子等概念，是在既定經驗中沒有任何根據的概念。它們只能有
作為作業假說、符號、事實描述手段的意義。不是物體產生感覺，而是要素（感覺）底
複合組成物體。依據馬赫，『物自體』不過是虛構、幻象，而知覺內容構成着物。列寧在
正文中提供了對馬赫的詳細的說明和批判。馬赫哲學在不願接受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家身
上，在民主小資產階級某些階層身上，有着巨大的影響，這些人是被馬赫底虛偽的『一
元論』所魅惑了，而這個『一元論』好像是『依據着現代科學』並且同時克服了唯物論
與唯心論底『極端性』似的。馬赫主義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阿德勒、巴耶爾）與我們
俄國（瓦倫廷諾夫、波格唐諾夫及其他等人）獲得特別的流行。

門格爾（一八四一——一九〇六）——法學家。門格爾底社會學說，代表着獨特的社
會改良主義。最重要的著作：『完全勞動成果法』，『國家新學說』，『政府新學說』。

孟雪科夫（生於一八五九年）——極端反動的俄國政論家，『新時代』底撰稿者。

梅林（一八四六——一九一九）——德國革命馬克思主義特出代表者，最初是左翼
社會民主黨人，後來是共產黨人，歷史學家與新聞雜誌家。從九十年代起，即從德國修
正主義產生時期起，進行了反對機會主義的尖銳鬥爭，主編左翼『萊比錫人民報』，同
考茨基一起主編『新時代』。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歸附則美華爾得，斯巴達團底領導

者之一。許多著作底作者，在這些著作中特別有名的是四卷『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其次是『勤新的傳奇』以及其他等等。出版了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底著作遺產』。在哲學方面，擁護正統派唯物論的立場。

麥西挨（一七四〇——一八一四）——大革命時期多方面的法國著作家、國民公會會員。作為『巴黎景象』底作者而最有名，這部著作描寫了革命前夕的巴黎社會。

彌爾（一八〇六——一八七三）——英國哲學家與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是古典經濟學底後裔，而古典經濟學在他那裏已經變成了庸俗政治經濟學。作為哲學家，是附和休謨的實證論者。依據彌爾，外國世界是感覺底經常可能性。他的『三段論法與歸納的邏輯體系』（有伊凡諾夫斯基底俄譯本），是作為三段論法底批判與歸納理論底研究而有名。

米哈伊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俄國政論家。俄國民粹派底創立者之一。在其著作中，從孔德的實證論出發，發展了社會學中所謂『主觀方法』底觀點以及歷史進步底理論。依據米哈伊洛夫斯基看來，在實現歷史底進步中間，起領導作用的是『批判的——思想的個人』。在其社會政治見解中，理想化了『勞動』農民經濟與公社，把它們與資本主義對立起來。起草『民意社』在一八一三年三月一日發表未竟之後給

力山大第三的著名的信。隨着馬克思主義之滲入俄國著作，遂尖銳地與之鬥爭。關於米哈伊洛夫斯基，參看列寧底『什麼是「人民之友」』與普列哈諾夫底『論一元論歷史觀底發展』。

摩萊蕭特（一八三二——一八九三）——原籍荷蘭人，咀利克（從一八五六年起）、都靈（從一八六一年起）與羅馬（一八七九年）的生理學教授。摩萊蕭特在實驗生理學與生理化學方面有巨大的功績。（與福格特和布赫納一起）是所謂庸俗唯物論派代表者，庸俗唯物論派主張，意識作用是腦髓底特別分泌。但是，這項意識公式，摩萊蕭特還有費爾巴哈式的恐懼與物質底關係的公式，而摩萊蕭特無疑地是處於費爾巴哈底影響之下。

摩爾幹（生於一八五二年）——英國動物學家，有里奇官爵大學教授。在一般世界觀方面，他一方面承認空間、時間、物質與運動底客觀性，另一方面則保持信仰與宗教的地位，反對唯物論。

米奇（一八〇一——一八五八）——現代生理學之父，奠定了這一科學基礎並且造成了他的追隨者——生理學家底整個學派。作為特殊規律底創造者，其名聲遠遠超出專門範圍之外；按照這一定律，這個或那個感覺器官底感覺之質的同一性，在它的最終

機械底特殊能裏面找到了自己的說明。

H

拿破崙（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國皇帝。

講克斯——英國哲學家。他作有論詹姆士哲學的書。

牛頓（一六四三——一七二七）——英國人、劍橋大學物理學與數學教授。與牛頓
與名字聯繫着的，是萬有引力定律確立，到諸力學底製成，微分學底發明以及光學方
面的許多發現。十七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自然哲學方面底第一連串勝利的世紀；牛頓既
是這個世紀底兒子，積極其努力於完成這種唯物論底最高原理之最後發展，就是在晚
年，在其天才底明顯消逝下，才陷入神祕主義。牛頓底主要著作是：『自然哲學底數學
基礎』（一六八七）（克里洛夫譯成了俄文），『光學』（一七〇四）（一九二七年牛
頓逝世二百週年紀念譯成了俄文）。

O

奧斯特瓦爾得（生於一八五三年）——特出的德國自然科學家與自然哲學家。一個

時期是萊比錫物理化學教授。長時期是德國「一元論者同盟」底領導者與主席。奧斯特瓦爾得底最重要功績，是與萬一歌夫和阿里尼斯一起創立物理化學。奧斯特瓦爾得底最近著作是專門論淺色底學說。在哲學上，奧斯特瓦爾得力圖創立自己的特別的「能論」的觀點。自然、社會生活、道德與藝術等底一切現象，奧斯特瓦爾得力圖從普遍應用「能」這個概念的觀點去說明。奧斯特瓦爾得尖銳地反對原子論，只是近來在物理學最著成底底歷道下才不得不承認在這方面是錯誤了。這樣，奧斯特瓦爾得底世界觀是代表一種特殊的哲學主義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對物質底概念為原子底實在性的否定。是與自然科學中的唯物論觀點底各別因素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種種唯心論結合在一起的。

五

包爾生（一八四六——一九〇八）——柏林哲學教授。心靈論意義下的康德主義者。處於叔本華底影響之下，從他那裏借取了作為一切存在物底基礎的意志。擁護宗教與基督教。譯成了俄文的有他的「哲學導論」，「康德」，以及其他若干著作。

拔拉（一八五〇——一九〇九）——巴黎物理學教授。以電學方面的著作和若干物理學器具底發明而有名。

彼得楚爾特（生於一八六二年）——夏洛金堡高等工業學校教授。經驗批判論底宣傳者、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底弟子。近來企圖在經驗批判論底精神下說明相對性底理論。在擁護相對實證論而反對唯物論的鬥爭中，彼得楚爾特進行了反對「共產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公開主張而返阿貝克萊，因為貝克萊好像消滅了物質實體或物質底概念。譯成俄文的是：『純粹經驗哲學導論』與『從實證論觀點所看到的世界問題』（尤世凱維奇編輯並作序）。

畢塞（一八三〇——一九一四）——法國新康德主義者，法國新康德主義最著名代表者累魯維底弟子。創立和領導這個流派底機關刊物『哲學年鑑』。在那裏也刊登了自己著書底大部分。

畢隆——古代懷疑論創立者之一。生存於紀元前第三世紀。死後著作未留存。

畢爾生（生於一八五七年）——英國數學家與哲學家。英國優生學運動領導者之一。以其在生物測定學方面的著作有名。在哲學上接近於馬赫，特別擁護馬赫所提出的思惟經濟底原理與自然現象記述而非說明底原理。若干時間，畢爾生與工人運動也有聯繫，宣傳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科學入門』由巴柴羅夫與尤世凱維奇譯成了俄文。

柏拉圖（紀元前四二八——三四八）——希臘哲學家、古代唯心論底創始者。蘇格拉底之弟子。按照柏拉圖，感性的物不是真實地存在的東西，而只是真實地和永恆地存在的理念世界底反映。因此，人的思惟之認識這些理念，就是知覺。柏拉圖底著作，以蘇格拉底與生對談者底對話形式寫成的，是以表明思惟升高到認識永恆理念為目的。柏拉圖又作了《共和國》與《法律》二書，在這些書中發展了獨特的貴族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宣傳統治階級——貴族——的財產共有。

普列哈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列寧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創立者，第二國際底領導人物之一。作為民粹主義者開始自己的革命活動，隨後與民粹派劃絕關係。——普列哈諾夫底著作，在馬克思主義底發展中佔着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歸附普列哈諾夫，可基擾者轉到孟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採取極端愛國主義的立場，並且在革命以後參加社會黨底極右翼，形成自己的「統一」派，在工人階級中間喪失了任何政治影響。普列哈諾夫在反對民粹派與反對馬克思主義底各種「批判家」的鬥爭中，有了不少的勞績。在宣傳和保衛辯證唯物論而反對民粹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馬赫主義者的鬥爭中，普列哈諾夫成就了巨大的工作。列寧很高地評價了普列哈諾夫底哲學著作，同時指出了在辯

證唯物論個別問題上的許多錯誤。例如，列寧指出了：普列哈諾夫不理解矛盾統一律在辯證法中的決定意義以及辯證法、邏輯與認識論三者底一致。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列寧批判了普列哈諾夫底象形文字論，關於『經驗』這一概念的錯誤，物自體與現象之對立，以及對馬赫主義與現代自然科學危機的聯繫的不理解。

波因廷（一八五二——一九一四）——英國物理學家，伯明罕教授。與俄國物理學家別別吉夫分享了發現光的壓力的榮譽。參看波因廷底『光底壓力』（敖符塞：一九一二年）。

波植爾（一八三八——一九三二）——奧地利工程師，用林克斯假名寫作。馬赫主義意義下的實驗論者，馬赫所發出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底創始者，依據各種烏托邦，『多數底原則應當是次要的需要，被保證的個性應當認爲是基本的需要』。在許多方面附和門格爾。

且·普恩凱萊（一九一二）——著名的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巴黎數學與數學物理學教授，學士院會員。在哲學上，附和實用主義與接近於馬赫的實驗論。依據普恩凱萊，自然規律不是先驗的，也不是表現物底本性，而只是這樣一些人底同意底結果，這些人容許最方便地、最合目的地、最實際地研究經驗資料。普恩凱萊底譯成了

俄文的最重要哲學著作：『科學與假說』（一九〇四），『科學與方法』（一九一〇）。
Л·普恩凱萊（一八六二——一九二〇）——法國物理學家，以在電學方面的著作知名。

普利世凱維奇（一八七〇——一九一九）——『俄國人民同盟』底創立者。國家杜馬底議員。最著名的俄國黑色百人團員之一。

萊爾（生於一八五四）——自然科學家。畢爾生底追隨者。

拉姆賽（一八五二——一九一六）——著名的英國化學家，主要以其在物理化學方面的著作而知名。拉姆賽發現了許多新元素：氦、氖、氬、氫、氙。他又成功了後來導引到元素轉變論的第一批實驗。他的專門著作大部份譯成了俄文。他的教科書『物理化學研究導論』（一九一〇年）以及別家所引證的他的『概論』第一卷也譯成了俄文。

拉波波特（生於一八六五年）——僑居在法國的俄國革命者。用俄文寫了若干著作（『歷史哲學底新潮』，一八九八），可是大部份著作是用法文寫的，類如：『歷史哲學是論發展的科學』（一九〇三），『馬克思底唯物論與康德底唯心論』，『約翰·壽列

斯』(一九一五)，以及其他等等。其中有若干已譯成了俄文，例如，一九〇六年在俄國出版的『拉夫羅夫底社會哲學』。過去是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哲學上是康德主義者)，現在是共產主義者，一個時期曾為法國中央委員會底一員。

勞伊(生於一八四三年)——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底追隨者。著作有『費爾巴哈哲學』(一八八二)，『感覺與思惟』(一八九六)，『人的悟性底本質』(一九〇〇)，『現代的汎心理主義』(一九〇二)。

拉赫梅托夫——奧斯卡爾·布留姆底假名。歸附社會民主黨並寫作哲學論文。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揭露拉赫梅托夫與沙皇秘密警察局有聯繫。現在住居國外。

李伊(生於一八七三年)——法國哲學家。巴黎大學哲學教授。以其在自然科學方法上的著作而知名。反對純粹主觀的、現象論的實證論。按照李伊的物理學理論是有客觀意義的(不管普恩凱萊、杜恆及其他等人怎樣說法)。然而李伊底這個基本上是唯物論的思想，是實行得不徹底的。

萊因荷德(一七五八——一八二三)——德國哲學家，以康德哲學底通俗化者知名。輪次地接近於康德、菲希特、巴低利、亞科比。

累姆基(生於一八四八年)——格宰夫斯發得哲學教授、哲學上『內在論學派』代

表者之一。關於「內在論者」底見解，參看蘇倍。

累魯維（一八一五——一九〇三）——企圖把康德與休謨底見解結合起來的法國哲學家。帶着鮮明表露的宗教、神祕主義的色彩的折衷主義者。

利希（一八五〇——一九二〇）——享有世界聲譽的意大利物理學家、波爾亞物理學教授。在他的物理學著作中，最有名的是關於物質構造的作品。譯成俄文的為：「物質底電氣本性」（一九一一），「現代物理現象理論」（一九一〇），「新物理學基礎」（一九一四）。

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二）——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最有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者。

魯克爾（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倫敦物理學教授。主要工作是在地球物理學與電磁學方面。

黎邇（一八四四——一九二五）——加爾以及後來柏林的哲學教授。康德主義者，企圖在或多或少地實證論的、為最新自然科學所能容許的精神下解釋康德底學說。排斥形而上學，認為哲學底任務不過是研究認識底源泉。然而就在這個研究中，黎邇追隨着康德，並沒有離開形而上學的基地。最重要的著作：「哲學批判論及其對實證科學的意

義』(兩卷，一八七六——七)。黎邇底許多小作品譯成了俄文。

羅伯斯庇爾(一七五八——一七九四)——雅可賓派，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出色領袖之一，一七九二——九四年小資產階級專政底鼓吹者與領導者。賦有全權的公安委員會底首領，公安委員會是革命政府底國民公會所成立，國民公會以嚴峻的恐怖手段處置雅可賓派共和國底一切敵人。與極左派分裂並斬殺其領袖，這使羅伯斯庇爾孤立起來。與雅可賓派政權敵對的黨派所組成的反對他的統一聯盟，達到了羅伯斯庇爾在一七九四年特米多爾月九日(七月二十七日)的覆沒，羅伯斯庇爾底被斬殺，成爲了法國反革命勝利底標記。

羅地葉(一八四八——一九一〇)——巴黎古代哲學史教授。

C

梭克斯脫——恩彼里克——希臘哲學家與醫生，紀元前二〇〇年前後，住居於亞力山大與雅典。發展了畢隆學派底懷疑論學說。他的著作是研究古代懷疑論的最重要的源泉。

西尼俄(一七九〇——一八六四)——直接服務於工廠主利益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底

代表者。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進行了反對英國縮短勞動日的鼓動。

N·K·斯密（生於一八七二年）——愛丁堡大學教授。他所寫的著作就有：『笛卡兒哲學研究』（一九〇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評註』（一九一八）以及在『心靈』雜誌上的許多論文。斯密正是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了他的關於畢爾生底名著『科學入門』的論文，他認為這部著作是唯心論思想底最純粹的表現。

斯奈特（生於一八六九年）——美國人，自然科學最新成就底通俗化者，寫了許多與此相關的書籍和小冊子。

蘇格拉底（紀元前四七〇——三九九）——希臘哲學家，居住於雅典。他的學說構成『古希臘從唯心論到唯物論的過渡期』。蘇格拉底認為研究我們周圍的自然是不緊要的，他把自己的興趣集中在倫理學問題上，企圖在自己的對話中把客觀道德的法則與詭辯學派對立起來。按照他的見解與他的說教底社會意義，蘇格拉底是接近於貴族的。由於否定國家所承認的宗教，他被判處服毒的死刑。

蘇洛維夫（一八五三——一九〇〇）——俄國哲學家、政論家與詩人。宣傳以統一正教和天主教為基礎的神權政治。在這點上他看出了俄國人民底『使命』。依據他的哲學見解，是一個接近於新柏拉圖派的神祕主義者。

索累爾（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最著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理論家。在哲學上，千方百計想把馬克思、普魯東、貝采與柏格森結合起來的折衷主義者。

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英國不可知論與進化論底代表者。從進化論出發，力圖建立一個哲學體系。然而斯賓塞把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問題認為是不可解決的，並且把世界基礎原點認為是不可認識的。在社會學上，斯賓塞具有機體學派底代表者。在政治上，是社會主義底敵人。《綜合哲學體系》譯成了俄文。

斯賓諾莎（一六三二——一六七七）——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住居於荷蘭。爲人磨眼鏡以謀生。在哲學上，是一元論的、實質上唯物論的世界觀底創立者，然而這和唯物論有極大的差別。斯賓諾莎的哲學底實質是：第一、存在的是自然，同時他却把自然叫作是神，這個神具有兩種屬性：廣容與思維。第二次力圖給聖經以歷史的批判的，也是斯賓諾莎。他的學說在法國和德國的啓蒙運動上，在法國的唯物論上，曾經起了巨大的影響；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對於斯賓諾莎都給與高度的評價。

斯達羅（一八二三——一九〇〇）——美國哲學家與物理學家，在其哲學活動底開端，附和黑格爾的唯心論，後來轉而信奉經驗批判論。

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從一九〇六年起，內閣大臣與內政部長。在其土地立法中，力圖建立大富農經濟交際固沙皇政體。一九一一年在某輔被殺。

司徒魯威（生於一八七〇年）——九十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宣言起草者、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對他這一時期的見解的批判，參看列寧底論文『民粹派底經濟學問答及司徒魯威一書中對它的批判』（列寧全集，第一卷）。以後抓着合法主義這個口號，轉到了自由資產階級營壘中。在理論方面，從事批判馬克思，並且是康德論證資產階級主義。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自由派看做叛徒頭等者；十月革命以後，鄧尼金與弗蘭哥爾民大敵。現在是保皇黨僑民底領導者之一。

喬治斯夫（一八六九——一九一八）——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編有各種哲學論文集。一九〇六年斯托哥爾摩黨代表大會底參加者。十月革命後，參加蘇維埃，在一九一八年雅羅斯拉夫爾的反革命暴動中犧牲了。

W·湯姆生（克爾文爵士）（一八二四——一九〇七）——十九世紀最大的英國物理學家。格拉斯哥理論物理學教授。以在物理學各部門的許多發現以及各種物理學儀器

底改善而聞名。機械論自然觀最著名的代表者。湯姆生底許多著作也譯成了俄文。

J·湯姆生（生於一八五七年）——著名的現代物理學家。以其在電子論方面的研究而聞名。

y

烏爾維奇（生於一八六三年）——馬薩拉物理學教授。最重要的一般性著作：『科學底進化』（一九〇八）與『物質』（一九〇二）。

瓦德（一八四三——一九二五）——英國的心理學家與心靈論哲學家。劍橋教授。其難得之理論著作『科學與心靈』合編建立有神論。

五

賽理斯——生存在紀元前大約六二〇——五四〇年。希臘的思想家、哲學家與天文學家。所謂愛奧尼學派自然哲學底創始者。認為水是萬物底根源。

法拉得（一七九一——一八六七）——英國自然科學家、天才實驗家。倫敦化學教授。現代電學底創立者。法拉得還提出了電磁場的理論。

費爾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最著名的德國唯物論哲學家，開名的刑法學家A·費爾巴哈底兒子。在其哲學活動底開端，附和黑格爾學派左翼。在『關於與不朽的思想』（一八三〇）中，反對個人的靈魂不朽，嗣後在一八三九年批判黑格爾的唯心論，並且在『基督教底本質』（一八四一）、『哲學改革的預備提綱』和『將來哲學之根本命題』中，尖銳地批判神學，發展了唯物論的世界觀。費爾巴哈底學說，在十九世紀四〇年代初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有了巨大的影響，對於他們是從黑格爾的辯證唯物論過渡到唯物論的過渡階段。費爾巴哈底缺點，是他的唯物論底抽象性質，以及在社會科學中沒有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在其晚年，費爾巴哈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並

德國哲學家（一八六三——一九二一）——德國生理學家與生物學家。早先因大學、後來為金根大學的教授。『一般心理學雜誌』底發行者。在生物學上，馬赫主義流派底信奉者。在哲學上，馬赫主義者。

菲利（生於一八六五年）——罪犯人性學教授、意大利社會黨底國會活動家。

費赫納（一八〇一——一八八七）——英比錫的物理學教授，以後自然哲學與人類學教授。費赫納底物理學著作是關於動電學與電氣化學方面。費赫納是心理物理學底創始

者，著者的思想則一獨定律；感覺是與刺激底對數成比例。在哲學上，擁護把心理物理平行論與唯心論論，客觀唯心論與對神的信仰結合起來的唯心論觀點。

斐倫——亞列山大的猶太哲學家，生存於大約紀元前二〇年至紀元後五四年。企圖把猶太宗教與柏拉圖主義綜合起來。他的關於作為神與人的媒介的邏各斯的學說，在基督教的教條上有着影響。

菲希特（一七六二——一八一四）——著名的德國唯心論者。從康德哲學出發，菲希特在自然觀及唯心論底精神下把它加以改造。不依存於我們的「自我」的「物自體」，是不存在的。依據菲希特，「非我」是「自我」底創造活動底產物，而「自我」認為「非我」是它的對象。費希特在「非我」中發現新邊界。唯心論底論證，在菲希特那裏，人的主體底能動性的機械被強調了，那構成走向黑格爾的預備階段的體系中的辯證的契機高度發展了。在共社會政治的見解中，站在獨特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底觀點上，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滅亡的這個思想。擁護法國大革命底原則，菲希特是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德國一部份激進的知識階層與資產階級底代表者。

費休（一八二四——一九〇七）——黑格爾主義者，作為當時無與比倫的「近代哲學史」底作者而享有盛名，這部書是專門論述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歐洲大陸哲學的。在

生時作爲大學講師享有非常的聲譽。他的最主要著作譯成了俄文。

福格特（一八一七——一八九五）——著名的德國自然科學家。庸俗自然科學唯物論底擁護者，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政治家。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嗣後僑居瑞士。日內瓦地質學及動物學教授。一八五九年，發表反對馬克思的小冊子，對於這本小冊子馬克思曾寫以嚴厲的論評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在哲學方面，福格特首創了這個命題：「深刻真理的思想乃是腦髓底分泌物，正如膽汁是肝臟底分泌物或尿是腎臟底分泌物一樣」。

（一九〇〇年）——恩尼基斯康理論物理學教授。以其現代自然科學認識論的著作知名，新實主義者。以著名名義進行反對唯物論的激烈鬥爭。其著作「法金格爾底虛構主義」，法金格爾認爲科學是虛構底體系，只有某種「應用的」價值，而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他的「自然科學認識論」於一九一一年譯成了俄文。

A·弗蘭克（一八〇九——一八九三）——法國心靈論哲學家。與其他許多學者合作寫成的哲學辭典底主編者。在其著作「歷史裁判的共產主義」（一八四七）中，反對當代的共產主義學說。

P·H·弗蘭克——布拉格教授、康德主義者。

佛萊塞（一八一九——一九一四）——愛丁堡論理學教授。貝克萊底信奉者及其著作底出版者。作為獨立的哲學著作家，以『有神論哲學』（一八九五——九六）底作者享有聲譽。

德克基（一八五七——一九一四）——法國社會主義者與著作家。國會議員。『社會主義理論』底主編。在他的著作中應當指出：『社會唯心論』，『明日靈魂』（一九〇二），『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理論——從巴貝夫到普魯東』（一九〇三）。就一般世界觀論者，是唯心論者。

X

德爾森（一八五二——一九三四）——著名的俄國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會員。及蘇格羅夫大學物理學教授。以五卷本巨著的『物理學教程』底作者及特出的通俗化者聞名。在自然科學哲學方面，反對唯物論而贊成宗教。以及對赫克爾的鬥爭聞名——以『黑格爾、楊克爾、科蘇斯與十二訓誡』這本小冊子（一九〇八）羞辱了自己，他既沒有顯出對於黑格爾的知識，也沒有顯出對於赫克爾的理解，更沒有顯出科學的深度。

荷塞柏爾格（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德國著作家。杜林底追隨者。在七十年

代歸附社會民主黨，作爲改良主義者而反對馬克思主義。創辦『將來』雜誌，其綱領曾經被馬克思描寫爲極端可憐的東西。

希本（生於一八六一年）——少數研究哲學的美國牧師之一。哲學叢書底出版者與若干主要是邏輯的獨立著作底作者。就中爲美國評註了黑格爾底邏輯學。

四

亨寧（生於一八六二年）——哈勒哲學教授。哲學家、生理學家與精神病醫學家。經驗批判論與『內在論哲學』底繼續者。以反對唯物論的文章聞名。

五

庫爾諾夫（生於一八七六年）——社會革命黨底領袖。米哈伊洛夫斯基底追隨者。一九一七年，一個時期會爲臨時政府農業部長。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底積極敵人。現在僑居國外。第二國際底一員與所謂『建設社會主義』、即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變種底信奉者。在哲學上，奎在經驗批判論、實踐論與康德主義這些最新資產階級流派底頭緒之下的折衷主義者。參看他的『哲學與社會學研究』。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按照馬克思底特徵描述，『偉大的俄國學者與批評家』。最著名的俄國空想社會主義底代表者。在十九世紀六十與七十年代俄國革命運動上有巨大的影響。在其哲學見解中，是費爾巴哈底弟子，就中企圖把費爾巴哈底底哲學應用在其藝術研究上。（參看他的『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係』。）接近於辯證唯物論。

止

夏多布里昂（一七六八——一八四八）——法國宗教上浪漫派底作家與政治活動者。

海因里希·施威格勒（一八一五——一八七九）——德國詩人與小說家，其作品多為德國文學史上之重要作品。

施威格勒（一八一五——一八七九）——文學界與社會界，作為流行很廣（發行了十五版）的哲學史概論（有俄譯本，第一分期，古代哲學，一八六四年）底作者最為有名。施威格勒與亞里士多德底『形而上學』譯成了德文。

謝林（一七七五——一八五四）——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在古典唯心論歷史上是黑格爾底前驅者。提出了自然與精神、主體與客體之統一為絕對的這個思想。謝林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是自然哲學底傑出代表者。然而在黑格爾出現以後，在謝林那裏神祕主義的

調子就開始漸漸佔取優勢。在四十年代，謝林已經是黑格爾派底激烈敵人與極端君主制和天主教的反動底代表者。

謝希金（一八四〇——一九〇六）——莫斯科中學校教員、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在自然科學哲學上，擁護經驗批判論底思想。

史密特（生於一八七四年）——赫克爾底弟子與熱烈追隨者。積極參加赫克爾與科學上神學的反動間的鬥爭。以此爲目的在許多小冊子中通俗化了赫克爾底學說。在其中必須指出：『罔經宰官之謎的鬥爭』（一九〇〇），『赫克爾底生物發生學基本規律及其與宗教的鬥爭』（一九〇六）。此外，編纂了『生物學辭典』（一九一一）。而近來則出版了兩部著作：『進化論史』（一九一八）與『哲學辭典』（一九二二）。

叔本華（一七八八——一八六〇）——德國哲學家。一八四八年以前，他的哲學見解不會起任何作用。革命失敗後，叔本華底學說成爲了反動派反對黑格爾派的旗幟。叔本華從康德出發，在康德學說底基礎上建立形而上學體系，這個體系底中心概念是構成世界基本原則的意志。叔本華底世界觀受了佛學底影響，代表着世界是盲目意志活動底產物這個獨特的悲觀的觀點。

斯密克——丹麥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以其論費爾巴哈的著作知名，他的這本著作乃是恩格斯寫他的小冊子『費爾巴哈論』的誘因。

休拜——梭登（生於一八五二年）——一個時期是萊比錫教授。哲學上『內在論學派』底代表者（參看蘇倍）。達到了澈底的唯我論，認為唯一可認識的現實僅只是認識者底意識；不可能超出自身之外。客體僅只是表象的『自我』底一部份。

書爾茲——恩尼西提姆（一七六一——一八三五）——赫金根哲學教授。他的反對萊因荷爾以及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底若干命題的書，叫作『恩尼西提姆』。

蘇倍（一八三六——一九一三）——格列芬發爾教授。哲學上所謂『內在論學派』底首領。蘇倍與恩尼西提姆、康德與費爾特出發。依據蘇倍，存在是意識所固有的，就是說，與意識等同的，與它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意識的東西與現實的東西，乃是同一的東西。意識之外沒有對象。客觀的東西是一般意識底內容，而一般意識底形式是各別的『自我』。因為依據蘇倍，物是我們的知覺與思維底對象，而經驗完全是主觀的，所以他的唯心論是與素朴實在論直接地符合的，素朴實在論承認客體正是知覺中所給與我們的東西。從蘇倍底觀點看來，物質是形而上學的，因而超出經驗界限以外的概念。蘇倍底觀點不可避免地導引到唯我論，他的最親近的夥伴休拜——梭登以自身的例子也表明了

這點。

愛瓦德（夫利得寧德底假名）（生於一八八一年）——維也納哲學講師。在康德學說底派別之一的基礎上進行反對經驗批判論的鬥爭。現在是在公開的信仰主義底精神之下。

10

休謨（一七一——一七七六）——英國哲學家、歷史家與經濟學家。在哲學上是現象論者與懷疑論者。從貝克萊底主觀主義出發，休謨達到了極端的迷理論，認為我們既未超出經驗界限之外，就不能承認實體、物質或靈魂底概念有客觀的意義，也不能承認因果性底概念有客觀的意義。在經驗中我們被給與的僅僅是各別體驗之流，根據它們的習慣的聯繫我們也僅只推論到它們之間因果依存性底存在。休謨對於經驗底概念的這個批判，成爲了後來的企圖保存科學外表並從經驗資料出發的整個唯心論底基礎。主要的哲學著作（譯成了俄文的）：『人類悟性底研究』（一七四八）與『人性論』（一七

三九——四〇）。

尤世凱維奇（生於一八七三年）——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以哲學方面的著作及作為翻譯者而知名。在哲學上，是普恩凱萊底追隨者。

譯後記

本書正文係根據一九三五年聯共中央出版局印行的第二版『列寧全集』第十三卷譯出。該卷原有列寧所寫的第二版序言與他在這篇序言中曾提到的一篇附錄，但是被一九三九年蘇聯國家出版局印行的單行本完全刪去，因此這裏亦從略。『列寧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係由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印的『論文集』關於辯證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名索引』係譯自第二版『列寧全集』第十三卷。

譯時曾對照過兩種英文文本，並參看過日文本、德文本、中文本。翻譯方法是逐字逐句直譯，在中文許可範圍內，力求符合原文底句法和語氣，至於列寧在書中所引證的德英法三種文句，主要都根據俄文，即列寧自己的譯文譯出（只有極少地方爲着明確易讀起見曾依照各種原文）。譯者雖盡了極大努力務求此書成爲比較可靠可讀的譯本，但錯

誤與不妥當處一定難免，希望同志們給以指正。

博古同志在本書底校閱上曾給了很大的幫助，在這裏要特別鄭重申謝。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